雨中你的自由泳非常美丽

角男 著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雨中你的自由泳非常美丽

作者:角男

ISBN:97875086690072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献给N

1

被美月冰凉的手指握住了。

昏暗的电影院中，美月的手指从正面插进运动裤的深处，轻轻摇颤。

“喂……”青原加快了呼吸，结婚之后两人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了。

他匆匆望向周围，偌大的放映厅中只有十来个观众，谁都没有注意到后排的两人。

青原放松了一些，缓缓倒进椅背。

美月的手指持续着动作，一阵无法抑制的快感涌入青原的脑中。

喂喂，不是你很喜欢的电影吗？

看着俯下脸去的美月，青原忍不住这样想。

结束了上午的工作，青原和搭档阿良在平昌路上找了个地方午餐。

照例可以回公司用餐，但物流中心远离市区，一来一回连午休的时间都浪费了。所以平时只要跑这条线路，两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这家小饭馆。

这家小饭馆也是阿良介绍给青原的。只因店里的每一份盖浇饭都附送了由牛骨熬制的肉汤，喝完之后还能续添。炎热的夏季坐在店外的折

叠桌上，两碗偏咸的牛肉汤下肚立即化为汗水涌出毛孔，简直是勇气药剂。

喝完第二碗牛肉汤后阿良掏出香烟，青原就在这时接到了美月的电话。

“晚上我们约会吧？”美月的声音在电话中显得十分轻快。

“啊？”青原本以为她是要问房租的事情，这笔钱他已经打给房东了。

“约会呀约会，位子我定好了，7点半在衡山。”美月报出了一家像是西班牙餐厅的名字，“下班后我直接从公司过去，位子一会儿发给你。”

“好的。”

“晚上见。”美月爽朗地挂掉了电话。

青原放下手机，屏幕上已经沾了一层黏糊糊的汗水。

“我老婆，”青原对笑着看过来的阿良解释，“晚上叫我出去吃饭。”

“年轻人好幸福——”阿良意味深长地笑着。

青原也不好意思地跟着笑了。

下午的工作比预想中顺利，但回到住处时也已过6点。

青原在客厅中间脱下T恤和牛仔裤丢在沙发扶手上，只拿了一条毛巾走进浴室。

微烫的水流刺激着皮肤，僵硬的肌肉渐渐松弛，释放出一天的疲

惫。

青原和美月两人在江洲路附近租了间一室户的公寓。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房型，进门左右手是洗手间和厨房，再往里走是十来平米的客厅。客厅里端靠墙放着灰色的两人座沙发、茶几，对面挂着液晶电视。

卧室和客厅由半开放的木窗隔开，依次放着双人床、白色板式衣橱、2×4的IKEA格子。在靠近阳台较为宽敞的地方放了一张一米半的橡木写字台，MUJI工作灯底下叠着几本字典。美月在一家外资制药公司工作，回家后也常常需要继续加班。

桌子最内侧放着公司的台历，台历翻在这个月，左方的双螺旋图形是公司的明星疫苗，右侧是美月用红笔圈着日程的日历，青原简单地看了一下，今晚的约会没有画在上面。

擦干了头发，青原赤身裸体地站在衣橱前，阳台外的天边横着一道绯红的晚云，楼下传来小学生足球战的呐喊。

青原拉开衣橱取出一件白色衬衫，感觉过于正式了，换成灰条纹POLO衫也不行，最后他还是穿了一件藏青色的T恤。

合上衣橱时发现美月那边的柜门下方夹着孔雀蓝色的一角，青原拉开柜门，果然是那条真丝围巾。

好久不见的丝巾让青原怔了一下，他叠好了丝巾，整理头发后走出家门。

直到走进地铁，青原的指尖仍旧残留着丝巾的触感，两人在热恋时用这条丝巾做过许多美好的事情。

肌肤、丝绸，混合的质感……地铁摇晃着身体，青原的心中涌起了微痛的甜蜜。

正是下班高峰，二号线开到高柏寺站仍旧没有座位，几个中学男生从车门位置挤到青原旁边，大声交谈。青原起初感觉吵闹，但渐渐却被话题吸引了。

“——自持力90天，什么概念？”三人里戴棒球帽的一个说，“毁灭世界之后还能在海底待上三个月，根本不用担心什么辐射云。”

“但是……光凭一艘船毁灭世界什么的，”另一个胖乎乎的家伙说，“这也太——”

“不信？”棒球帽把书包扯到胸前，迅速掏出一本军事杂志“哗哗哗”地翻了起来。

青原听出他们是在谈论三个月前轰动一时的核潜艇失踪事件，当时在同事之间也是热门话题。

事件是从一名脱轨的水兵开始的。现年25岁的威廉·麦考利斯是美国圣戈迭海军基地的二等兵，三个月前的某天，他突然发布了一份“核威胁的秘密报告”。

麦考利斯宣称美国的核威慑是即将到来的大灾难，在这份21页的报告中，他列举了其所服役的俄亥俄级核潜艇的30项安全及安保漏洞。与这份报告一并公布在网上的还有麦考利斯的美国护照和士兵证件，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三小时后，美国海军发言人迅速回应：“美国海军对防卫与核安全非常重视，我们正在全面调查未经授权发布本文件的问题及该文件的内容。海军服务部始终在最严格的安全机制下操作潜艇舰队，不存在安全问题。”该发言人还说，海军方面并不同意麦考利斯的报告，因为他只不过是一名资历极浅的潜艇兵，其指控中包含了许多幼稚且未经证实的个人观点。

事情本该就此了结，接下来只要找到麦考利斯以泄漏国家机密罪逮捕即可。

但谁也没想到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刷新了所有新闻网站的首页：麦考利斯所在的俄亥俄级核潜艇“哈迪斯号”在太平洋中失联。休假的麦考利斯本人在靠近墨西哥边境的一家汽车旅馆中被发现，已经成了尸体。

从地铁走到衡山的餐厅还有一段距离，青原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比预料之中充裕，就在地铁口的报亭买了当月的《舰艇天地》——中途下车没能听完中学生们的对话，让他对事件生出了一点兴趣。

青原夹着杂志拐进微微上倾的小道，雨季的气氛就一点点地覆盖上来。

缓坡的两侧都是私人住宅的小院，墙根下狭窄绿化带里也种着花草。

左侧，青紫色的桔梗花随意绽放，底下散落着几蓬白色的小花。再往前，一丛萱草肆无忌惮地随风轻摆，却也并未打乱傍晚的宁静。好几户人家在靠近墙垣的地方栽着庭树，树冠肆意地伸出墙外，遮蔽了蓝涔涔的夜空。

空气里飘着栀子花的清香。

青原将本已打开的杂志合上，此时何必看什么舰艇。

从坡顶迎面拂来了晚风，梅雨天的预感，让人回想起无限漫长的少年时代。

啊，以前也曾经和美月来过这里散步。

回想起来之后，青原仿佛能看见两人那时的身影。

双手插在牛仔裤里的自己和穿着白色连衣裙的美月，两人兴高采烈地说着无聊的话题，慢悠悠地经过坡顶，擦着彼此的肩膀走下长坡。

“呵。”

想起了那时候的事情，青原有些高兴，不由得一再放慢脚步。但还是很快走完了小路，转入了热闹的衡山区。

报出预约的名字，领座员把青原带到了狭长大厅最里面的角落。

青原坐下之后领座员送来冰水，放下菜单后就离开了。

刚才美月发消息来说要晚15分钟到，青原立刻回了一条“没问题”。这段时间正好用来打发杂志。

这期的《舰艇天地》是一本针对哈迪斯号失联事件的特刊，几乎每一页都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事件的最终结果是15天后美国海军宣布由于反应堆故障，哈迪斯号在太平洋中永远沉没了。同时公布的还有失联前最后的数据记录，数据显示哈迪斯号由于动力故障，无法自控地沉入了超过1.8万英尺的深海。失去全部动力的潜艇中不可能存在生还者，打捞计划也一时难以展开。

这简直是活埋——青原不由得发出叹息。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事件，《舰艇天地》引用了一位欧洲军情观察员的文章，认为二等兵麦考利斯与哈迪斯号都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其中涉及美国两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再翻过一页则是一位占星人士探讨哈迪斯号星象命运的特稿，竟然占了整整三页，是观察员的一倍还多，再之后又有和平专家声称是恐怖组织在搞鬼。

青原对这些都没有兴趣，他直接翻到数据的部分。

截至去年，美国海军拥有14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4艘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3艘海狼级攻击型核潜艇、6艘弗吉尼亚级以及约40艘洛杉矶级核潜艇。

这是美国海军公布的数字，真实数量无人可知。

而这次失踪的是前年才开始服役的最新一代俄亥俄级核潜艇——哈迪斯号，参数比之前同级的潜艇又有了不少提升，在文中被称为“超俄亥俄级”。

哈迪斯号装配的洲际导弹可于水下400米深处发射，打击距离超1.5万公里。洲际导弹的最大载弹量为32枚，每枚导弹又可以携带12枚核弹头，每枚核弹头的核爆当量大致相当于广岛“小男孩”原子弹的25倍。

每艘俄亥俄级核潜艇都能独立完成发射，无需美国本土的指挥中心协作。那是为了在本土遭受全境核打击后还能保证二次打击的能力。简单地说，就算美国全境被一堆核弹炸平，只要还有一艘潜艇藏在太平洋中，就可以用相当于9600颗“小男孩”原子弹的核武器反击对方。这种数量别说反击，毁灭世界都足够了。

一连串的数据让青原的心中泛起了空虚。真该设计成数学试卷考察小学生的乘法，他不由得这样想。

除了美国之外，英国、日本、俄罗斯，全世界一共又有多少这样的东西，日复一日地潜藏在太平洋蔚蓝的波涛之下？人类为什么要拼命造出这种怪物？青原一时感到了世界的脆弱。揉着后颈抬了抬头，这才发现美月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对面。

“什么东西，看得那么认真？”

“呃，没什么。”青原不想把糟糕的情绪扩散出去，迅速收起了杂志。

“嘿，不会是那种东西吧？”美月在对面坐下，她仍旧穿着早晨出门时的浅灰色套装，但重新补了淡妆，看起来非常精神，完全不像别人上了一天班的样子。

“今天怎么想到要一起吃饭——？”青原岔开话题，“有什么好事情？”

“你猜呢？”美月看着青原笑了，拨了一下挂在耳朵上的头发，显得有些妩媚。

这会儿坐在餐厅里，美月和青原看起来十分亲密，简直像是在进行第二次约会的情侣。

但事实上两人之前一周还在冷战，青原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气氛。

“嗯嗯，我想想。”

马德里烩菜上来时，青原想到了答案。

“是之前那个翻译比赛获奖了？”

看着美月闪烁的眼神，青原以为自己一定猜到了。

美月空闲时会翻译外国小说，这是她的业余爱好。前段时间她似乎提起自己参加了某个网站的翻译大赛，这会儿应该是有结果了吧。

“那个呀。”美月说，“进了一轮就被筛选下去了，只收到了一封致歉邮件。”

“哦哦。”

看着美月的脸色，青原担心起了她的情绪，赶紧举起酒杯。

“不用管那个，我们两个高兴地在一起就是好事。”青原从心底里这样想。

“嗯，是的。”两人碰了杯，青原喝了一口，美月一饮而尽。

大餐进行到尾声时，美月从拎包里拿出了一个精致的纸盒放在桌面上推了过来。“送给你的。”

比预想的要重，青原打开盒子。

“哇。”青原觉得太意外了，“怎么买这么贵的东西？”

“下个月开始，你不就要独当一面了吗？”美月说，“还要带见习生，没有一只走得准的手表可不行。”

“这——”说什么“走得准”，青原苦笑了一下心想，好奢侈。

“公司上半年的业绩很好，发了一大笔奖金。”美月说，“如果就这样存着，还是会不知不觉地花光，所以干脆就这样啦。”

“嗯，干脆就这样好。”青原重复着美月的话。

美月拉过青原的手，把表扣在他的手腕上，表带的长度恰好合适。

“谢——”

美月用手指按住了青原的嘴唇：“不许说。”

两人在这美妙的气氛中很快地喝完了整整一瓶葡萄酒。不善饮酒的青原觉得自己马上就要醉了，不禁有些飘飘然。

两人一起喝酒的记忆，恐怕这是最好的一次。上次一起喝得这么醉

还是一年前吧，为了某件完全想不起来的小事，两人生起了闷气，翻出家里所有的酒咕嘟咕嘟地喝。

但喝得越多，空气就似乎变得越逼仄。

“啊！好难受！”美月终于尖叫起来：“好痛苦！”

“我也好痛苦！”青原也吼了一声，胸口被这话儿从里到外地砸了个窟窿，一瞬间感觉畅快。

“为什么非要和我在一起？”美月尖叫，“好痛苦，好想去死！”

“我难道不是！”

“好想去死！”

“如果你死了该多好，如果你那时死了该多好！”美月说，“我会永远永远永远感谢你，永远永远爱着你。你为什么没有死？”

“那还真是对不起！”

“啊，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美月说，“如果是我死了多好！就让我这样死了该多好啊！好想死！好想死！”

青原一拳砸向玻璃，在最后时刻却落在木框外面，发出巨大的“咣当”一声。

“啊呀！”美月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

为什么还不分手！青原拼命问自己，为什么？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反而是在这样的时刻，一切都已经不对了的时候，青原更清楚地发现有一根细线般的锁链，将两人从内部某处

系到了一起，心被拉扯得扭曲抽搐。

无法呼吸了，好痛苦。青原捂着胸口。

不管什么，断了多好！

但那根锁链则完全没把歇斯底里的两人放在眼里。让青原觉得恐怕就算现在用大剑从宇宙中劈下来，从两个人中间把地球都一劈为二，那玩意儿也根本不会断掉。

命运？预言？诅咒？祝福？

好痛苦！

恋爱，好痛苦！

婚姻，好痛苦！

青原捧着一阵阵抽痛的脑袋对着厨房的水斗狂吐，卫生间那边也同时传来了美月激烈的呕吐声。

在那一次争吵后一个月，两人似乎又慢慢恢复了原来的生活。但青原感觉确实有什么东西越来越清晰地隔在了两人中间。就像每次做爱前美月都会预先准备好的几个安全套一样。

绝妙的西班牙大餐之后，两人手挽手向附近的电影院走去。

正是新都电影节的季节，这会儿电影院正在举办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回顾展。虽然没有公开售票，但美月还是从朋友那里弄到了票。

青原记得他是美月很喜欢的导演，两人曾经在电脑上看过一部《红

色沙漠》，但剧情已经淡忘了。

这次看的是——青原低下头，《蚀》。

放映厅中只有星星散散的几名观众。

抬起两人中间的扶手，美月依偎在青原怀中，黑白屏幕的光线让人觉得恍如梦中。

“能看到颜色吗？”美月呢喃着抬起下巴，锁骨内侧浮起一阵熟悉的香味，是黑莓，青原心想，好像是叫“Jo M”什么的香水，大脑有些恍惚，酒精正从胃袋扩散到全身。

情节什么的无所谓了，青原默默地体会这份眷恋。

就在这时，美月缓缓地把手指插进了青原的运动裤。

“什么嘛，都这个样子了。”美月说着，卷起裙子跨了上来。

什么都没办法做了，青原从背后抱住美月，试图用电影分散注意力，但却被热度反复拉回现实。从未有过的炽热从体内升起，银幕一片空白。

两人无法动弹地瘫在一起。过了好一会儿，美月站起来。

“我……”美月小声说，“去下洗手间。”

“嗯。”靠着椅背，青原连手指都不想动了。

用余光看着美月提起拎包一点一点往外挪，青原觉得她小小的黑色的剪影，像是从空间中裁出的一块。头脑中涌出一股彻底的倦意，电影里在说什么，他已经全然不在意了。

全场灯亮时，青原从睡梦中惊醒。美月不在身边。

是做梦？但手表却好好戴在手腕上。

管理员说有两位女士正在外面等着。青原匆匆走出去，但任哪个都不是美月。

立即拨打美月手机，发现已关机，再次发送消息，却显示已被拉入黑名单。

青原跑到影院门口，又重新跑回放映厅，等他从震惊中冷静一些之后，发现自己不知为何一直把卷着的军事杂志拿在手中。

封面上巨鲸般的航母发出冷光，青原感觉美月也像哈迪斯号一样，永远消失了。

2

被自己的哭声惊醒了。

尽管此刻知道是梦，心中的痛楚却并没有因此减少，幼年的青原无法停止哭泣。

情节在睁眼之后立即淡去，但痛楚却仍然密密匝匝箍在胸口。

在梦中，那个长大成人后的自己丧失了远不能仅以“重要”来形容的什么。

那是幼小的他还不能理解的东西，但那种刻骨的哀痛却要让他立即死去了，心被那种重量碾成了齑粉，连一小口空气也难以吸入。

青原就像死去一样躺在松树下的草地上。浓郁的青草气息在四周散开，青原瞪着空荡荡的眼睛，泪水中交叠的枝丫与一颗颗松塔在天空形成鱼鳞状的阴影，在树冠外，那是蓝得仿佛就要滴落的夏空。

不知过了多久眼泪才渐渐干涸，青原动了一下胳膊，意外地碰到了一颗松塔，立即把它紧紧抓在手里。

又过了一会儿，脖子可以动了，青原向一侧缓缓转过头。几丛瞿麦草正在不远处绽放，花已被烈日晒蔫了，叶片却兀自精神地绽开，护拥着几近枯萎的极小的紫蓝色花朵。在靠近头顶的方向，飞廉的长茎笔直地指向天空。

空中闪过一片模糊的剪影，青原以为是落叶，随即认出是蝴蝶。蝴蝶从他的鼻尖上方飞过，青原看见在那仿佛枯叶的翅膀边缘，镶着彩绸

般艳丽的翠蓝色金边。

蝴蝶出现了之后，那场梦终于过去了。

“喂，阿原——”远处传来了爷爷的声音，“阿原——”

循着爷爷的呼唤，青原从草地上爬起，穿过曲折的回廊跑到了西园。

“阿爹——”青原扑上去从侧面抱紧了爷爷。

“唉，睡傻了？”爷爷拍了一下他的脑袋，“今天咱们可说好了要一起干。”

他把一根旧麻绳塞进青原手中。

“哦，哦。”青原迷迷糊糊地学着大家把麻绳缠在手腕上。

几个工匠看着青原和麻绳差不多粗细的手腕都笑了起来。

“阿原，可得好好出力呐。”

“你一个能抵我们八个。”

“今天起不起得来全看你的了。”

“咱们歇着，让你一人拉就行。”

“哈哈哈！”

说归说，众人纷纷握紧麻绳盘在腰间，各自就位。绳索的那头系着一块长逾两丈的巨石，千壑百洞，面目狰狞。

爷爷不在拉绳的队伍中，独自站在巨石旁。

“一会儿大师傅要来，”爷爷说，“大家好好干。”

“噢！”

“听我号令，”爷爷端详着巨石，“一，二，三——起！”

“嘿哟！”众人喊着号子一齐用力，“嘿哟！”

巨石的一端在众人的合力中有些不情愿地离开了地面。

“嘿哟，嘿哟。”这是最吃力的时候，众人的胳膊和额头都暴起了青筋。

“起，”爷爷扶着巨石下令，“起。”

巨石的一端被越拉越高，渐渐变为单脚站立，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

之前虽然也看过爷爷置石，但亲手参与却是第一次。

青原在队列的最后面咬牙用力，看着巨石渐渐立起，有了一种就是自己在把它拉起来的错觉。

“注意了——”

“三转五，”随着爷爷的号令，相应位置的工匠立即改变了拉力的方向。

“四转三。”

爷爷扶着巨石迅速地发号施令，也没有忘记了他：“阿原！你只管往后拉。”

众人毫不惜力，协同一体，巨石一边旋转一边竖立了起来。

阿原忽听爷爷喊："慢——，好。"

巨石完全在底座上立起时发出"笃"的一声轻响，声音虽小，却感觉空气的密度陡然一变，青原吓得松了手跌坐在地，众工匠脸上也是一副紧张的表情，只有爷爷扶着巨石面不改色。

"填。"

三位老工匠在基座与巨石之间填上了一些白色的细沙，青原躲得远远的，总觉得巨石随时都会挣脱着跳下基座。爷爷走到一旁，从随身的包袱中翻出一个紫蓝色布包，打开三层布，里面果然是那只看起来上了年纪的铜香炉。

爷爷把香炉放在巨石面前，拜了三拜，插上三支线香。众人在爷爷之后也拜了巨石，然后绕着站成一圈。

"阿原，你会唱了吗？"爷爷叫他。

"会一点。"青原不好意思说不会。

"那你也来。"爷爷让青原站到身边。

"嘿哦——"爷爷领头唱起了第一句：

"结从胚浑始，得自洞庭口。万古遗水滨，一朝入吾手。"

众工匠跟着爷爷一齐唱了起来："担舁来郡内，洗刷去泥垢。孔黑烟痕深，罅青苔色厚。远望老嵯峨，近观怪嵚崟，才高八九尺，势若千万寻。"

众人围着巨石转圈，边唱边走，曲调显得有些悲凉："形质冠今古，气色通晴阴。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沉沉。天姿信为异，时用非所在。磨刀不如砺，捣帛不如砧……"

一阵旋风忽然平地升起，绕着青原打转，三支线香的青烟却笔直地升向天空。青原不可思议地盯着香头，忘记了词儿。线香即将燃尽，歌也唱到了尾声。

“人皆有所好，物各求其偶。举头问灵石，能伴人间否。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

青原刚才忘了词，只是跟着众人咿咿呀呀地胡哼。但到这儿重复部分又跟上了，扯着嗓子唱：“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

众人唱完之后，默默垂手直立，再拜巨石。

片刻之后，余香燃尽。

青原猛然发现，刚才还岌岌可危的巨石此刻已像生了根，纹丝不动地杵在了石座上。

礼毕功成，众人都十分高兴。

园子的管理人派人送来粗茶，大家不顾身上的泥汗，纷纷接过牛饮。

“阿原，你也喝茶罢。”一个工匠说。

“今天你也出力了！”另一个工匠说。

“不错啊！”

“要不了多久就能赶上我们了。”

青原去看爷爷，爷爷也正含笑看他。

“阿原，”爷爷问他，“你看这石头——是什么颜色？”

众人听到这个问题，都安静下来兴致勃勃地看着青原。

青原扭头去看巨石。

巨大的湖石内紧外松，剔透玲珑，威风凛凛又有腾跃之态，飘逸潇洒，让青原不由看得入了迷。

爷爷问的当然不是人人看得见的颜色。

“不用多想，看见什么颜色就直接说。”爷爷说。

“银色和白色。”青原眯着眼睛。

“哦？”爷爷又问，“那像个什么？”

“白色的是白马，银色的是将军，穿着银色的盔甲。”

众工匠听他这样说，脸色上都有些惊异。

“那你看他有没有兵器？”爷爷再次追问。

“有——一个很长的兵器。”青原仔细看，“哇，是根银枪。”

“哈哈哈，好眼力。”身后传来一个苍迈的声音。

青原转过身，是最喜欢的大师傅来了。

大师傅光着脑袋，披了一件棕色短外套，笑着走进园内。众人一齐行礼，大师傅摆摆手径直走到青原面前。

“振峰。”大师傅对爷爷说，“这孩子很像你啊，得了这样一双好眼睛。”

“师傅过奖了。”爷爷说着摸了摸青原的脑袋，“过两年再看看，要是他真是这块料，我准备传他衣钵。”

“好，好。”

“要是没记错，你今年七岁了吧？”

大师傅在青原面前蹲下，把手放在他的脑袋上，脸色忽然一沉。

青原被这突然的变化吓了一跳。

大师傅赶紧换回笑脸，除了青原之外，周围谁也没有觉察这一变化。

大师傅站起身对爷爷说：“振峰，去问主人借一间厢房，我有话要跟这孩子说。”

南园的庭院更为荒僻，角亭也还没有来得及修葺。长日将尽，暖色的光线不着痕迹地落在茵茵绿草上。

草坪的边缘种了两棵枫树，从中间望去可以看见通向厕所的回廊。虽然时值盛夏，枫树却已红了，像是绿丛中燃起的火。枫树下方卧着几块园石，园石旁盛放的蓝色鸢尾在风中微微颤抖，看了一会儿就感觉眩晕。青原望向墙外，黑瓦上的青空中，夏云明晃晃地耸立着。

青原和大师傅并排站在回廊上、默默注视着悄无声息的南园。

“青原，刚才我们说的话记住了吗？”

“记住了。”青原大声回答，虽然不知道那些话的意思，但青原认为自己确实记住了。

“呵。”大师傅笑着叹了口气，“那样我就可以放心了。”

青原发现自己似乎是第一次听到大师傅叹气，意外地感觉到他比刚才苍老了许多。

在那之后三天，大师傅突然去世了，只因多喝了几杯，就此一醉不醒。众人一致表示难以置信。平日里大师傅毫无颓态，千杯不倒，看那精神体格都说可至期颐，竟然就这样一睡而去，众人纷纷扼腕，感慨人生无常。

在前去吊唁的长路上，爷爷始终沉默无言，死死拉住青原，把他的手拽得生疼。

磕头上香之后，爷爷与主家的几位老人对答了两句，立即都流下了眼泪。

青原突然大哭不止，闹了起来，把香烛都摔到了桌下，满地打滚，很快他被人抱住，带到外面的院子里，过了好久才恢复了平静。

院中的花圃里两枝白色的芍药开得清奇，半透明的花瓣在风中颤抖，似乎随时都要脱离茎叶飞去。芍药后面栽着一株枇杷，已有碗口那么粗，枝冠亭亭如盖。再后面是竹篱，透过竹篱向外望，满地都是白菊的花瓣，院外排列着仿佛看不到尽头的花圈……

回程走了与来时不同的道路。

阴沉的天空下，祖孙二人沿着晴川一路走去，在拍岸的水声中，爷爷始终沉默无言。

青原觉得自己要被这沉默的天空压进地里去了，终于壮起胆子开口，“爷爷，那天大师傅和我说——”

“阿原！”爷爷厉声喝止。

青原吓得浑身发抖。

“大师傅和你说的话，你好好地记在心里，但对谁都不要说。”爷爷柔和了音调。

“嗯。”青原似懂非懂地点头，视线越过爷爷的肩膀，呆呆地望着江上翻卷的白浪。

“各位朋友，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我国四大名园之一的南园。南园属于私家园林，始建于万历年间，距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最初是万历太仆寺少卿徐泰时所建。徐泰时曾任工部营缮郎中，参与营造万寿宫，即十三陵中的定陵。范仲淹的后代范允临是他的女婿。徐泰时为人耿直，终因得罪权贵，被弹劾回乡……”腮边挂着微型麦克风，青原熟练地引导着游客。

“……自抗日战争到1949年解放，南园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园内山石、亭台皆成废墟。1953年长洲市人民政府对南园进行了整修，改革开放后又进行了一次大修，重立瑞云峰，使一代名园恢复了昔日的风采。”

尽管这段解说词每天要像机器人似的重复，但说到这儿，青原的掌中还是依稀传来了粗糙麻绳的触感。

小学五年级时，爷爷也去世了，石班就地解散，众人各奔前程。

“这小子就跟我吧，好歹我也是吃石头饭的。”青原被不常往来的叔父领回了家。

叔父在近郊开着一家采石场，用炸药开山采石。炸下的大石块用板车拖到工厂，加工之后卖给附近的陵园。

来到叔父家的第二天，青原就被叫到采石厂帮工，说是帮忙，但一干就没了底。

叔父善于经营，墓石生意越做越大，接着又开始做起石狮石狗，没过两年，又做起了罗马柱和壁炉产品，生意好得开山都来不及。

初中临近毕业，叔父把青原叫进了办公室。

“阿原，爷爷本想让你上高中，念大学，钱也替你存着一笔。”叔父坐在黑色的大理石台面后方，“但这些年你在这里吃穿用，物价学费和过去又都完全不是一个样了。”

“不过再怎么说也是自己人……你怎么想？”

青原沉默地拨弄着掌心的茧。

初中毕业后，青原进了一家旅游职中。本来报考的是园林设计专业，但本该冷门的专业当年生源爆棚，青原竟被调剂到了旅游管理专业，主要课程是景区讲解。

进入职中第二年，叔父一家搬进了别墅，青原被安排住到采石工人的宿舍，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把之后的暑假都花在了采石工地上。

毕业后，他拒绝了叔父的留用，成为一个讲解员。

“各位的左前方可以看到一座体量高大的两层楼建筑，这就是以《水经注》中‘目对鱼鸟，水目明瑟’语来命名的明瑟楼。明瑟楼面临清澈明净的池水，楼边又有青枫庇荫，环境清雅明净。在明瑟楼南有一座湖石叠成的假山，登临二楼的石阶就隐在其中。湖石上刻有‘一梯云’三个字，取‘上楼僧踏一梯云’之意。‘梯云’即以云为梯。古人认为云是触石而生，因此称石为云根。游人在这里盘旋拾级登楼，一定会有步云成仙之感……”

工作的第二年，青原在博物馆后花园又看到了一次久违的立石作业。

三丈长的巨石运进园中，平放在那儿都令人叹为观止。

施工队已经在巨石底部打了孔，固定了内钢筋，此刻正用吊车吊起巨石，插进底座预留的固定栓，最后用水泥浇牢。

立起的巨石有三丈多高，乍一看高大威猛、八面玲珑。但却并非天然原石，而是在车间里雕凿制作出来的。

青原忍不住叹了口气。

“喂，这不是阿原吗？都长这么大了！”

青原仔细辨认，施工队的老板竟是一位曾经追随爷爷的工匠。

“伯伯。”青原恭敬地招呼。

“嘿嘿，没想到会遇见你。”工匠穿着西裤和夹克，手里握着一只皮包。

“这石头……”青原说，“和以前的看起来不太一样。”

“呵。”工匠明白青原的意思，搓着手，“淋淋雨，淋淋雨味道就出来了。”

青原心想这雨恐怕得淋上一千年。

工匠问了青原现在的工作，青原如实回答，工匠让青原记下他的电话号码，说如果青原愿意可以去他那儿干。

“现在大家看到院子中央立着一块高大的湖石，这就是瑞云峰。瑞

云峰取‘燕王仙台有三峰，甚为崇峻，瑞云冠峰’之意。湖石的形状、色质本就接近云彩，所以自古多以云来命名。瑞云峰壁立当空，孤高磊落，完美地展示了古人对湖石的八字审美标准——瘦、皱、漏、透、清、丑、顽、拙。由于湖水长年荡涤，石质坚贞而色泽清白……”

望着瑞云峰，青原依稀还能辨出这位白马将军。但爷爷也好，大师傅也好，过去的诸事都梦幻泡影一般记不清了，他的心头一阵恍惚。

好在背完这段台词讲解就告一段落了。青原感谢了游客，收起了麦克风，往工作区域走去。休息半小时之后，还有下一场讲解。

绕过回廊，青原看见前方不远处的花圃边坐着一个年轻女孩。女孩垂着脑袋，膝盖上摊着笔记本，脸被落下来的短发挡住了，长长的后颈从深色衬衫的领子里露出来，一片阳光穿过树冠恰好落在她的脖子上，看上去白得吓人。

女孩坐在花圃边的园石上，脚下踏着一株车前子，整个场景放射出一种奇妙的气氛。

青原的心中忽然一抽，突然觉得这个场景既不存在于此时，也不存在于此地。

无法移开视线，青原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刹那之间，整个空间微妙地闪烁了一下。蝴蝶、晴云、车前子，一切似乎都毫无变化，但青原猛然感到了一种毛骨悚然的趋势。

“危险！”

他大喊一声向前跑去，与此同时花圃中央两丈高的湖石突然伴着雷鸣般的巨响一崩为二，裂开上半截纵到了空中，又直直砸向女孩的脖子。

青原猛地推开女孩，又想再接裂石，但当即被砸倒在地。

——啊！

青原感觉五雷轰顶，一下失去了知觉。

3

“叮叮叮——”

闹铃像一根根铁钩戳进豆腐似的大脑，把暴突的血管神经一根根挑起来往外拉，青原死活爬起来按掉了闹铃。

6点半，正是每天需要起床的时候，昨晚勉强睡了两个小时。

青原好不容易从床上坐起，酒还没醒透，右臂却传来了一阵隐痛，这么说今天可能会下雨。从窗帘的缝隙里望出去，天空还是沉甸甸的钴蓝色。

美月没有回来，屋内也毫无变化。

尽管并不是真的对“一觉醒来她就躺在了身边”抱有期望，但见到现在这样的场面还是悲从中来。

青原走到卫生间拿起牙刷，发觉胡子在一夜之间长长了许多，眼眶也凹陷下去。

匆匆洗漱之后他在厨房拿了两片面包，强迫自己就着冷水吞下。面包和没能彻底漱清的牙膏混合成一种糟糕的口味，青原拧开一瓶蓝莓酱，一勺一勺地剜着吃。

昨晚直到两点他还在不停拨打美月的电话，等待她的联络，但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出事了？被拐了？青原一度想要报警，但都按了“11”，还是点击了

取消。

就这样一直等到3点，青原才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直奔衣橱。

仔细核对了美月的衣物之后，青原大叫一声“混蛋”，倒在床上。明明早该发现，出门前不就觉得她的衣服少了一些吗？

外遇？私奔？出走？

然而青原觉得不太可能，这家伙不可能丢下工作。难道是公司出事了？青原在网络上搜索了S制药相关的信息，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动。到底是怎么回事？青原后悔如果自己能早一些发觉她想离开——那么然后呢？

哪怕是对这个已经来不及了的问题，他也找不到答案。天花板上过亮的顶灯刺激着疲惫的眼睛。青原关掉了大灯，只留了工作台上的台灯。平躺在床上，怀抱中隐约还浮着美月柔软的形状，反而让他心生烦躁。

深夜的小区过于安静了，一阵难以抵御的思念涌上心头。口袋里的纸钞一直发出讨厌的“嚓嚓”声，青原气呼呼地爬起床，把口袋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撒在桌上。

嗯？这是什么意思？这才发现纸钞中间夹着一张没见过的纸条——是美月留下的？

扯开纸条一看，青原一愣，什么玩意儿，搞起这种文字游戏？酒精和疲倦的双重作用让青原变得十分易怒。他压制着心头的怒气没有直接撕掉纸条，再次拖着疲惫的身子打开电脑搜索，结果自然又是一无所获。

“作吧！作！作！”

青原踢开转椅冲进厨房、猛灌两口威士忌，连电脑都不关，往床上一倒睡着了。

吃完早餐后青原好好地洗了个澡。先用烫水，随后刻意压低了水温，终于让头脑冷静下来。然而再次梳理了一遍情况还是毫无头绪，如果两人昨晚吵了架还情有可原，但明明一切都很完美。

再次拨打美月的电话，仍然无法接通。上午8点差5分时，青原打电话向组长请假。

因为他一贯工作勤奋，过去几乎从未请假，所以组长连为什么都没问就准了假，并让他在家好好休息，大概从沙哑的嗓音认定他是感冒了。

青原挂了电话，不由想起了搭档阿良。知道了自己昨天约会今天请假，阿良不知又要和大家添油加醋地说些什么。他苦笑了一下，从衣橱里抽出一件浅蓝色的牛津纽扣领衬衫穿上，搭配藏青色长裤，外面套了一件黑色棉质西服。

怎么看都像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青原脱下外套丢在床上。之前和美月一起出去社交，都是她为青原搭配服装。经由她的选择，普通的衣服和领带都会一下子显得出众。时间不早了，青原果断放弃了外套和领带，拿起很久不拎的公文包。

去美月的公司乘坐五号线最方便，两人的住处距离五号线的站台步行约900米，也可以选择走300米乘一站二号线再换乘五号线。但实际二转五要在换乘站走很远，总时间上几乎相同。

青原在地铁站附近的面包圈店买了一杯热“美式”，一边汲取咖啡因，一边走进地铁。

既然打不通电话——怀着近似恶作剧的报复心，青原准备直接去美月的公司。

早高峰的地铁站被拿着公文包翻看手机的上班族占领了。

平时上下班都骑自行车，已经很久没有到这么多人的地方来了。穿着衬衫、手持咖啡的青原站在人群中没有丝毫的违和感，连黑眼圈和宿醉的疲惫都显得恰到好处，让他渐渐放松下来。

想到美月每天就在这时坐着说不定就是这一班地铁去上班，青原不禁环顾四周，觉得一切都意味深长。

青原认定美月肯定会去公司。

上一班列车开出不远，距离下一班车还有一小会儿，青原不知不觉地走到了站点指示牌前。轨道交通五号线是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中唯一的一条环状线，一共25站。

美月的公司就在五号线沿线，从家附近的人民公园站出发顺时针要坐12站，逆时针13站，可以说就在环线的正对面。

公司搬到新湾CBD去了之后，美月每天都坐五号线去上班。

看见指示牌，青原不由得想起了一个晚上。

“呐，问你个有趣的问题，”美月兴冲冲地趴在青原的肩膀上，“坐五号线去公司，顺时针12站，逆时针13站，哪个更快？”

“当然是12站快。”

“嘻嘻，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但后来试着坐了一下逆时针，虽然比顺时针多出一站，但时间上却还少用了一分钟呢。”

“喂，”青原笑着抚摸她的脑袋，“无不无聊？说说怎么会想要坐一次逆时针？”

“想看风景。”美月说。

五号线是环绕着新都市区的一条高架线路，从完工之时就有城市观光线的美誉。

“风景？”青原想了一下，“风景的话，不是顺时针的更好？”

从人民公园站顺时针坐到美月公司所在的世纪路，其间可以俯瞰新都新火车站波浪式的穹顶、蛛丝般的高速列车铁轨、古朴的萤川街市，还有仿佛未来都市的新湾江景。

“每天都坐顺时针，偶尔就想看看那一面有些什么。”美月这样说，“不觉得有种月球背面的感觉？”

“哈哈，好吧。”青原觉得这个比喻太夸张了。

“还真的有不少新发现呢。”

“哦，那哪天我也去坐一次。”青原笑着说。

“哪天？”

“你忘带材料那天。”

“你——”美月用还湿漉漉的头发去蹭青原的脖子。

“喂喂，好痒。”

“而且一来一回，每天还能省2分钟呢，一周就是14分钟。”美月眯起细长的眼睛抬起脸看着青原，“14分钟……留给我们随便做点什么都

好吧……”

青原不禁有些迷乱，喃喃地说，“14分钟就够了？”

“……呃……”美月小声说，“那……延长14分钟可以？”

青原用力握紧拳头，指甲抵住掌心。

虽然之后确实去过几次美月的公司，但每次他都习惯性地踏入顺时针的站台，今天也不例外。美月比喻中的“月球背面”，他一次也没有见过。

紫色的五号线已经来了，青原叹了口气，走到了屏蔽门前。

列车在站台上停下，打开车门，30秒后又飞驰而去。

“这位先生，需要什么帮助吗？”摇着小绿旗，穿粉色衬衫的地铁工作人员走了过来。

“哦，没事。”青原说，“我等反了。”

青原走下台阶，穿过过道，往对面的站台走去。

还有三站就到美月的公司了。

这一半的世界，我也仔细地看了，青原想对美月这样说。

从逆时针的方向眺望新湾，与新湾宣传片里高大上的角度完全不同。

巨型大厦的后方，散落着好些小型办公楼，外墙暗淡、屋顶低矮，趴在巨厦的阴影里连日光都被夺去了一半。一座座都像被吸走了养分的

植物耷拉着脑袋，又像是佝偻着背的哥布林，被后方银光粼粼的巨厦驱赶着爬行。

这，青原的心情有些复杂。

在这几年里美月坐了多少次地铁，每次看到这一幕，她会想些什么？

青原后悔没能早一点乘坐逆时针的班线，如果能和美月讨论一下眼前的景物，或许两人对彼此的世界可以获得更多的理解。美月的公司既不在巨厦中，也不算低矮的一座，身处这样的位置，或许比任意一端都更辛苦。

广播里突然传出一个急促的男声，青原发现他在努力地压抑着颤抖："全体乘客请注意，全体乘客请注意，本次列车将在下一站停止运行，请全部乘客有序下车，对您造成的不便——"

"不会吧！"身边一个黄发男子忽然大叫。

青原把脸转向墙上的LED屏，另一个脸色刷白的男主播正念着一条紧急消息。

"……十分钟前，轨道交通五号线一列列车在中海路站与另一列停站列车追尾撞毁，碰撞引发大火，消防中心正紧急组织救援。"

"哇！"

周围的人一起凑过去看黄发男子的手机，屏幕上正播放一段周边市民拍摄的视频。两辆列车犹如白蛇，绞缠在高架桥上燃起大火，腾起滚滚黑烟。

从"白蛇"身上有黑乎乎皮屑似的东西掉落下来。青原凑近去看。是

——人？

“啊呀！”一个OL模样的女人捂着嘴流出了眼泪。

这——！青原扶着金属栏杆才站稳了身子。如果自己没有选择乘坐逆时针的电车，现在说不定已经——

列车在下一站停下，大家你争我抢地跑出地铁，青原也麻木地混在人群中，随着工作人员的指挥跑出站台。在太阳下走了几十步，他突然感觉像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就近走到一棵树荫下坐下。打开163新闻APP，头条就是五号线熊熊燃烧的画面。

青原用力呼吸了两口，仍然感觉氧气不够，但还是点开了新闻。

消息称初步估测这次相撞是由于电脑故障导致的调度系统失灵。停站的列车未能及时出发，后续列车又没能减速，直接以全速相撞，前车被推到了高架桥上断成两节，后车一、二节车厢全毁，碰撞造成的短路诱发了大火。高架桥在几分钟后物质性坍塌，引发两车再次碰撞。两列列车在坍塌的高架桥上绞成一团，火借风势迅速吞没了全部车厢，损伤无法估量。消息中也使用了刚才那段视频的截图，光看截图都让人一阵心悸。

青原移开视线抬起头，看见了远空中摇摇摆摆升起的黑烟，青原放下手机，大口喘气。他又再次拨打了美月的电话，还是无人接听。

从蓝桥站到美月的公司步行约3公里，但青原20分钟就走到了，事故发生之后，他更为急切地想要见到美月。然而站到了这座并不十分熟悉的大厦前，青原竟然有些怯步。

自己应该怎么开口呢？说自己的妻子昨晚突然失踪，自己到公司来找人？如果美月不在，自己恐怕会跌入更深的绝望。如果美月在公司，又会出来见他吗？

脑中忽然冒出两列列车绞缠燃烧的画面，青原咬紧牙关，按下22层的电梯来到了前台。

“请问您找哪位？”前台竟然也换上了一张陌生的面孔，这意外的变化让青原吃了一惊，准备好的说辞难以出口。前台的表情变得有些狐疑，但还是彬彬有礼地又问了一遍，“请问您到我们公司来有什么事吗？”

青原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

“吴先生？”

背后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熟悉。青原转过头，是一个鹅蛋脸的卷发女人。一两年前似乎曾经一起吃过饭吧，依稀记得是美月初进公司时的朋友，名字却一时想不起来了。

“您怎么来了？”女人走近青原，立即感到了他的六神无主，“你……还好吧？”

“我……”青原说，“是坐五号线来的，差一点就——”

两个女人一齐发出惊呼。卷发女人把青原带到休息室，很快送来了茶点。青原捧起茶，喝了两口，稍稍镇定了一些。

“美月还好吧？”女人先开口了，“真不好意思，欢送派对我都没有参加。本来想这两天去找她吃个饭的，但公司的事情突然就忙了起来……”

“呃，没事。”青原说，“一切都好。”

“哎，没想到这么突然就辞职了。”女人说。

“我也没想到。”青原脱口而出。

“嘻嘻，不过以美月的能力，随便在哪儿都能找到好工作吧。她可是我们心中的传奇。”

“传奇什么的——”青原苦笑着。

“怎么不是？”女人说，“谁看了她的简历都要吓一跳。”

“你可要好好支持她哦。”女人忽然诡秘地一笑，“哎？不会是——这个了吧？”

她把手掌放在肚子前面上下摇了两下。

“哎哟，怎么可能。”青原低下头去。

“嘻嘻，那今天来是什么事？”

“她让我来拿东西——”青原含糊其辞地说。

“美月的东西不是前天就全拿走了吗？”女人想了一下，“是落下什么了？”

“嗯。”青原说，“大概是文件什么的，她跟我讲了一下我也没懂，只说让我过来取就是了。”

“这样啊——”女人皱皱眉头，“那我去她组里问问。你一块儿去还是在这里等着？”

“我在这儿等就行。”

女人走了之后，青原迅速打开热点新闻APP，继续追踪五号线追尾的消息。救援报道不断跳出，他刷新了两次页面，忽然跳出了一条新消息：“轻轨事故或非偶然，交管中心今晨爆炸”。

“啊？”青原迅速点开内容。

“今晨8点45分左右一辆白色厢式货车撞入平乐路附近的智能交通管理中心主楼后爆炸。爆炸导致了轨道交通管理系统崩溃，引发了五号线的追尾事件。事故发生时楼内已有部分工作人员到岗，撞击造成了巨大的爆炸并引发大火，管理中心主楼损毁严重。据悉该厢式货车隶属于韵通物流速递服务有限公司，相关责任人——”

什么！青原从沙发上蹦起，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韵通物流速递服务有限公司正是青原工作的地方。而常常在八点三刻经过平乐路附近的是——

青原立刻拨打了阿良的电话，无法应答，再拨公司的电话，传来一阵忙音。青原又重复了一次这个步骤，依然无法联系上任何人。看来美月不在这儿，还是赶紧回去，青原能够想象公司现在正乱成一团。当即把手机塞进口袋，推开了会客室的门往外走，不想和正走过来的卷发女人碰了个正着。

“啊？”女人被青原的表情吓了一跳。

“没有就算了，我让她自己来拿。”青原说，“公司有些事情，我得赶快回去。”

“啊，没事。”女人的手中握着一个黑色的U盘，“是这个吗？”

“是美月的U盘，这个月一直放在实习生那里没有用过，所以走的时候也忘记还给她了。”

“嗯，应该就是这个。”青原强作镇定接过U盘，立即塞进口袋，“那么，我走了。”

“嗯，”卷发女人感觉自己帮上了忙，舒心地笑了，“那——改天一

起吃饭？代我问美月好。”

“好的。”青原转身穿过走廊，和前台挥了挥手，立刻向电梯走去。

等电梯的时候，他觉察到前台小姐的视线一直落在他的身上。青原把手插进裤袋，控制着肩膀的颤抖，电梯终于来了，他立即闪进了电梯。

青原在大厦门厅的自动贩卖机买了一罐浓缩咖啡，一口气喝干，之后走出来叫了出租车。

出租车开过两个红灯，青原长吁一口，发现自己正把刚拿到的U盘紧紧地握在手里。

U盘的手感很沉，外壳是波浪式横条纹的深灰色金属，正面的顶部刻有“MX 64GB”字样，背面打着一串序列号钢印。青原确信这是美月的U盘，在这种工作用具上都追求一流的质地，正是美月的一贯风格。

“客人您是要去韵通公司吧？”一直从后视镜里打量着青原的司机突然开口。

“是的，你怎么知道？”青原吓了一跳，把U盘塞进公文包的内袋，明明自己只报出了路名。

“好歹我也是个老司机，”司机说，“嘿，看你的样子是记者？”

“这次可真了不得。”青原反问：“您有什么消息？”

“没什么消息，就是瞎想。”司机说，“要说撞了指挥中心，那应该所有线路都停运，为什么只有五号线出事？”

“我也觉得奇怪。”

“货车撞到了大楼，撞就撞了，怎么会烧得这么厉害？”

叮咚。

“又有新消息来了。”青原翻开手机。

“记者在起火半小时后到达现场，智能交通管理中心的大楼正在燃烧，整条平乐路入口已拉起了警戒线禁止一切车辆人员进入。消防官兵正用高喷消防车等设备灭火，但仍然无法控制火势。因我市消防主力已全部集中在中海路追尾事故现场支持救援，现已向周边城市发起救援请求，长洲、平江等市已调集消防部队经由绿色通道赶来，请相关路段的市民主动避让，减少出行。记者在现场采访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相关人士，据他长年的现场经验判断，单纯物理撞击不会导致这种程度的爆炸大火，他怀疑货车运输物中存在大量爆炸品。”

“乖乖！”司机说，“这就叫那个吧——恐怖袭击。和美国的飞机撞大楼一个意思，韵通公司运炸弹，了不起！”

青原苦笑了一下无言以对。还有三个路口就到公司门前了，青原再次拨打了阿良的手机，仍然无法接听。他挂掉电话的瞬间铃声忽然响了，是一个陌生的手机号。

“喂？”青原接起电话。

“喂！混蛋！你在哪里！”话筒中传来了组长的大吼，“知不知道公司出大事了！”

“刚知道，”青原说，“我正在出租车上，正在往公司赶。”

青原问，“是阿良的车吗？”

“哎！这！总之你赶紧回来！赶快！”组长说，“有两位警——”

“咳咳，”话筒中传来一阵咳嗽声，接着又立刻传来组长的大吼，“总之你赶紧回来！给我争分夺秒地回来！争分夺秒！”

组长说到这儿就不说话了，“组长？”青原模糊地听到他连连说着“对不起”的声音，随后通话就切断了。

再过一个路口右转后就到了公司正门。青原的神经不自然地跳动着，这个电话让他有几点疑惑。首先组长从未使用手机打过他的电话，公司平时的联络都使用座机，电话费包年不限量结算，电话上还有每个组员的快捷按钮。其次组长是个彬彬有礼的男人，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大喊大叫，也不会叫人“混蛋”，这是青原第一次听见他大吼着说话。组长是个谨慎可靠的男人，从他的话里能明显听出有警察在现场，并且提醒过组长不要透露他们的存在。但组长竟然疏忽大意地说出了“两位警”三个字，简直不可思议。

然而最让青原在意的一点是，组长最后连说了两次“争分夺秒”。每次开安全大会，组长谈起“争分夺秒”四个字时都恨得咬牙切齿，他的亲弟弟就是因为“争分夺秒”出事的。在组长的词典里，这恐怕是最贬义的贬义词。

出租车还有十米就到公司门前了，正门外也停着好几辆警车和采访车。有两位警察和记者注意到了出租车，向着这儿转过头来。

青原的脑中突然冒出了一个答案，刹那间汗毛直竖。

“师傅！”青原大声说，“不是这里，一直开。”

4

在这里抬头，可以清楚地看见交管中心大楼腾起的黑烟，烟柱朝着东南方倾斜着上升，一直插进扁平的灰云。空气中充满了火焰的焦味。

青原最后让出租车停到了平乐路附近。

“就这里吧。”他付清车费后迅速下车。

出租车发动之后，他等了十几秒，之后并没有走向平乐路的事故现场，而是转过身往与之平行的平昌路方向走去，走进一家常常开车经过的外贸服饰店。简单地比较之后买了两件T恤、运动裤、棒球帽和一只双肩背包。提着购物袋离开服饰店，走出十几米转进隔壁办公大楼，找到了消防通道。

走出办公楼时，他已经从上班族变成了一个青年学生，藏青色的棒球帽十分相称。公文包和换下的衬衫都被青原一股脑地塞进了双肩包。路边站着一簇又一簇的人群，一齐仰头望着浓烟的方向。青原擦着他们身后经过，继续沿路往前，来到那家小饭馆。

“老板娘，牛肉汤好了吗？”

“好了好了，来点什么，今天早了点嘛。”因为时常在这儿吃饭，老板娘已经认得他了。

“炒三丝盖浇饭，牛肉汤。”青原走到里侧的座位，背对店门坐下，摘下运动帽，和双肩包一起放在内侧的空凳子上。

今天小饭馆里的气氛也和平时不一样。此刻离饭点还有一会儿，但

店里已经聚了不少人。大多不是平日常见的司机打扮，看起来像在现场附近待命的媒体从业人员。青原坐下后不久，背后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又有一大拨客人走了进来。

“哎，麻烦让一点。”

青原没有转头，挪了一下身子，两个男人擦着他衣服经过，贴着他后背坐下。回想着刚才的状况，为什么组长突然变成这样？是叫自己不要回去吗？但为什么？一边等待午饭，青原一边思考着各种情况，感觉现状远比他想象的复杂，一时毫无头绪。

“喂，听说了吗？”

脑后传来一阵低语。左边的男子压低声音对右边的男子说：“王队那边的内部消息，已经定性为恐怖袭击了。”

青原一下竖起了耳朵。

“哇！”右边的男子声音听起来年轻得很，大概是实习生。

“交管大楼现场发现了爆炸物残骸。”左边男说。

“天。”

“警方已经在着手调查来源了。”

“自爆？”右边男激动得声音发抖，“犯人开车撞死了？”

“嘘——没那么简单，”左边男压低声音，“给你看个绝对绝密的东西，我千辛万苦才搞到。”

左边男的胳膊肘在青原的背上顶了一下，他也没有道歉，大概是在掏手机。果不其然，后方传来“咔嗒”一下解锁屏幕的声音，左边男像是

把手机放在了膝盖上。

“看，这个人——”左边男一听就在故作神秘。

右边男却被哄得真紧张起来，嗓音都在发颤，“这人是谁？”

世界上的前辈对后辈都是一个样子，青原不禁咧开嘴角想笑。

“你猜猜？”

“这——怎么猜得到。”右边男说，“是交管中心的人？”

“怎么会！再猜。”

“我真的猜不出来了。”右边男说，“快告诉我吧，师傅。”

青原心头一阵欢乐，左边男就在等着这个称呼吧。

“嘿嘿，撞进大楼的货车上有两个司机，其中一个是代班的实习生。”左边男说，“但其实本来开车的应该是这个人，今天早晨毫无理由地突然请假了。”

翘起的嘴角僵硬了，青原硬是扭回了已经向后转了九十度的脑袋。

“你是说……他才是……？”右边男凑近去看，拱起的后背蹭着青原的腰。

“看起来还挺精神的。”右边男说，“真是这个人？”

“Too young too naive！”左边男说，“这也能看脸的吗？”

“那这人现在在哪儿？”右边男问。

“当然是失踪了。”左边男说，“要是你还留在新都？说不定都已经

跑到外国去了。”

“太厉害了！”右边男长叹一声向后靠去，这回直接撞在了青原背上。

“啊，对不起，对不起。”他转过头连声道歉。

“没事。”青原头也不回地答应了一声，饭正好在这时候送上来了。

青原接过放着盖浇饭和牛肉汤的餐盘，后桌的面条也同时上来了，一时没有人再说话。

斜对面桌上的女人看了他一眼。青原赶紧装出要吃饭的样子，伸手从靠墙的瓷桶里抽了一双筷子，夹起一团白饭，放进口中麻木地咀嚼。后边的男人不知道是哪家媒体的，但毫无疑问拿到了自己的照片，这么一想，恐怕自己的照片已经在媒体的内部消息圈里传开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现在正在想方设法寻找自己，青原心想。如果谁能先找到他获得独家采访——不用说是独家采访，哪怕只要拍到几张照片，也会立刻在这次事件中大出风头。但说不定哪一家也会不顾禁令，直接公布这张照片和任意揣测的消息。

距离自己被完全曝光，恐怕只是几小时之内的事情，也可能更短。

在货车爆炸发生后，青原考虑到自己会被要求说明情况，所以立即赶往公司。但事件远比预想的复杂，对于各路消息中反复提到的爆炸物，他也十分在意。心中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线团，饭吃了两口就再也咽不下去了。

青原随手端起牛肉汤来喝了一口，泪水突然崩裂似地涌出眼眶。昨天此刻还坐在对面喝牛肉汤的阿良已经不在了，随后打电话来约会的美月也不知去向。不如就这样转过身去，拍拍这两个人的肩膀，青原心

想，在媒体上说出一切，美月说不定能看到，说不定——

但心中立刻冒出了另一个声音。

你真觉得这能解决一切？那个声音怒吼着，这是放弃。

青原假装打了个喷嚏，擤干净了鼻涕，擦掉眼泪。

先好好吃了午饭。青原发现自己正对自己小声说话，立即闭上嘴。专心致志地面对眼前的食物时，脑海上空慢慢浮起了一根无形的细线，像是连成一线的海云。

细线的一头是这起可怕的事件，另一头……青原提醒自己别看过去，那是一经凝视就会消失的东西。让那个影子自己成形——青原耐心地等待着，大口咀嚼青椒。

快了，快了，就快要出现了，还差一点。虽然已经猜到了是什么，但当那个影子清晰地定格下来时他的心脏还是狠狠地抽痛了一下：

——线的另一端站着美月孤单的背影。

青原一颗不剩地吃完了米饭，后面的两个家伙还在低头摆弄手机，大概是各路现场又传来了什么新消息。青原已经不再在乎他们了，他仔细咽下最后一口牛肉汤。美味牛肉汤，他在心里说了一句，永别了。戴上棒球帽走向收银台，这会儿差不多到了饭点，店里正是最繁忙的时候。

“老板娘，”青原打着招呼。

“哎。”老板娘立即从收银台内侧抽出两张餐巾纸递给他。

“我前两天来吃饭时把工卡丢了，不知道你们服务员有没有捡到？”为难又抱歉的表情挂在青原的脸上，“这——补一张要好几十块

呢。”

“哦哦，捡到什么卡都丢在那个盒子里了，你自己看看吧。”

老板娘指了一下台面内侧角落里的一个纸盒，自己去另一头继续忙着找零收银了。

“好。”

青原立即打开纸盒翻找。

“找到了吗？”老板娘在收了几单的空隙，转过头问他。

“没。”青原苦笑一下，“这下要被扣钱了。”他和老板娘打了个招呼走出门去，没有再去看媒体二人组。

他的左手一直插在裤袋内，掌心按着一张塑料卡片。

离开饭店，青原向远离现场的方向步行了六七分钟，随即踏上一辆公交车。

车内坐了七成乘客。青原在车厢最后一排找了空位坐下，隔着车窗向外望，不知为什么，感觉外面的警察似乎比刚才多了。放正帽檐，慢慢往远离窗口的座位挪动了一格。呵，第一步算是搞定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刚刚到手的身份证，用裤腿擦掉了油渍，翻到正面默诵了两遍姓名、年龄、地址，确认记住之后放进了钱包，拉上拉链。

公交车继续向前开去，青原掏出手机，把自己银行卡内的现金全部转移到了电子钱包。如果只想逃走，那有很多方法，在这一点上青原同意刚才左边男的看法。但如果想要解开这一切——想起了美月，青原心中一阵绞痛，如果想要重新取回那平凡到糟糕的人生。

我必须留在这儿。青原对自己说。

一想到那平常到无聊的人生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青原的胸口升起一股强烈的愤怒。虽然有许许多多的不满，但这也是我的人生。青原握紧拳头。

乘坐了五站后他下车走进一家百货商店。记忆中的电子钱包兑换点果然存在，青原分两次取了五千元现金。这里也是我的主场，青原暗自鼓劲，把现金塞进背包。

因为两场大火的原因，此时空气质量指数从原来的“较差”，下降到“重度污染”，路上戴口罩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青原也在便利店买了口罩，同时办了一张预付费手机卡。便利店的小哥接过青原递过去的身份证，复印好之后就把手机卡交给了他。在不远处的通讯维修店买了一台国产手机，连盒子直接丢进背包。之后他关掉了自己的手机，拔出SIM卡，重新踏上一辆公交车，坐了三站之后跳下车。

正午的阳光在青原身脚下投下短短的阴影，像是塑料玩具兵的圆形底盘。

青原抬起眼睛观察了一下周围，随后向站台后面的新村走。烈日炙烤着地面，明明早上还是阴天，空气中蒙着一层白雾。道路两旁堆着不知是居民种植还是丢弃了的花草。一棵半人多高的铁树已经枯死了，橘黄色的叶脉像是碰一下就要化成粉。一只脏兮兮的白猫从垃圾堆里探出头，看了青原一眼，立刻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东西似的跑开了。

天热得叫人难以忍受，想要尽量避免与人接触，但还是耐不住口渴。青原在新村那头的出口走进一家小卖铺，从黑乎乎的货架取下一瓶1.5升装矿泉水。

“三块五。”

戴着老花眼镜的爷叔老板已经穿上了白背心，瞥了一眼报出价格，眼睛重新盯回柜台里的小电视，毫无疑问是救援直播。青原也望过去。周边城市的救援队已经赶到了，航拍机的视角下层层叠叠的红色消防车围着绞缠在一起的白色车厢你进我退，喷出细须般的水柱。

——仿佛一群红黑色的昆虫正对白蛇进行蚕食。

青原的胃部一阵难受，他迅速地扫了一眼台标，这么短的时间里已经升格为全国瞩目的大事件了，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在时代广场和涩谷的显示屏上。

青原翻着钱包，把由一元和一角数量正好的硬币组成的零钱放在玻璃台板上，老板看也不看就撸了进去。

直到青原走出小卖铺，老板的眼睛也没从电视上移开。

坐进网吧的单人小卡座，十几个小时内第一次感到放松。青原把刚才用来登录电脑的身份证插在了键盘第二排。一小时前在小饭馆的失物盒里几乎就要一无所获时，这张身份证突然跳了出来。青原感叹自己的幸运。身份证背面的证件照里，男人露出傻里傻气的微笑，看上去和自己还几分神似，青原向他点了点头表示感谢。

第二代身份证没有远程注销机制，即使是遗落后被挂失了的废卡，卡内的身份信息也能继续使用，无论是新开SIM卡，购买火车汽车票，还是在酒店办理入住都畅通无阻。

从生日上看，男人是4月24日的金牛座，年纪比青原小了两岁。

“对不起。”青原向着这张身份证双手合十，“未经同意，擅自使用。”

“请把你的人生借我一用吧，”一种被压迫的心情在青原心中腾起，“帮助我取回自己的人生。”

男人继续乐呵呵地对着青原傻笑，看来像是同意了。青原胸口一热，仔细地收好了身份证。拆开刚到手的SIM卡和手机装到一起，立即收到了欢迎短信。握着新的电话，一种强烈的情感鼓动青原按下美月的号码，但另一种直觉又告诉他千万不要。

青原抓起鼠标，点开新闻频道。

直至刚才，平乐路交管大楼的大火终于被四处赶来的增援部队扑灭了。伤员被紧急送往了市区各大医院。中海路站附近的撞车现场还在燃烧，不过火势已经被控。视频中，密密麻麻的救护车在附近的路口待命。

太阳穴再次传来一阵跳动、伴随着难缠的抽痛，青原有过好几次通宵驾驶的经验，明白这是疲劳发出的警告。看了看表，仔细拉上背包拉链，塞进脚下的空隙，把背带缠绕在运动鞋上，之后戴上耳机，点开一部180集的热播青春偶像剧，随便点了一集全屏播放。

男女主角正在为了房子的事情争吵，手舞足蹈，正是催眠的好画面。

青原关掉音量，打开手机设置了30分钟的闹铃。

开始还担心着这样那样的状况，但——如果这30分钟也不敢睡的话，接下来还能干什么？青原往椅背上一靠，几秒之后就睡着了。

青原被拍醒时，黄头发的网管正站在身边。

“还接着看吗？”网管瞥了一眼屏幕，“要续费了。”屏幕上男女主角还在继续为了房子争吵。

“噢噢，看。”青原定了定神，掏出一张50元纸币递给网管。

已经要续费了？他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立即低头看表，大吃一惊。自己竟然一下子睡了五个小时。闹钟没响吗？青原有些不太淡定，检查着重要的物品，好在没有什么遗失。他小心翼翼地走向洗手间，避开了休息区冰冻矿泉水的诱惑，迅速回到座位。

电脑上的时间果真过去了五个小时。青原立即打开163新闻现场，这个全国著名的新闻直播节目，此刻必然也在不停跟进这个大事件。出乎意料的是，画面中并没有出现两处爆炸地点的图像，也不是医院和消防的救援情况。

镜头只是对着一片光秃秃的白色山头摇晃。嗯？青原心想，哪里又出什么事了？

“所以说——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镜头外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青原心里莫名地咯噔了一下，再次调大了音量。

“当然完全合法！”

“看！”

一张被谁举着的白纸挡住了镜头，整个画面一暗，摄像机后退了一点，这才拍清楚了纸上的红字。青原凑近屏幕观察：《民爆品安全使用证明》。

两秒钟之后，握着证明的手和它的主人一起出现在了镜头里，一种熟悉的不耐烦出现在那张熟悉的脸上。不可能！青原像被施放了冰魔法，一时无法动弹。当然能认出那个人是谁，镜头中那张脸几乎没有变化，只是看起来比过去又胖了一些。

来到新都生活之后，青原和这个人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报警？”叔父对着旁边突然伸出的两支话筒扭过头，看来远不止一组人员在采访，“当然报警了，第一时间报警，该办的流程都办了，其他你们自己去问警察。再说了，谁会想到是那小子！”

那小子——青原的心里冒出了不祥的预感。画面乱哄哄的，又一只话筒戳到叔父的嘴边。

“管理责任？”叔父若有所思，青原注意到他的眼珠向左上方一转，这也是他老习惯，青原等着他接下来的话。

“你跟我说什么管理责任？”

叔父猛地蹲在地下大哭。“我一直把他当作我的亲儿子，辛辛苦苦拉扯大。”叔父说，“如果真是那小子干的，哪把锁的钥匙没有？”

虽然已有心理准备还是怒不可遏。青原一拳捶向桌子，好在最后时分收住了劲，捶在自己的膝盖上。好几台摄影机指着地上抱头痛哭的叔父，场面一片混乱，青原不想再看见这个人，关掉了视频，转而点开图文报道。

今天中午前后，警方鉴定了交管中心爆炸现场获得的爆炸物残骸，结果发现是雷管的碎片。再进一步鉴定分析，发现该爆炸物竟然是由拥有国家资质的爆破服务公司提供的标准化产品。这一线索立即引起了警方的重视，警方大大缩小了调查范围，很快锁定了三天前曾经发生过爆炸物失窃事件的长洲市天平青山采石有限责任公司。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该公司的负责人竟然是——

青原愤怒地把滚动条往下猛地一拉，直接看见了自己的照片。这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通缉令。

A级通缉犯吴青原，男，1985年1月12日出生，长洲市沧浪区人，涉嫌策划执行恐怖袭击（对举报者奖励20万元）。

“这——”

青原绝望地盯着照片。照片中的男人也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照片中的男人看起来非常年轻，直直地望着镜头。嘴角微微翘起，看上去竟然对世界和未来没有一丁点的担心。放在通缉令里甚至显出了一分轻薄的挑衅。哈，怎么回事，竟然选出了这样一张照片。青原心情忽然松动了。虽然看见自己头上明晃晃地插起了DEATH　FLAG，青原忍不住笑出了声。

“好样的！”他对着电脑竖了一下大拇指，不知是在称赞自己还是对方。

走到前台买了矿泉水猛喝一口，冰凉的液体顺着喉管顺流而下。绝不会束手待毙！青原拿出公文包，把U盘插进电脑，又从钱包的夹层中取出美月留下的字条，展平放在面前，最后掏出笔记本。

笔记的一角无意中碰了下键盘，页面自动跳到下一条新闻，一整版都是列车追尾事故中遇难的人员名单，后面跟着证件号。青原扫过一眼，忽然露出有些疑惑的表情。那个名字——他难以置信地伸出手指触摸屏幕。但不管几次刷新页面，擦拭着屏幕，那个名字都一动不动地待在那儿。

满胀的斗志在一瞬间灰飞烟灭。青原按住自己的胸口，大口呼气，感觉自己的魂魄像眼泪一样涌出身体在空气中飞散了。从来没有真的想象过这一刻会在现实中发生。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在美月留下的字条上，模糊了上面一笔一画的蓝色字迹：雨中你的自由——

美月死了。

5

“这片树叶是什么颜色？”

“嗯——，蓝色。”

“那么这个呢？”

“橙色。”

“这个？”女孩伸出手去指着墙上黑色的挂钟。

“呃，”青原说，“现在是白色。”

“哇，”女孩不知在高兴些什么，“原来是白色呀。”

“嗯。”青原抬起左手，压了压眼角。

“啊，对不起。”女孩说，“不停地看这个会累的吧。”

“没事。”青原放下手，“就是你不来，我无聊的时候也会看着玩的。”

“嗯。”女孩点点头，把餐盒放进包里。

这是第几次了？青原心想，对于女孩的到来，已经可以自然而然地期待了吧。

被断裂的巨石砸倒之后，青原被紧急赶来的救护车送往医院。

被这么巨大的石块轰隆一声砸翻在地，周围的人都觉得没救了，有位老奶奶当场就阿弥陀佛地超度起了他。但谁也没想到湖石砸落的瞬间，青原的躯干正巧卡在石块的凹陷处，避开了重要的内脏，尽管如此，直接抵挡湖石的右臂还是被压了个粉碎。手术进行了六个小时，医生们努力把他的右手接了回去。

“感觉怎样？”

青原醒来之后，景区经理就立即代表公司前来探望了。

“好好养伤，不用担心钱。”

经理说景区给每个员工都买了意外伤害险，加上本身医保负担的部分，不用担心住院费。

“刚才已经和医院打过招呼了。”经理说，“下午就把你移到单人病房。额外的费用都由公司承担。”

“不用的。”青原说，“三人间很好。”

“没事！”经理说，“一人间更安心舒服。”

经理告诉青原，公司为了表彰他的英雄事迹特批了一笔奖金，数额还挺大，等他康复之后再去公司领取。

“谢谢大家。”青原向经理表示了感谢。

“应该的。”经理说，“就是还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你。”

“拜托我？”

青原心想，这样的自己也有值得拜托的事情？他抬头去看经理，却突然发现他的脸变成了一团脏兮兮的赭色。咦？青原眨了眨眼，经理的

肤色又恢复了正常。经理见他没说话，就继续说了下去。

“如果有记者什么的来找你，最好别接受采访。”经理说，“说什么也是在咱们南园出的事。下个月就是长洲国际旅游节了，传出去的话……”

“嗯，明白了。”青原点点头，“和谁都不提。”

“那就好，那就好。”经理高兴极了。“大家最近准备旅游节忙得很，不一定能常常来看你，你在这里多住一阵子也没事，伤彻底养好了再出院，需要什么随时给我打电话。”

经理走后隔了一天，有三位同事结伴来看了青原，带着水果和鲜花坐了半小时。有两个记者来过，都被青原拒绝了见面。除了医务人员，青原一直没再见到任何人。

单人病房在老病区D楼二层，窗下栽着一株有些年头的枫杨。枫杨挺拔的枝干整个儿覆盖了二层的窗口，长椭圆形的羽状复叶随风摇曳，变幻着深浅不一的绿色。

——枫杨的叶片是紫蓝色的。

从手术中醒来之后，青原发现自己又突然能够看见颜色了。那不是通常人类视觉中共通的颜色，而是另一处世界某个光谱体系中的颜色。

枫杨是紫蓝色，手机是土灰色，上午点滴的药物是青色，下午的是浅紫色，体温计是黑色，注射器是红色，圆珠笔是钛灰色，护士A是绿色，护士C是桃红色，医生是带着翠绿的藏青色。

青原感觉十分怀念，能看见这么多颜色还是自己很小的时候的事情，在爷爷去世之后这种“特异功能”就不知不觉地消失了。然而和小时候放眼望去的五光十色不同，此时看一看每种事物的颜色都要花上许多

时间，也完全看不清那团色彩的形状了。

但即便如此，青原还是乐此不疲地凝视着世界。

为什么手术后会突然恢复了这种视力？青原有些疑惑。然而他很快又想了起来。在南园东庭的那个刹那，这种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或者说正是因为视力恢复了，自己才会立即跑上去。

当时的自己——看到了什么？

青原不愿再想那个画面，然而却又无法克制地想起了女孩。过去了这些日子，虽然那个身影还和最初一样清晰，但也变得更加扁平，女孩那种特有的脱离了现实的质感被时间浓缩提纯，让青原对她的存在不由得产生了疑虑。

那一天，我真的用这只手碰到了她吗？

除了疼痛，石膏板中的右手什么也无法回答。如果不是女孩坐在那儿？我还会不会去扶断裂的湖石？

青原无法回答，心中涌起一阵空落落的悲伤。

青原把头扭向窗外，在摇摆的紫蓝色绿荫之外，是夏云耸立的日常。

在入院的第十三天，女孩突然出现在了青原的病房门前。

“啊！”青原心想，是你。

女孩点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有些拘谨地关上门走了进来，坐在床左边的折叠椅上。

女孩穿着白色衬衫，深蓝色裙子，坐下来时裙子正好盖住膝盖。

谁也没有先开口。两人恐怕都缺乏探病和被探病的经验，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样寒暄，但青原觉得这样反而更好。

空气中流淌了一种温柔的沉默。

青原叹了口气。望着女孩，一种微痛在他心中舒展开来，一些自己也不明白的黑色毛团浮上了水面，默默散开，一个个地消失了。

青原呆呆地望着女孩，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女孩在哭。开始是小声的啜泣，渐渐哭得越来越厉害，坐在床边的女孩把脸埋进青原的身体哭个不停。青原一时有些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儿，他略显自然地把手掌放在了女孩颤抖的肩膀上。女孩细小得仿佛还是孩子的肩膀在青原的掌中颤抖，青原把手轻轻地搭在上面，感觉女孩也好，自己也好，整个世界都在这种颤抖中变得透明了。

仿佛什么都不用再说，在一切与一切之间生成了无数的桥，枫杨与夏云，点滴与衬衣，自己和女孩，躯干与灵魂，世界与世界，没有任何两件事物不能彼此理解。

青原眺望着比遥远更远的某处，全身传来了美好的无力感。在女孩的哭泣中，青原睡着了。

是梦吧？青原在梦中这样想。

但醒来的时候女孩好好地坐在身边，高兴地看着他，一点看不出哭过的样子。

“啊，你醒啦。”女孩说，“快来吃香瓜吧。”打开方形的保鲜盒，一股清甜的凉意扑上脸颊，盒子里面整齐地排列着切成瓶盖大小的香瓜，看起来就让人清爽。

“谢谢。”辽阔的梦境让他有些口渴，青原拿起塑料牙签，插了一片香瓜放进口中。

“好吃！”青原立即说。

听他这样说，一直看着他的女孩露出了安心的表情。

“之前……没能来。”女孩说，“以后每个星期都会来看你。”

“不用那么麻烦。”青原轻声说。

担心真实的想法浮出脸颊，青原低下头又戳了一块香瓜。

女孩的声音带着笑意又说了一次，“会常来的。”

因为中间睡了一觉，所以吃完香瓜就差不多到了告别的时间。青原发现自己都不知道女孩的名字。

“你叫青原，我知道的。”女孩说，“那天——你们同事就告诉了我。”

“我叫美月。”女孩说。

第二周美月又来了，这次带了枇杷。

青原这次没睡觉，两人聊了许多。

美月的工作是翻译，大学里学的就是外语，毕业之后顺利进入了一家制药公司，一直工作到了现在。

“厉害。”青原由衷感叹。

“哪有，”美月说，“其实我们的工作差不多呀。”

“啊？”

“讲解和翻译。”美月想了一下说：“都是把别人不能理解的东西转换出来。”

这样一想还有点接近，青原差点就高兴了。

“不对！”他忽然说。

“哪里不对？”美月笑着问她。

“我就是个复读机好么。”

“嘻嘻。”美月捂着嘴笑，“我也是一种背书嘛。”

“你耍我！”

青原一下从床上欠起身子，不小心动到了右臂，疼得龇牙咧嘴。

“怎么了？”美月紧张得靠过来，一下下抚着他的肩膀，“要叫医生吗？”

“别。”

刚才一下子已经疼得冒出了汗，青原喝了两口水才缓了过来吁了口气，“哎。”

“叫你乱动！”

两人一时忘记了刚才的话题。

“其实，我想要去扶那块石头不全是为了救你。”青原突然说，“如果你不在那儿，说不定我也会跑过去扶它。”

“啊？”美月问，“那是为什么？”

“原来我以为会继承爷爷的工作。”青原说，“我们家一直都是专门搭这些石头的。”

“厉害！那家里还有祖传的假山图纸什么的？”美月说。

“哇！”青原吓了一跳，“连这个都知道？”

“嘻嘻，以前在博物馆里见过就记住了。”美月说，“是一卷一卷的吧？”

“对！”青原由衷地赞叹，“厉害啊。”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假山到底是怎么立起来的呢？”美月问，“高的要五六米吧！”

“嗯！这个可好玩了！”青原忽然又皱起了眉头，“你是说现在还是以前？”

“当然是以前。”美月说。

“噢噢，其实有点神奇的……”

青原抬起唯一能动的左手，一边说，一边比划，记忆中的形象纷纷鲜明起来。

庭园、巨石、臂膀、粗绳、香炉、青烟、祷歌、工匠、大师傅、爷爷，还有那个摇摇摆摆一无所知的自己。从这里眺望过去，那家伙是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地被大家环绕着啊。说到有趣的地方，连他自己都笑了。

“然后这时候就要唱一首歌——”青原试着哼起记忆中的祷歌，熟悉

的旋律依稀还在脑子里盘旋。

“嘿哦——”第一句是什么来着？

“嘿哦——”唉？到底是什么？

“呃，”青原抓着脑袋说，“哈哈，我只记得这一句了。”

“一句也唱唱看呢！”美月闪着星星眼说。

“不是唱了吗？”

“啊？”

青原抓着脑袋：“我说，我就记得这个开始时候的‘嘿哦——’了。”

美月露出“天呐”的表情看他，像是在说真糟蹋文化遗产。

“哈哈，哈哈。”青原说，“最后一句，最后一句还记得。”

“不会是‘噢嘿！’什么的吧？”美月瞪了他一眼。

看着美月嗔怪的表情，青原忽然发现自己似乎还记得不止一句，青原清清嗓子，大声唱了起来：“人皆有所好，物各求其偶。举头问灵石，能伴人间否……”

古朴的曲调回荡在现代化的病房中。美月屏息凝神地看着他。最后一句青原像过去一样重复了三次。唱到这儿，他感觉房间里有一座透明的巨石也随着歌声稳稳地竖立了起来。

青原不知道自己是与什么许下的无形的约定。

唱完祷歌的好一段时间里，两人谁都没有说话。

青原仿佛能够看见三根线香的青烟正穿过天花板笔直升上晴空。

“真好听……”

美月叹了口气，心头浮起了一股奇妙的忧愁。

“嗯。”

青原笑着说，“不过，看来这块石头没把我当朋友，我好意去扶它，竟然把我砸得这样！”

“还说！”美月捂住青原的嘴，“已经谢天谢地了！”

“当时我……看到那个石头倒下来砸在你身上……”美月说，“当时我——”美月说着立刻又像要哭。

喂喂，青原心想小女生就是这样，“唉，没事了。都过去了。”

美月不说话，憋着眼泪抱着青原的肩膀。抱着颤抖的美月，青原心想，石头或许是作为自己的朋友才砸下来的吧。

总是这样难过可不行，青原拍着美月的背，拍了两分钟终于想出了一个安慰她的办法。

“别难过了，”青原说，“我们再来玩看颜色的游戏吧。”

“今天玩个你从来没玩过的。”青原说，“你去护士台找找有没有回形针。”

“嗯，”美月擦擦眼睛，高兴地跑了出去，很快捧着一把回形针回来。

“嘿，拿了那么多，其实一根就够了。”

“拿都拿来了。然后呢？”美月问。

“嗯——你在心里一边想着一种颜色，一边把回形针折出形状。折的过程中不要变。”青原说，“然后我根据你折的形状来猜你心里想的颜色是什么。”

“这样也行？”美月惊叹，“这不就是魔术了吗？”

“算是吧。小时候和爷爷玩过，”青原有些不好意思，“现在不知道行不行了，反正闲着也没事，就试试看吧。”

“嗯。”美月拿了四根回形针放在青原的床边，正要低下头折，又抓在手里转过身背向他，“不许偷看！”

“啊？好吧。”

青原想，这又不是猜字游戏有什么好偷看的。

美月趴在窗台上折回形针。青色的光线穿过夏云又穿过了美月薄薄的白衬衫，在晴空中勾勒出了她细致的身体——简直连内衣都要穿透了。呃，这可不是我要偷看的。青原的脸一下子全红了，但却无法移开眼睛。美月完全没有发现，只是低头专心地折着回形针。

一种难舍的情怀，顺着美月身体的曲线轻盈地滑向青原的心头。

四枚回形针像是一眨眼就全部折好了，美月把折好的回形针依次排列在青原的膝盖上。青原发现她的脸也有些潮红。不会是发现了吧？难道是故意？青原红着脸出神地想。

“喂，快给我看都是什么颜色的。”美月大声命令他，“快看。”

“噢噢。”

青原低下头，回形针被折成了四个小小的数字。

“8是蓝色的，0是绿色的，2是紫色的，3是红色的。”青原说，“对吗？”

“嗯嗯，对！”美月红着脸看着他。

青原感觉她的样子有些古怪，是自己没猜出来，“真的对了吗？”

“对了嘛！”

青原想大概是看错了？他再一次看去。

“8是蓝——”

美月一把抄起了回形针。

“哎！你的手快好了没有？下次我们溜出去玩吧！”

断骨的恢复速度比预想中的要快，医生说到底年轻，说不定一点后遗症都不会留下。青原自己也感觉状态不错，此时如果不刻意体会，挂在胸前的右肢已经几乎没有痛感了。

可以自己换T恤衫的时候，美月怂恿青原一起逃出医院去玩。

青原也蠢蠢欲动，被关在这里已经一个月了，再怎么说也不该浪费夏天。两人在中午查房之后就跑出医院，像暑假班逃课的中学生一直玩到了天黑。回程的路上两人都有些疲倦，在一家传统餐馆吃完了晚餐，沿着一条铺着碎石子的小路慢慢走，小路的尽头就是医院的后门。

美月像是搀扶着青原，但渐渐成了倚靠。青原的脸上有点儿烫，心想，我才是病人好吗？

一串白色的路灯浮在空中，映衬着宝蓝色的夜空。小路宽约三米，左手边是私人住宅的院墙，右手是一条潺潺的小河。河宽不到十米，肆意的荷叶却几乎占满了河面，一根根踮着脚立着。河对面是某个名园开放式的水廊，高耸的巨柏从水廊后方伸出，在宝蓝色的夜空投下黑黢黢的阴影。

“休息会儿吗？”

“嗯。”

两人在水边的石凳上坐下。青原忽然注意到，从刚才开始，美月一直没有松开过他的胳膊。

“那天要是你不在会怎样？”美月抬起脑袋突然这样问青原。

“这……”青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说不定我就——”

青原轻轻用手指按住了她的嘴唇。美月仰起了脖子。青原不敢看她的眼睛，转过去望着河对面园中的树影。美月柔软的身体压在自己胳膊上，某种未知的什么也在他心中压迫。

“都是命运。”青原因此这样说。

“命运呀。”美月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了一下，“命运还不错。”

“嗯。”

“月色真美啊。”美月有些突兀地说。

青原随她一起仰起头，两人同眺着那枚银梭似的新月。

自己毕业之后没有成为采石工，而是在南园做起了讲解员，这才意外地救下了前来旅游的美月。此时此刻，两人坐在风清月凉的水边，这一切恐怕都是命运的安排。青原瞄着美月，很仔细地看她，此刻却有点儿无法看清她的颜色。

手臂渐渐恢复，那种奇妙的视力也一点点地消退了。

许久之后，美月轻叹一声低下了头。

“下个月我——”

青原明白，从下个月开始，美月就不能常来了。

“嗯，没事。”青原打断她。

“新都是个大城市呐。”青原说，“到了总部可要好好干。”虽然这样说着，但其实他对“大城市”也好，“总部”也好，就连什么叫“好好干”都没有一点概念。青原痛恨说起了客套话的自己。

“嗯。”美月说，“你放心吧。”

从美月现在生活的平江市坐火车到长洲只要15分钟，然而等她调去新都的总部之后，再坐火车过来就远了很多，加上生活的变化，恐怕两人就此——青原心想，为了进入一段新生活，都得抛下些什么吧。

“嗯。”青原说，“你放心吧，要不了多久我也就能出院了。”到时候，青原心想，你就更没有过来找我的理由了。

水面升起的凉风反复摇摆着两人，美月滚烫的身体紧紧地贴着青原，胸部压着他的胳膊，有一瞬间让青原感觉到了厌烦。

“喂——”青原想质问她，这算什么，我们呢？我们又算怎样？

但脱口而出的却是：“买了几点的票？”

“啊，我看看。”美月松开青原，匆匆掏出车票，“是9点。”

快来一阵风把票吹走，青原这样盼望，但却什么也没有发生。

“时间不早了，万一路上塞车。”青原看了一下表，“不要送我回医院了，我也不送你去公交站了。就在这里吧。”

“嗯，会再来看你的。”

“路上小心。”

“嗯，那我走了。”美月说着招了招手转过身。

“好的。”

美月的转身过于爽朗，让青原一时愣在了当下。尽管并没有真的期待着今夜，但心却空落落地坠了下去，青原感觉周围一下子变暗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望向美月的背影。直到消失，美月一次也没有回头。

在那之后的一个星期，美月没有出现。

青原好几次拿起手机想要给她发消息，但已经说完了全部的祝福，还能再说些什么？青原放下了手机。

上午的时候，青原换好了石膏，医生告诉他没有多久就能出院了。

那天从大清早就下起了雨，梅雨季节就要到了。青原站在门廊前，看着被雨打得疏疏落落的绣球花。一丛牡荆无精打采地趴在旁边，浅粉色的小花落在了刚刚形成的小水潭里。

青原默默地看了好一会儿，在胳膊泛疼时回到了病房。

午后小睡时，青原梦见了爷爷。光线像是清晨又像傍晚，朦胧的雾气笼罩着天地。自己站在一片宽阔的河滩上，那不是园林间的小河，而是一条宽阔无垠的大河。河面上漂浮着浓重的雾气，一眼望去烟波浩渺，仿佛是海，但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自己身上什么也没穿，却也不觉得凉。他向这河边眺望，远远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阿爹！青原大喊，但并没有传出声音。

爷爷站在比他更近的水边，同样赤裸着身子。爷爷似乎一早就在那儿等他了，笔直地站在原地，表情显得有些严肃。

这——是在对自己生气？

青原刚这样一想，雾气中又走出了一个淡淡的人影，那个人笑呵呵地走到了爷爷的身边。

师傅！青原抬手揉了揉眼睛。大师傅站在爷爷身边，两人一个严肃，一个温和，都静静地望着他。

三人都赤条条的，青原心想过会儿是要洗澡？

恍惚之间，青原忽然感觉自己的右手中握着什么。从柔软的触感判断，那是一只女人的手。青原没法低头去看，但他立即明白——那是美月的手。

美月，穿衣服了吗？青原心中一阵慌乱。爷爷瞪着眼睛看他，让青原无地自容。爷爷举起手，用食指点着青原。大师傅摇了摇头，笑着把爷爷的手臂按了下去。

爷爷叹了口气，表情由责怪转为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呐，我好着

呢，青原急切地说，手也接好了，马上就能出院了。

大师傅对青原点了点头，爷爷叹了口气摇摇头。三人又这样大眼瞪小眼地看了好一阵子。

随后，大师傅笑着向青原摆摆手，爷爷则再次摇头，发出无声的叹息，就被大师傅拉着转过身，沿着大河走远，消失在了雾气里。

青原松了口气，身体这时可以动了。他立即转过身，美月就扑进了怀里。两人都没穿衣服，美月的皮肤白得透明，只有嘴唇是热的。她踮起脚，把嘴唇贴在青原的嘴唇上。两人紧紧地贴在一起，像是要抵御并不存在的寒冷。

美月的手指在他背上拨动。

“喂——”

青原刚要开口，美月的舌头就趁机滑进了他的口中。

青原被吓醒了。

“你——”

醒来时，美月正坐在左手边的折叠椅上。

“你亲我了？”青原蒙蒙眬眬地说。

“梦里……我怎么亲你的？”美月轻声问，“这样的吗？”

她凑过脸轻轻含住青原的下唇吮吸。

那天晚上，两人一起在附近吃了丰盛的晚餐，庆祝美月开始了新都的生活。美月先说了一通新都生活的趣事，搬家、入职，一会儿话题就

重新回到了青原身上。

“没多久就要拆石膏了吧？”美月说，“唉，总算是好了。”

“嗯。”青原点点头。

“等我都安定下来，你随时都能来看我。”

美月把一张纸条递给青原，“这是我的地址。”

淡蓝色的钢笔字秀丽颀长，青原忍不住赞叹，“好字。”

“小时候练过一下。”美月说，“快吃，你多吃点。”

那天晚上因为要赶7点多的火车，所以吃完饭后美月就要走了。两人像是情侣似的亲吻告别。美月流下了眼泪：

“等你来！”

“嗯！”青原用双手把美月抱在怀里，“一定去，很快就去看你。”

美月离开后的第四天，青原办理了出院手续。出院当天的下午，青原回到了南园。但经理告诉他已经被上头辞退了，理由是“故意破坏文物”。

“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园林局压了下来，大家开了好几次会……”

经理说了一通道理，让茫然无措的青原终于理解了是怎么回事。青原在傍晚打了电话给美月，开始是关机，之后就再也无法接通了。

暑尽秋来，拆了石膏，抽了钢钉，疤痕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显眼，在穿上了第一件毛衣时，青原觉得自己终于把美月从心中抹去了。

6

“在查我的身份证之前要先出示你的证件！连最基本的程序正义都不懂吗？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警察！”青原大声说着，附近的人都围了上来。

“喂，你——！”二人组里年轻一些的警察有些沉不住气。

“没说不给你看证件啊。”中年警察从衬衣口袋掏出警官证在青原面前晃了一下。

“这就对了。”青原慢慢从钱包里掏出身份证，“我会配合你们工作的。”

年轻警察立刻接过去，按在手持的扫码仪器上。青原紧紧盯着他的动作。扫完之后，他有些不服气地把身份证递还给青原，“行了。”青原伸出手，身份证却被中年警察拿过去了。

“你是复日大学的？”中年警察问。

“啊？你怎么知道？”青原说。

“嘿。”年轻警察笑了一下。

青原大喊糟糕，身份证应该没问题，但他并不知道在警察手中扫出了些什么履历。

“不错呐。”中年警察问。“什么系的？”

青原迅速地回想着那张脸。

“土木工程。”青原说。

中年警察不答话，看看身份证，又盯着青原。青原提醒自己沉住气。

“报一下你的身份证号。”中年警察说。

“320502……”青原报全了号码。

“行，谢谢配合。”

中年警察把身份证还给了他。

“辛苦你们了。”青原说着，不紧不慢地把身份证放回钱包。

“别看了，别看了。”年轻警察不耐烦地挥着双手，人群渐渐散去。

青原走到横道线前。正巧绿灯，夹在人群中往马路对面走，他始终没有回头，感觉中年警察的视线一直落在他的背上。

在电脑前看见美月死亡消息的那一刻，青原的全身立即被悲痛彻底占据了。

与此同时，一种狂怒在心中腾起。他咣当一下站起身，椅子在身后翻倒，反复提醒自己要克制，但还是无法自持地想要砸烂屏幕。把所有东西往背包里一塞，青原提起包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网吧。

这个世界！多么荒诞！

橘红色的天空下，青原向着眼前的一切叫喊，红领巾在洗浴中心前列队，中年男人在绿化带里小便，人头气球悬在路灯下晃动；16个红灯

同时亮起，玫瑰蹿出下水道绽放，保险女在街头拉客，电火风水狠命相撞！

这个世界！这个世界！

青原一边跑一边呼唤雷霆，恨不得把气球劈开。

经过天桥就到了繁华的平安寺地界。正值晚高峰，路面上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下班的人群，拖着步子的中年男、刚“出笼”的女白领，青原逆向冲入人群，只是拨开众人往前走去。电车导线随意地把天空分割成几十片，菱形的晚云映照着平安寺的金顶，不知哪里的电子钟响了，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美月！出来！

青原想要向着橘红色的天空大喊——出来！

混蛋！出来！

穿过十字路口之后，跌跌撞撞的青原被警察挡住了。

摆脱了警察之后，青原坐到了平安公园的长椅上，宽阔的草地在霓虹下呈现出一片红绿色的光泽。

落羽杉、米兰、菖蒲……青原默数着视线之中植物的名字，反复命令自己安静。蒲公英、女贞、悬铃木……就这样过了好一阵子右手才不再颤抖。从打包袋里拿出刚买下的冰咖啡，打开盒盖喝了一大口。冰块与杯壁、冰块之间碰撞着发出“波咯波咯”的声音，青原有意摇晃咖啡杯，听着这种特别的响声，终于把情绪调整到了日常的状态。

刚才遇见警察时瞬间爆发出的智力与冷静让他自己都很惊讶，甚至连那种怒意的宣泄也像是在配合表演的需要。青原低头啜饮着咖啡，思

考着自己接下来的行动。

绿色咖啡杯的杯盖打开着，浮在表面的冰块上流淌着瑰丽的晚霞。太漂亮了，就算是CG都不能做得这么完美。像是电子游戏，青原心想，如果刚才任意一个选项出错，现在恐怕已经完蛋了吧，不管是怎样的游戏，落到了警察手中都是GAME OVER。然而自己却摆脱了巡查，打通了这一关。

我能行——归根到底这也是由规律和程序组成的世界。自己刚才怒气冲冲地离开网吧，也是因为电脑无法读解美月的U盘吧。本来想一丢了之，但现在回想起来，既然是美月的私人物品，应该被格式化成了Mac专属的格式。

青原凝视着咖啡杯中的冰块，感觉这块浮冰就是自己。

那表面火焰般热烈的部分是环境的反射，或许在连自己也未曾看见的地方，自己具备着某种坚硬而冰冷的实体。

——在这种坚硬融化之前，我要找到她。

青原就是确定美月依然活着，那不是什么悲伤男人的执念，而是某种确凿又难以说明的证据。这家伙可比我都强，不可能这样就死了。如果自己可以用捡来的身份证进入他人的人生，那美月也可以简单地用丢弃身份证来丢弃自己。

青原仿佛能看见美月踏上地铁，轻松地把身份证丢进他人衣袋时的表情。美月，你真的与这次爆炸有关吗？好几百人死去了。是什么让你必须一言不发地离开？

青原从草坪前站起身，月亮已经浮在了大厦之间。一口喝干咖啡，把小块的冰粒直接吞进喉咙。你觉得我找不到你？！

走进Apple Store，青原直接来到二层的电脑专区。大部分客户都围在iPhone专区，或是试戴新一代的Apple Watch，Mac专区只有寥寥几人。青原用余光观察了一下天花板摄像头的位置，走到一台电脑前，用后背挡住了屏幕。

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青原把U盘插入了一台Air笔记本。读出来了！他立即把全部文件复制到了桌面一个文件夹中。速度比想象中快得多，一方面因为都是USB4.0端口，一方面因为文件不大，青原弹出U盘放回口袋，开始检索文件。大部分是工作文件。公司会议、新疫苗报告，按日期排列着，最早的一份是三个月之前。青原挑选了几个打开查看，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虽然尺寸不大，但数量很多，青原心想或许这还不是全部。每周都有这么多文件要处理，他发现自己第一次认真体会到美月工作的辛苦。虽然之前偶尔也会嚷嚷着“辛苦了，辛苦了”替她捏背，也只是为了性爱的前戏。青原心里有些难受。

文件夹里散落着几个图片文件。

青原点开一张，站在中间的美月头戴公司吉祥物“大眼睛”的帽子，旁边站着两个胶囊形状的充气人偶，像是某个品牌活动上的团队合影。照片上的美月笑得阳光灿烂，青原不由自主地放大图片，但那只是简报用的小图，放大之后美月的脸立即变成了只有马赛克的色块，什么都看不清了。

一个工作人员从桌子对面经过，转过头对青原投以微笑，青原也回报微笑。

想什么呢！青原关掉图片迅速向下翻去。一个灰色压缩文件在眼前一闪而过，青原心里咯噔了，翻回上一页，文件名是NK.zip。

青原在一瞬间加快了心跳——为什么一开始没有想到这个？心中已经准备好了几串字符，但却意外地没有被要求密码。文件解压成功之后是一个叫做“Niki”的文件夹。把文件夹中的文档全部上传到自己的网盘，青原在工作人员走过来时清空痕迹，微笑一下离开电脑。

中心城区网吧卡座的价格是刚才的两倍，但是相应服务也提升了不少。为了鼓舞接下来的战斗，青原又要了一杯浓缩咖啡。他已经付了到明天早晨的费用，所以谁也不会来干扰他的调查。

“Niki”文件夹里都是美月翻译的短篇小说，数了一下，一共有13篇。直觉告诉青原这或许是正确的线头。

美月那个卷发的女同事说得对，公司的事情再怎么变化——哪怕这家世界级的医药公司明天倒闭，美月也可以很快找到另一个不亚于此的平台。

“Niki”是美月的笔名。她真正在乎的事情说不定是这个。

第一次在搜索引擎里寻找另一个美月，情绪无法自控地摇摆，反复输错。他提醒自己不要激动，重新输入正确的拼法。

搜索引擎反馈的第一个链接是一个韩国动画片里的企鹅角色。第二个则是一个叫“DOBN”的网站，点进去是一个以“全部成为Niki”命名的小组。这是一个以美月为中心的外国文学翻译爱好者小组。美月曾经给青原看过这个小组，当时只有三百多成员，现在的成员数竟然增加到了两千。虽然美月早已不是专职翻译了，但翻译这件事却保留了下来。她把自己翻译的外国小说贴在小组里，这会儿竟然聚集了那么多人。

“这家伙，难道是隐姓埋名去当职业作家了？”

青原一条一条地看着讨论帖。

“Niki”本人有一阵子没有在这个小组里出现了，上一次发帖还是四个月前，内容是她翻译的一则短篇小说。

她好像十分喜欢这个叫做雷卡的美国作家，很久之前就翻译过他的短篇发在博客，青原看过几篇，说的都是美国南部山区荒野中的冷酷故事。青原无法评价美月的翻译水平，只记得曾经有一家大型出版社邀请她翻译雷卡的新书，美月为此忙碌了好一阵子。回想起来书名似乎是《好梦难留》，但最后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并没能成功签约。

青原猜测美月一定深受打击，本想好好安慰她，连意大利餐厅的位子都定好了，但美月却没有一点儿伤心的样子，青原于是什么也没再提。一个星期之后，美月又开始翻译起小说，回想起来，“全部成为Niki”小组就是那时候建立的，组员从美月一个人渐渐变成了十——一百——一千。

人数突破一千时，DOBN网推荐了这个小组，像是中学生编辑写的推荐语挂在小组简介上：翻译是两个世界的桥梁。

文件夹中一共有13篇原稿。青原在小组搜索中输入标题，将文件夹中的文稿与小组中的一一比对。有12篇都找到了对应的帖子。青原兴奋起来，想着说不定能从每篇中找出一两个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之处最后会组成线索，但他很快放弃了这个过时的念头。

文稿内容和发表在小组中的内容一字不差，应该就是复制粘贴上去的。

唯一没有对应帖子的一篇文稿的文件名是“此处无人”，青原抱着希望打开文件，内标题是“试译片段”。

“嗯？这是美月参加那次翻译大赛的初赛稿？”

青原认为发现了搜索的新方向，然而在接下来的半小时中一无所

获。翻译大赛选出的冠军是一个四十多岁、久负盛名的男翻译家。优秀奖作者四人，依次跟踪了他们的情报，都和美月或者Niki没有任何关系。

青原把手指插进头发，不可能，所有的直觉都通向这里。

“不可能！”

“混蛋。”

青原对于消失的美月生出了一种强烈的怨恨。他走进洗手间，用冷水洗了脸，冲掉了这种情绪后再次回到电脑前。他再次点开“全部成为Niki”小组，点击刷新。一个未曾想到的帖子跳了出来。

“听说Niki老师在列车爆炸里出事了？有谁知道详细的情况？”署名是玲玲。

青原点开帖子，底下挂着几条回复，祈福、质疑，都毫无价值。青原很想知道为什么玲玲会发这条消息。他犹豫了两分钟，点击了“发送私信”。

去和玲玲见面前，青原反复提醒自己这十有八九是个陷阱。不该有网友知道Niki的真名。

但玲玲在私信中给出的解释也让人难以质疑：一个出版界的朋友正在和Niki老师谈一本新书的翻译，已经到了快要签约的时候，今天突然看见了死难者的名单，知道玲玲是书迷就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

“或许是同名同姓。”那个朋友说。

青原没有在电话中透露任何消息，只说自己也是Niki的朋友，有一些信息想和她交换。时间已经不早了，两人约在网吧附近一家24小时营

业的美式快餐店。青原远远看到应该是玲玲的女孩走进了快餐店。快餐店只有一个出入口，或许后方有员工通道，但从这里看不见。

混蛋。

青原一时难以抉择。他握紧拳头，深呼吸了一口，低下头看到自己前臂内侧骇人的疤痕，忽然生成了一种释然。陷阱又怎样？是埋伏又怎样？如果遇见了敌人，那就说明路走对了。不管前方有什么在等待，只要走的方向正确，就算会经历痛苦，也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

青原最后一次仔细观察女孩。玲玲端着一杯像是柠檬茶的饮料，正慢慢走向靠窗的卡座。

身高在一米六上下，穿着黑色短靴，深紫色的连衣裙很短，膝盖整个儿地露在外面。她的脖子上扎着一根黑色丝带，眼睛和胸都很大，五官过分精致了，简直可以作为整容范本。

这——暗黑系萝莉风？青原压了一下棒球帽，跨过马路走进餐厅。

“我叫玲玲。”女孩自称在一家平面设计公司工作。

“叫我阿原好了。”青原说，“有什么情况？Niki——老师真的出事了？”第一次这样叫美月感觉有些奇怪。

“你知道老师的真名吗？”女孩问。

青原点点头：“知道。”

女孩从包里掏出iPad，打开遇难者名单：“看。”

再次看见这张名单，青原认为自己已经可以承受了，但眼泪却差点又砸在iPad上。青原把iPad推了回去，设法去擦眼泪。

“我一直没能打通她的电话。”青原说。

“你是，Niki老师的……”女孩考虑着措辞，“恋人吗？”

恋人啊，青原心想，好称呼，是啊，是恋人。青原点点头。

“委托相关工作的朋友查了，身份证号和名字都是Niki老师的。”女孩说，“但总感觉不对。”

“嗯，我也这样觉得。”青原不是附和。

“现场还没有开始比对DNA，初发布的遇难者名单是根据遗留品整理的，也就是驾照、护照、学生证、身份证什么的。”女孩说，“所以——”

“嗯。”青原屏住呼吸，感觉下一句话就是关键。

女孩就在这时沉默下来。青原感受着周围的空气，仿佛身处山间雪夜的小木屋中，那是有未知的什么正要破门而入的紧迫感。

女孩忽然问，“你知道Niki老师会几种语言？”

“呃，”青原回想了一下字典的数量，“三四种吧。”

“差远了，”女孩摇头，“至少七种。”

“啊？”

“Niki曾经翻译过七个语种的小说。其中英、日、法是现在还在使用的，在博客和小组里也发过这三个语种的翻译小说。但如果加上学生时期使用过的另外四种，她至少熟练地掌握了七种外语。”

“是吗？！”青原目瞪口呆。

“连这个都不知道？”女孩一点都不掩盖自己的失望。

“这——”青原觉得确实不应该。

“呵呵，看来你这里也不可能有什么我想要知道的了。”女孩站起身，“晚安，男朋友先生。”

青原直觉女孩一定知道些什么重要的东西。

“喂，慢着。”青原拉住她，“我知道她还活着！”

“那她在哪儿？”女孩说，“你能找到她吗？别跟我说是直觉。”

“我真的就是知道啊！”青原急切地说。

“呵。”女孩已经转过了肩膀，“拜拜。”

“等等，”青原跨上一步，“iPad给我。”

“怎么？”

“给你看证据。”青原说，“一分钟。”

“OK，”女孩解锁了iPad递给他，“一分钟。”

屏幕还停留在遇难者名单的页面上。青原飞快地把页面拉到最下方，另一个相关的链接果然就排在那里。青原把iPad递回去。

“这个？”女孩凑近去看屏幕，“怎么了？”

“你看我帅吗？”青原摘下了棒球帽。

7

“唉，”青原说，“我孩子都快两岁了。”

“哎哟，看不出来。”女乘客说，“你别多想，我就是想再跟你聊聊。”

“嗯，明白。”青原说。

“今天陪了我一天很开心。”女乘客说，“你真的要回去了吗？”

“嗯。”

“那——”女乘客说，“明天送我去机场？”

“好的。”

女乘客低下头，从手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青原。

“一点点心意。”

“太多了。”青原没有去接。

“别客气。”

女乘客把信封留在了后座上。

“明天见。”

女乘客向酒店大堂走去，途中向青原摆了摆手。青原也露出模式化

的笑容摆了摆手，发动汽车，开出了路面。

秋天的尽头，青原由前同事介绍进了一家旅游公司开车，这大概是他唯一好用的技能了。叔父为了让青原给采石场送货，早早地让他考了一张B2驾照。

因为青原年纪轻、形象好、驾驶技术过硬，所以开了一个多月就被公司安排接待贵宾，常常可以领到不菲的小费。驾驶员的工作并没有让他感觉不习惯，和之前的讲解几乎没有区别，固定的台词、固定的路线，无非一个站着一个坐着。

美月来过，美月走了。青原感觉生活也和之前完全没有变化。除了一点：他不知不觉地开始吸引起了女人。公司的内勤、房东的女儿、景点的女接待、便利店售货员、女乘客。

青原和其中几个睡了。

女人都喜欢坚硬的男人，那么坚硬这种东西本身又从何来呢？偶尔在做爱的中途他会这样出神。或许是和其他坚硬的东西碰撞得来的，青原回想起在采石场工作的日子。

右臂与巨石相撞，留下了骇人的伤疤，但最终却得以痊愈，然而巨石却变成了碎片，变成了垃圾。这么说，青原伸出右手握住女人的乳房，在这次碰撞中活下来了的变坚硬了的是我？

女人发出愉悦的尖叫，扭动着躯干，青原把手移上去，掐住女人柔软的脖子。

挫折感是废物，挫折本身却似乎很有意义。

女人合拢双手握住青原掐住她脖子的手臂，上下抚摸着他的伤疤。

右臂和体内同时传来一阵酥麻。

抚摸疤痕本身并没有快感，疤面像是一片塑料贴纸，碰触时简直感觉自己成了机器人。然而一旦吮吸抚摸疤面与肌肤的融合处，那种麻痒而微痛的快感却让人涣散了精神。

女人靠近我，是因为看到了伤痕吗？

“是石头砸的。”青原常常需要回答女人这个问题。

一旦女人问出这个问题，就立刻明白女人是在发出邀请。

“很痛吧，肯定痛死了吧？”

“很痛。”

想到美月，心中还是一阵悲凉。

青原清晰地看见在那里也横着一条骇人的伤口。在和美月的碰撞中——我活下来了吗？或许这场事故还没有过去，那伤口不是仍在继续流血吗？谁也没能把她留下的伤口缝上。眼前的女人们像是止血贴，又像是棉纱，然而任哪一个也没有修复伤口的可能。

青原想，或许是我自己不希望它愈合。他闭起眼睛，反复回味美月的一切，在身下女人与之近似又有天壤之别的质感中，血液像破裂的消防栓似的喷出伤口，在如同自戕的痛苦中，青原呻吟着高潮。

冬天的时候，青原不再和路遇的女人上床。

如果再这样耽溺于美月的幻影，自己毫无疑问会死，那不是什么精神性的比喻而是物理上的终点。

我要活下去。青原以每天一针的速度自我缝合着美月留下的伤口。

十针，一百针，一千针。青原想，我要活下去。

青原缝上了它。

“啊，谢谢！把我送到这里。”女人感谢的样子好像青原是在做义务劳动一样。

长洲并没有机场，最近的新桥机场在新都西郊，恰好在长洲与新都市区之间。推着女乘客的行李送到安检口之后，青原穿过宽敞的大厅往回走。

“青原？”似乎有谁在叫他。

青原没有停下脚步，只是不由得笑了一下自己，他继续往出口处走。

“青原——！”

这回他听清了，呆立着向着声音的方向转过头。从值机的队伍中跑出一个女人，笔直地向自己跑来。青原扭过头。看清对方的脸时，他凭空摇晃了一下。不可能。青原告诉自己一定要冷静，他伸出手摆出像是要握手的姿势，但女人却毫不犹豫地扑进了他的怀里。

碰撞的瞬间，心中以为已经全部封印的痛楚在一瞬间全部释放，像是白色的群鸟“哗啦啦”地飞向了天空。

——我是多么努力地想要告别你啊。

青原狠狠地抱住她，低下头把眼泪埋进美月的头发。美月的头发里飘来了薄荷的清香，混着他熟悉的味道。美月也把他死死地抱在怀里，发出了无声的呜咽。青原的胸口猛烈地疼痛，恨不得号啕大哭。

“为什么不来找我？”美月红着眼睛，“我的电话掉了，我去长洲找过你两次，没有找到。”

“我……”青原不知说什么好。

“没事了……不说那些了，没事了……”

两人再次紧紧拥抱。

“青原……”

“美月……”青原也轻声叫她的名字。

这一次只有无边的幸福感涌上心头。

“哎呀。”美月忽然松开青原，脸红了一大片，“同事都在看我们呢。”

“呃。”

青原也松开手，往值机的队伍望去，果然有几个年轻的男男女女正笑着望过来。美月不好意思地把头钻进他的怀里。

“是要去出差？”青原拍拍她的脑袋。

“嗯。”美月忽然恶狠狠地说，“手机给我！”

“呃。”青原不知所措地掏出手机递给她。

邮箱、地址、电话。美月把两人的信息全部交换了个清清楚楚。

“这回再找不到就是你故意！”

“怎么会。”青原大声说，“不会再失踪了。”

“下周四就回来。”美月说，“然后我们一起过周末好吗？”

“嗯。”青原毫不犹豫地点头。

之后的几天里，两人颇有默契地没有联络。只在周三时美月发来了一条信息：“明天按时回来。”

“好。”

周五那天长洲下起了雨夹雪，青原早早地买好了火车票，在晚上8点敲开了美月的房门。美月打开门，立即被青原连着围裙一起抱在了怀里。

“哎呀，很油的。”

但美月很快松开手，把沾着面粉的筷子丢在了一旁。整个房间里充满了食物的香味和美月的味道。

“我去关火。”过了好一会儿美月才想起这件事。

美月关掉炉子，再次被青原抱在怀里。

“哎哟。”美月说，“没打伞吗？”

“打了。”青原望着她傻笑。

“瞧你这头发。”美月拿来一条浴巾，青原把浴巾捧在脸上闻个不停。

“喂。”美月红着脸抢过浴巾，擦干青原的头发，脱下他湿乎乎的外套。

两人默契地走进屋内，一件一件地脱去全部的衣服，赤裸着身体钻

进凉飕飕的被窝拥抱在一起，感觉身体中央一点一点地暖和起来。

好轻松。青原这样想。似乎没有比这个词更好的形容了。美月或许也是如此，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叹息。两人都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似乎出生时就该这样抱在一起。

两人赤裸着身子紧紧贴着。青原发现，自己在这种爱极了的状态下完全不会产生性欲。

美月也是一样，紧紧地抱着他，像在动物园里走失的孩子。

我好想你。青原用额头贴着她的额头。

一直都在想你。美月微微地点头。

很痛苦。青原摇了摇头。

几乎没法呼吸。美月长长地叹息。

但是现在都不要紧了。青原把她搂过来一点。

我们在一起了。美月抬起了嘴唇。

两人的嘴唇贴在了一起。

只是这样简单地贴着，青原感觉自己的体重一点点流失了，他闭上眼睛，世界只剩下一片辽阔而澄静的蓝色。

两人就这样一动不动地抱了不知多久，直到青原的肚子发出“咕噜噜”的声音。

“呃。”他的脸一下红了。

“啊，你肯定饿坏了吧。”美月赶紧从他怀里钻出来，“这就做好吃

的给你。”

美月钻出被子，穿上米色的T恤和黑色睡裤，又套上一件浅灰色的球衣，匆匆忙忙往厨房跑去。青原也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走进厨房。

“你看你。”美月嗔怪着说，“这些来不及做了，给你做别的吧。”

她打开净水器龙头向钢精锅内放水。接着从冰箱里拿出四个鸡蛋磕入碗中，洒了小半勺盐。“这个你帮我打。”美月把筷子和瓷碗一起交给了他。

青原接过碗打着鸡蛋。然而只是瞥了一眼，立刻就被料理台前的美月迷住了。美月手中的蔬菜刀灵巧地拨动，番茄蒂像纽扣似的蹦了下来。三个番茄同时放在砧板上，大番茄精准地一切为六，小番茄一切为四，没有挤出一点儿汁水，犹如杂技一般，神奇极了。

青原看得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哎呀，有什么好看的。”美月发现了青原的视线有些害羞，“鸡蛋倒是好了吗？”

“啊。”青原这才回过神，“这就好。”

美月打开右侧的灶头用小火稍稍加热炒锅，倒入比平时炒蛋需要的略少一些的油。

“嗯，这样就可以了。你开始下面吧。”美月给了他一把挂面，“把这里的一半下进去。”

她从青原手中接过打好的鸡蛋，毫不犹豫地倒进油锅，略微拨动一下，在鸡蛋刚开始凝固时和油一起倒出。接着再次倒油翻炒番茄，把番

茄炒至半固体状后加进了盐和酱油。青原感觉自己在看电视烹饪节目。

一眨眼面就差不多熟了。

“再用面汤滤一把生菜吧。”

美月把面沥干后盛在两个相同的深盘里，端起炒锅把番茄蛋汁浇在上面，把碧绿的生菜折起来放在旁边。她走进房间，把IKEA工作台上的书和电脑叠起来移到格子顶上，让青原把盘子面对面放在中间。

“赶紧先拌一下。”

“啊？”

“下面都结成团了。”美月把筷子伸过桌子，拌着青原的面条，“哎哟，吃面都不会。比大学男生都笨。”

“哦？”青原说，“你在大学里给谁拌过面吗？”

“这——”美月低下头不说话了。

青原想着再怎么取笑她，随手夹了一口面条放进嘴里。

“哇！”他立即惊呼起来。

“怎么了？”美月着急地问，“吃到蛋壳了？快吐出来。”

“这是什么东西？”青原毫不掩饰地惊讶，“这么好吃！”

“嗯？”美月说，“就是普通的番茄鸡蛋烩面呀。”

“是番茄鸡蛋烩面啊。”青原忍不住重复了一次，“嗯，是番茄鸡蛋烩面呐。”

他大口大口地吃着："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凌晨的住宅区一片寂静，外头的雨还在继续下着，小小的屋檐底下，雨棚上响着啪嗒啪嗒的雨声。远处，大型货车飞驰而过，传来像是海涛的声音。两个人都低着头吃面默默不语，又同时抬头，目光再次相撞时，眼睛都是亮闪闪的。美月嘟了一下嘴，默默地把自己的面条拨了一半在青原的碗里。青原什么都没说，只是一个劲儿地吞下面条。

再次回到床上后，两人一直做到了天空微明。

窗帘没有完全拉上，一抹浅浅的白光落在美月的脸颊上，让她皱了皱眉头。青原缓缓起身走到窗边想要拉上窗帘，却感觉外面的光线有些奇异。他顺势拉开一点窗帘向外望去。

啊。

羽毛状的雪花大片大片从空中落下，气势汹汹地仿佛要将眼前的景象全部埋葬。在闪烁着铅灰色光泽的天空下，玻璃窗将青原浅浅的影子与远处的大厦重叠了。

这是今年的初雪。

青原扶着窗框，呆呆地立在窗前，感觉雪空也好，温差也好，悬浮的气息，微胀的腰部，一切都似曾相识于某个久远的梦境。

他回忆着接下来的情节。一双手从身后温柔地环住了他。

美月说："我们一起吧。"

博览会元年的春天，晴空湛蓝像是冬天永恒的终结。

两人一起把最后的纸箱搬进了新家的客厅，随后并肩趴在阳台的边

缘，眺望着航迹云不散的天空。

随着博览会经济与在线消费的发展，物流公司疯狂扩张。有着B2驾照的青原轻松地找到了工作，美月那边也顺利地获得了总部同事的认可。要说同居的日子怎样，大部分都是零零碎碎的小事。

一起拼好了宜家的格子；在床架上撞伤了小腿。光着身子丢飞镖玩；被红茶壶划破手指。一起回故乡旅行；在酒店丢失了游泳衣。躺在席子上喝酸梅汁；亲吻传染了感冒。

“你在哪儿呢？”

“在窗户旁边呀。”

“在干什么？”

“没在干什么。”

“到我这儿来吧？”

“嗯等我马上就来。”

“我们来说说话吧。”

“好呀那你先说。”

“你在哪儿呢？”

“在阳台上呀。”

“在干什么？”

“刚刚浇过了花。”

“到我这儿来吧？”

“嗯等我马上就来。”

“我们来说说话吧。”

“好呀那你先说。”

“你在干什么？”

“我在看你呀。”

“你要去哪儿吗？”

“我哪儿都不去。”

“一直待在你的身边。”

每日每日重复着这样的对话，像是细小又闪亮的粉末撒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像是永远都不会消散的魔法，甚至让人都不想前进。但人生反而出乎意料地坐上了顺风车。

翌年的春天，美月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以翻译的身份通过内部招聘获得了公司的管理职位，简直让人大跌眼镜。青原则接到了前同事的电话，邀请他加入一家新成立的物流公司，工资几乎翻了一番。

到了秋天两人手头宽裕，时间充足，于是一同腾出了年假，去了东南亚的小岛旅行。在那像是永远都不会结束的少年期的暑假，两人抛弃了LP的指引，开着租来的摩托车在海岛上随意漫游。

“咦——那是什么？”美月远远望见了丛林中露出的石顶。

这个国家没有那么富裕，许多古朴的遗迹就这样随意地散落在密林

中。两人找到一条小路，把摩托车开进密林，来到了遗迹脚下。从近处看，遗迹比预想中巍峨，与数棵高达四五十米的卡波克树的根茎纠缠盘结在一起，恐怕已经过去了上千年。

“要上去吗？”

“当然。”

虽然两人都是运动好手，但手脚并用地爬到遗迹顶端时两人都有点累了。

美月和青原并排坐在神庙顶端深褐色的巨石边缘，分喝一瓶矿泉水，一同眺望远处。左前方树丛的尽头是一线蜜蓝色的大海，弯曲的地平线上耸立着如同白色城堡的高积云。向右看则是无边无际的棕榈树林，黛绿色的密林中冒出几缕白色的水雾，在触到天空时变淡散去。

世界仿佛只剩下了我和你。

坐在这儿，两人之间那种被日常生活的琐屑掩盖了的联结一下子清晰地浮现了出来。废墟、密林、天空、大海。世界荒原般辽阔，然而我们却相遇了，生活在了一起——这并不是奇迹。

青原这样想着转过头去时，美月同时握住了他的手。两人什么都没有说，挪动身体更紧地靠在一起。从海岛回来之后的那个周六，两人结婚了。

美月获得管理职位之后，工作变得比之前更为忙碌。有许多需要从头学习的内容，加班成了每日必修课。然而她竟然靠着才能和勤奋迅速地跟上了进度，在第二季度就交出了优秀的业绩。青原也被邀请加入公司的管理团队，但在最终的面试之后不了了之。

半年之后的一天，两人靠在床头，美月忽然告诉青原自己拿到了S

制药的Offer。

“哇。”青原吃了一惊，那是一家连青原这种圈外人都知道的超级企业。

“待遇肯定很好。”青原感慨着。

美月报出年薪，青原吓了一跳，几乎是自己的五倍。

“包括奖金预期什么的？”青原问。

“嗯，这一块另外计算。”美月说，“干得好上不封顶呢。”

“厉害，你可以的。”青原亲了一下她的额头，似乎有点儿微热。

“其实是一样的。”美月靠在青原怀里，“也是把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

“最近不要紧吧？看你有点累。”

“嗯，”美月说，“有点。”

“这样啊。”青原轻轻抚摸着她的胳膊，犹豫着要不要说。

“你……”美月小声说，“是不是想要？”

“唔。”青原赶紧说，“没事，等过几天你休息好了。”

“不要紧，我也想放松一下，就是有点儿不太想动。”

整个过程中，美月的情绪始终不高。

向着坡顶艰难而漫长的爬升中，一种从未有过的颓丧从青原心中涌出，好累，他想，好想此刻能有尖锐的指甲掐住自己，美月规律的呻吟

也让他一阵恼火。忽然腾起的焦躁让青原一口咬住了美月的后颈。

“啊！”

意外的痛感让美月浑身一颤，一下到达了高潮，“在我里面在我里面”地叫着，青原掐着她的脖子低吼，两人终于同时到达了高潮。

美月没有再去洗澡就沉沉睡去了，青原用纸巾擦掉两人的体液，忽然有一种莫名的痛楚涌上心头。空中飘浮着性爱的倦意，混合着一种陌生的气息，让他感觉焦虑。

第二个月美月的MC没来。

8

“看来你是做好了赌上20万的准备。”女孩说，“真没想到，挺厉害嘛。”

“是赌上一切的准备。”青原说。

“对于我来说只值20万。”女孩说。

“那么就给我20万的情报。”

女孩瞪着眼珠一动不动看着青原，青原也毫不客气地回瞪过去。

“扑哧”。女孩突然笑了。

青原没有笑。

“去我房间吧。”女孩说，“电脑在里面。”

女孩住在一座高层住宅楼的33层。现在室友出差去了，所以家里只剩她一个人。

“要睡沙发也没关系。”两人一进门女孩就这样说。

青原没有回答。两人从客厅转移到了女孩的房间。一进门就看见了一张狭小的便携式写字台，中间却放着一台全尺寸的iMac。

iMac的右边放着一个深灰色的小陶盆。陶盆里盛着火山岩似的深红色石砾，石砾的中央伸出三株无名指粗细的肉棍，深褐色的肉棍表面披着像是毛发的白色软刺。又是最近很火的多肉植物，青原心想，小萝

莉。然而立刻又想起美月也养了两盆，应该分别叫白石和赤星。女孩养的这种在图集里也看到过，似乎是叫阿修罗。

女孩在电脑前坐下，娇小的身躯与巨大的屏幕完全不成比例。

“呵——”青原说，“这是你的电脑？”

“不行吗？”女孩点亮了待机的桌面，打开了就在桌面上的一个文件夹。

“果然是这个！”

青原惊呼。

文件夹的名字叫做“翻译大赛”。

“你又知道是这个了？”女孩问，“可别又谈直觉那一套。”

青原心中灵光一闪，最后一次见到美月时，自己提到翻译大赛，她的表情确实有一瞬间的动摇。

“让我看看。”

女孩让开座位，让青原坐到电脑前。

“我知道她参加了这个比赛。”青原说，“但是没有得奖。”

“然后呢？”女孩有些嘲笑似的问他。

但为什么我却以为她肯定入围了？青原仔细回想着那一阵子的事情，忽然明白了不协调的地方。

“她告诉我没有进第二轮的决赛。”青原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保持着翻译的状态，桌上的字典没有插回书架，两个翻译笔记本也

每天摊在桌上。”

“笔记？”女孩对这个词表示出了很大的兴趣。

“嗯。”青原问，“她其实进决赛了吧？”

“点那个表格文件。”

青原点击鼠标，打开文件夹中靠下的一个表格文件。

表格中显示了整个翻译大赛的状况。

“这都搞得到？”他惊叹。

初赛共有1717名选手参加，复赛有50名，决赛只有5名。确实，名单中显示美月只通过了初赛。

“我一个朋友是做服务器硬件维修的。”女孩说，“DOBN正好是他的客户，所以很容易就拿到了全部的数据。”

“全部数据是指这个？”表单中排列着1717名参赛选手的姓名数据，密密麻麻让青原看得头昏。

“除了这张表单，连所有人的参赛篇目都拿到了，左边那个文件夹。”

青原丢下名录点开文件夹，密密麻麻的文本文件排在眼前，他随意点开了两篇。

“……低垂的太阳从大云团边斜射出光线，云朵暗如焦炭，暴风雨正在地平线上生成，连猿猴都能一眼看出。刚才是为试胆，现在可不同，我们有头灯、手电、燃烧棒，把这该死的洞烧个透！唐尼大吼：伙计们，不想回去报仇么！泰勒老弟，你怎么说。泰勒一言不发，用靴子

拨着草，云已经压过来了，现在进洞可不是个好主意。去你的！唐尼啐了口唾沫，五百块，干不干。”

“……沉沉的太阳躲在大块云团的后面射出一道光线，云朵黑得像煤块，暴风雨正在地平线上生成，连猴子也看得出就要下雨了。唐尼说，刚才是为试胆，现在可不同，我们有头灯、手电、燃烧棒，把这该死的洞烧穿，伙伴们，不想回去报仇么！泰勒我的兄弟，你觉得怎样？泰勒不说话，用靴子踢着地上的枯草，天上已经布满了乌云。现在进洞可不是个好主意。去你的！唐尼吐了口唾沫在地上，五百元，行不行？”

所有的文本大同小异，应该是本美国少年小说。

“够辛苦的。”

青原感慨着编辑的工作。

想到DOBN编辑要从1717篇如此相似的翻译稿中选出50篇进复赛，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在他看来这些翻译都是一样的。

美月似乎说过自己进了一轮就被刷下去了，意思就是参加了复赛。青原打开复赛文件夹。文稿是以参赛者名字命名的，文件以四个一行的方式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文件夹中。看见Niki的名字时青原心中一阵激动。他立即双击点开文件，文本框里却是一片空白。

“啊？”青原以为是文件出错，关闭后再次点击，依然什么也没有。

“这是什么？”青原转过头去看女孩，女孩也看着他。

“再看看其他的。”

青原一连点开十几份文档，大部分都有内容，但竟然又有一份空白

的出现。青原揉着太阳穴：“这——”

“好迟钝。”

“内容是你删了？”青原问。

“不是。”女孩说，“弄回来就是这样的，到底是谁删了呢？”

……青原感觉到一条模糊的路径正在慢慢出现。

“一共有几份空白文档？”青原问。

“三个。”

“另外两个译者是谁？”青原问女孩，“你已经调查过了吧？”

“这可是价值20万的重要情报噢。”

“快说。”

“一个是平凉市第二中学的地理老师，另一个是北新都星空乐团的鼓手。巧合的是，两个人都因为工作需要在前几天来到了新都。”

女孩说完，盯着青原的反应。

“这两个人——现在在哪里？”似乎已经猜到了答案，青原还是问出了问题。

“还能联系上他们吗？”

“你说呢？”

青原脊背上浮起一阵寒意，“难道——”

“地理老师和鼓手在那一天似乎也坐上了那列列车。”女孩说，“三个空白文档作者的名字都出现在了遇难者名单里。”

喝下整整一瓶冰冻的POCARI，青原恢复了一些状态。

女孩半小时前嘟囔着，“啊，累了，我要睡会儿。”就钻进被子，把衣服一件件脱出来丢在地上，长裤、T恤、内衣、短裤。

“你要睡的话就进来。”女孩说，“我都随便你。”

有一瞬间青原想要问问“随便”的意思——但立刻提醒自己不要放松。

“我再研究一会儿。”青原避开了视线。

“唔。”女孩答应了一声就不说话了。

青原靠在电脑台前梳理着眼前的情报。这次翻译大赛的赞助商十分低调，是一家叫作永恒蓝海的文化公司。青原在网上搜索了这家公司的相关资料，却几乎没找到一丁点儿信息。所有关于这家公司的信息都是和这个翻译大赛相关的。

——整个大赛的过程全部委托给了这家DOBN网站。从最初的1700多名中选出50名入围者，恐怕旨在确认大家基本的翻译能力。然而从复赛到决赛又是怎么回事？先看进入决赛的五人，三人都是小有名气的翻译家，最后10万元的大奖也落在了其中一人头上。其余得优秀奖的四人也各得了2.5万元。奖金算是丰厚，但却没有继续推出翻译小说。再看参赛细则才发现其中巧妙的文字游戏，奖金是确定的，但却没有说一定会推出作品。

青原弄不明白。这么一来，这场翻译大赛不就完全亏本了吗？吸引

了那么多的注意力也不卖书，成了白送奖金的游戏。

——不，不会有人做这样的事。

青原把十指交叉在下巴前面握紧。地理老师、鼓手、公司经理。青原久久地沉思着。难道对方真正想要找出的入围者，就是复赛文档被删去的三人？

但是为什么。

青原绞尽脑汁，闭上眼睛，再次从头考虑这一切。遇难、遇难、遇难，相隔千里的三人竟然同一天踏进了同一列列车，这可能是巧合？

一个近乎不可思议的猜测渐渐在他的脑中生成。不可能。青原倒吸一口冷气，不可能有这种事。

或许在那篇复赛文档中，三人都把某个短句，或是某个词语翻译成了某个特定的样子——整个翻译大赛就是为了这某句话、某个词而准备的。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翻译，三人特定的解答都触动了某个出人意料的机关。

——这样一来连文档被删除也有了合理的解释。

永恒蓝海不希望任何人知道那个短句到底是什么，因此抹去了这三份文档中的内容，只留下一个空文件，这件事恐怕连DOBN网本身都毫无察觉。

永恒蓝海问DOBN要了50篇复赛稿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完全可以独立操作。

“喂喂喂，您好。您是某某老师吗？”

青原想象着永恒蓝海的电话。

“您的翻译非常好，但很遗憾进不了决赛。”永恒蓝海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年轻男子，“说出来您一定能理解，优胜人选其实已经内定了。”

“为什么还打电话？”永恒蓝海说，“其实我们非常欣赏您的翻译作品，希望您能单独为我们翻译一篇长文，费用和首奖的奖金一样。对。十万元。如果您接受的话，希望您来我公司商量一下接下去的工作，在新都……”

青原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已经凌晨2点15分了，刚才的高速思考让脑袋有点发热，真想取下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会儿。他走到厨房打开冰箱又拿了一瓶冰水，冰箱里冰着一盆小番茄，他也毫不客气地拿了几个吃了。

回到电脑前，他随手点开了一份复赛文档，想要试试自己能不能找到些什么。

这是一篇标准的幻想文学，开头就是主角在密林边缘与猩猩讨论即将开始的冒险。

“告诉你一个秘密，”猩猩说，“这个世界的时间是不均衡的。有时眨一下眼睛就会过去一个星期，有时度过一秒也会需要一年。”

“这——”我眺望着鼠灰色天空下、蔓延到世界尽头辽阔的树海。

“这和密林的厚度无关，和黄赤交角有关，”猩猩说，“其实你该问问稻草人，它什么都知道。”

“那家伙在哪儿？”

猩猩伸出手臂，指着密林遥远的深处。

之后，主角步入密林，在一场大战中失去了本名。此时，猩猩再次出现。

“日轮花的精神攻击，不过好歹消灭了蜘蛛，”猩猩说，“来年的四月就可以恢复，算不上什么损伤吧。”

看我没有回应，猩猩嘿嘿地讪笑：“能给一支烟？”

我掏出烟盒整个儿丢给他：“能让我自己待会儿？”

猩猩做了个“乐意之至”的手势，刷地消失了。

猩猩消失后，时间开始剧烈的波动。我在乱石嶙峋的山顶坐下，在忽快忽慢的时间中，做了一个饭团。

饭团做好之后，地面裂开了巨口。

主角决定要进入地狱，但此时并没有说是为什么，接着主角本人的影子出现了。

“喂，真要去？”面前的影子对我说。

“嗯。”

“是为了——？”

“春天没有欺骗我。”我说，“上一个春天，这一个春天，无论哪个春天都从未欺骗过我。”

“我知道什么不是幻觉。”

影子沉默不语。

“没事的。”我说，“许多次你不在的时候，我不是也一个人活下来

了吗？”

“你确实很强，”影子说，“但——”

“我很强，”我打断了影子的话，“这个世界的速率，我已经熟悉下来了，看着，”我站着迅速做了一个一样的饭团，这次只花了不到一分钟。

我把饭团递给影子。“怎样？”

咬了一口之后，影子的脸上露出既高兴又难过的表情，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影子其实并没有五官。

影子没说什么，默默地把饭团递还给我。

“送给你做纪念了。”我摆摆手没有去接，“还可以更强的。”

主角向影子发布了战斗宣言，随后踏入了地狱的入口，在通过了暗之长廊后，回答了永恒缄默者的问题，最终来到被红色与蓝色一分为二的地狱之海。红色的一半被称为血池地狱，蓝色的一半叫做海地狱，中间并没有任何间隔，但海水却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种颜色。

主角将日轮花的种子种在海边。深灰色的天空就下起了黑雨。主角抛弃了所有的行囊，跳入了两个地狱的分界线，笔直向前游去。看到最后一行时，青原全身一震。

吞噬着黑雨的日轮花迅速长高，它向着主角的背影说：

“雨中你的自由泳非常美丽。”

青原与美月手拉手站在红蓝两色的海边。即使知道是梦，还是无法掩饰地高兴起来。想要对美月说什么，却并未开口，他明白这一点。

——这里是无法承载语言的世界。

左方的海面一片赤红，右方则如墨水般湛蓝，两人站在世界的正中。然而整个视线的范围内一片昏暗——黑雨持续地落下天空。美月的手中撑着一把伞，因此雨点才没有落到两个人的头上。青原无法抬头，所以不知道伞的颜色，只看到黑色的雨水顺着伞骨滴落，在沙地上留下了浅浅的小坑。

不可能这样永远地站在这里。至少先把伞交给我举一会儿。

但美月却丝毫没有动作。

在两人的左侧，日轮花渐渐长高了，吞噬着一个白色的光团。

青原知道那是什么，但却无法真的去想。是“它”吗？

这样一想，竟然就落下了眼泪，他发现自己的眼泪也是黑色的。

泪水落到地面时，海中掀起了巨浪。红色和蓝色的浪头在空中“轰隆一下”发出撞击，爆炸出仍然红蓝分明的飞沫。青原觉得这个画面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海浪的尖端，一个全裸着身体的女孩正在玩冲浪板。

波浪一次次把她推上天空，将她的身体一会儿染成红色，一会儿染成蓝色，乳房随着起落摇颤。

青原仔细去看她的五官，那就是叫做玲玲的女孩。

再次回过神时，美月已经消失了，自己的手中握着伞。但黑雨却不断地落在他的头上。青原的头皮感受到了那种如同永恒消逝的冰凉，脑内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青原感觉自己也被吞噬了。

“喂。”

醒来时女孩正摇晃着他的肩膀。

好灿烂的阳光。自己和衣躺在床上，阳光穿过窗帘从正面照着他的脸，让青原无法睁开眼睛。脑中依然感觉抽痛。他按着眼睛，过了好久才适应了光线。

“看你趴在电脑前睡着了，就把你丢到床上来了。”女孩说，“没想到你一下睡到现在。”

青原抬起手腕，竟然已经是上午10点半了。去洗手间用冷水洗漱，回到电脑前时，女孩给了他一杯咖啡。

“糖、奶？”女孩问。

“不用。”青原接过咖啡一口喝了半杯。

“呃，情况有一些新的变化。”女孩说，“怎么说呢，哎，总觉得对你的打击会比较大。”

“嗯？”青原放下咖啡杯，镇定了一下，“发现美月的——尸体了？”

“不是。”女孩的表情有些古怪，“还是你自己看吧。”

青原坐到电脑前。

“我可提醒你。”女孩说，“看就看吧，反正网上已经到处全是了，可别砸了我的电脑。”

“OK。”青原点开女孩预留的网页。

这是163新闻？青原反复确认了域名。

虽然脸和关键部位都打了马赛克，但一看就知道画面中的女孩是美月。照片是从第一视角拍的，美月跪坐在酒店的床上，抬起脸看着镜头。这——青原心想我们什么时候拍了这样的照片？但他很快意识到，拍照片的男人并不是自己。

9

到手术室要经过一条漫长的走廊。阳光从右手边的窗户照进来，在另一侧的墙面上投下惨白的阴影。护士在前面匆匆带行，美月走在中间，青原远远地走在后面。

好累啊——

青原感觉从未有过的疲惫，他觉得自己无法走完这条路，又觉得即将与美月永别了。进手术室前美月一句话也没说。

都是我的错，青原想要摸摸她的头发，但却没有。想要说些鼓励的话，但美月已经进去了。自始至终两人一句话也没有说。

工作日这个病区稍显冷清，把美月送入手术室之后，青原拖着步子茫然地走着，不知不觉走进了消防楼梯，向下走了半层，就再也动不了了。

他走到走廊两层中间的小平台，把额头贴在了墙上。眼旁贴着一只压扁了的飞蛾尸体。

青原看着飞蛾，胃里传来一阵呕吐的冲动，但却没有再次移动的力气。他感觉飞蛾随时会扑进他的眼中，却还是一眨不眨地瞪着。

“不可能不被发现的。就算混过了实习期，但之后肚子总要大起来，刚到新公司就生孩子，人家会怎么想？”美月说，“以后还怎么待得下去。”

“但是——”青原虚弱地说，“劳动法里都明确保障了女员工——”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幼稚。”美月立即打断了他，“说什么劳动法，宪法也有人无视好吗？S制药开了那么好的条件，怎么可能让我去闲着生孩子，连对接部门的人都给我安排好了，到了那儿只会比现在更忙。”美月给他看日程本。

“那——不去了行吗？”青原说，“还在这儿继续干行吗？生完了孩子，以后还有跳槽的机会。”

“怎么可能！”美月说，“圈子就这么大，我要去S制药的消息公司已经有好多人知道了。现在突然不去的话，大家会怎么想？”

“对了。”青原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就以要生孩子为理由留下来行吗？”

“留下来之前那么多的准备和面试又算什么呢？在这行我的履历就完了。——况且猎头那边早就全部谈好了，说不定佣金都收到了。”美月按着脑袋，“再说我们现在完全没有生孩子的条件啊。”

“怎么就没有条件呢？”青原说，“我同事也有很多生了孩子。”

“你自己想想和我们的条件一样吗？你自己想想？”美月说，“我们有多少积蓄？如果我失业了，加上孩子，三个人可以过怎样的生活？”

青原哑口无言。

“但如果我顺利地进入S制药，发展稳定，未来、即使是明年想再生孩子的话，你就辞职在家做全职爸爸也无所谓。我也想要这个孩子啊，”美月哭着说，“你能不能不要再这么幼稚了，我真的受够了！”

“我——”青原忘记了自己想说什么。

“归根到底那天为什么要在里面呢？”美月忽然怒气冲冲地说起了这个。

“啊？——不是你说是安全期吗？”

“你不知道安全期也不是绝对安全？”

“是你叫我‘在里面在里面’的啊！”

“那我还叫你勒死我吧勒死我吧，你怎么没有勒死我呢？”

青原目瞪口呆，无言以对。美月一口气喝干了眼前的冰水，把冰块也全部一口气吞了下去，瞪着青原。

“恨不得这杯水喝下去就没了！”

能下雨吗？闷热灰霾，这样的天气，能赶紧下一场雨吗？

青原站在消防楼梯的拐角，用指甲去剥墙上的绿漆，但指甲刚触到墙面就像被灼烧了似的弹了回来。

绿漆上不知被谁用指甲刻上了无数密密麻麻的小字：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啊，多么可怕的世界！

青原挥出右拳狠狠砸向墙面，墙壁发出漫不经心的“嗵嗵”声。想再次挥拳，却提不起右手了，前臂的断裂处传来一阵痛楚，青原捧着右臂，单膝缓缓蹲下，咬紧了牙齿。

是你啊，你没发现就是你吗？

是你没有能力保护这个孩子，也没有能力保护女人。真正在这个可

怕的世界中保护着我们岌岌可危的生活的是正在遭受身心痛苦的——

一道闪电劈在中庭的小花园里，“轰隆！”随后某处立即传来了婴儿们的哭闹声。

炸雷之后，天空倾下了终夏的大雨。

手术花去了两人生命中的一个小时。

美月休息了两天就回到公司交接。在那之后一个月，美月顺利进入S制药，勤奋地工作，再次交出了出色的业绩。一切似乎都回到了顺利的轨道。但青原却感觉到了异动的空气，美月开始疯狂购买各类曾经不太在意的化妆品、服饰、皮包、香水、珠宝。

“是工作需要。”有时候她醉醺醺地回到家后会这样说，“职场啊，跟你说了也不懂的。”

有几次她醉得完全不能走路，由女助理扶着送到楼下，放在青原背上。

美月趴在马桶圈上呕吐时，青原跪在一旁心碎地抚摸她的脊背。

“啊，别动我，就这样趴着好舒服，”美月把脸贴在马桶圈上说，但又立刻发出呜咽声，“啊，吐不出来，好难受。”

她把脸埋向水面，头发都快浸没在马桶水中了，但只是干呕出了一些气体，经过喉咙时咕噜着发出奇怪的声音。

“吐不出来，好难受。”

青原捧起她的脸，慢慢把手指插进她的食道，压迫她的喉头。美月合拢牙齿，咬得他很疼。没按几下，美月猛地弓起背，青原抽出手指，

大量腥臭的流质随之喷了出来，顺着他手掌一直淌到肘部。

“喝成这样，不难受吗？”青原无力地问。

“好开心啊，喝酒的时候，好开心。”

美月说完之后肩膀就沉了下去，倒在瓷砖上不动了。青原把美月沉沉的身体抱到床上，脱光她的衣服，用热毛巾擦干净她的身子之后盖上被子。

九个月后，美月在S制药获得了升职，成为以新都为中心的东区经理。出差更为频繁，有时一个月甚至只有几天能待在一起。唯一没有改变的可能只有美月翻译的习惯。即便工作如此忙碌，她还在持续地翻译小说。

青原曾经试着通过这些故事理解美月。

然而小说中叙述的那些仿佛世界末日般的荒芜之地，让他心生畏惧，所有的惨景让人不忍卒读，每一寸不毛之地仿佛都在说：你敢进来试试？让你有来无回。残酷的风从荒原迎面逼来，每一分都像是美月的拒绝。青原偶尔会从那片不毛之地中眺望到美月小小的背影，然而自己只是站在这儿就耗尽了全力。

你真的能在这样的世界中安处吗？青原忍不住这样想。这是你选择的世界吗？为什么要为大家打开这样的世界呢？

——那真是个荒凉到无以复加的世界。甚至哪怕出现一个“忍冬的清香”这样的词语也会叫人觉得美好极了，禁不住想要在这样的荒野中深深呼吸一口才好。但是就连这样的词语也没有出现。美月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出差，一个人打开黑洞洞的房门时，青原感觉这个屋子也要变成那个荒原的一部分了。

为了抵抗那种寒冷，青原开始喝酒。一个平淡无奇的傍晚，他在快餐店里遇见了前同事。看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前同事以为他是在为收入发愁，于是推荐他也来自己的公司。虽然常常需要加班，但收入也可以相应增加，青原问了名字，同事说是叫韵通物流速递服务有限公司。

青原的收入以有限的幅度增加着，但因为两人都这么忙碌，在一起的时间迅速减少，常常其中一人伴着另一人的鼾声到家。一天，两人难得地在八点多就都回到了家里。青原刚跑完一个长途，累得澡都没洗就倒在了沙发上。

“你要注意点身体。”美月从写字台前站起来，给青原倒了一杯冰水。

“少加些班行吗？”

“唉。”青原叹了口气，想要说感谢的话，却一时没能说出来。

“这样跑一次能加多少钱？”美月说。

青原不知道这是疑问句还是反问句，因此没有回答。

“那是工作。”青原说，“不是钱的问题。”

“我说的也是工作。”美月说。

“是呀！”青原不知为何一阵激动，“如果世界上没有物流。就算是你们这么了不起的公司也得立即倒闭吧！”

“我可没说什么物流，我说的是你少加些班。”美月说，“就算你不加班，哪怕你不干了，你们公司也不会倒闭吧。”

“对对，当然不会倒闭。”青原说，“不过要是你不干了，你们公司可就吃不消了吧经理！”

“你——”美月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我只是想要尽可能地好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归根到底就是你自己想要往上爬！”

“什么？”

“如果没有你去陪大家喝酒唱歌你们公司可就没法在东区开展业务了，”青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么糟糕的话，“你还真是多才多艺多功能的女人！”

美月哭着跑出去的时候，青原伸了一下手。喂，那个不是真正的我啊，握住我的手吧，让我们坐下来好好说话，好好说一会儿话啊！美月看见青原伸出的手，明显地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哭着跑了出去。

“混蛋！”青原一脚踢翻了茶几，觉得眼前一片黑暗。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收拾好心情走下楼去。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时候，美月大概坐在不远处的小公园等着他吧。青原这样想着掏着口袋里的纸币，正好够在“全家”买两盒保加利亚酸奶，用这个哄一下她不知道行不行。

青原走到小公园时，美月正远远地从公园里走出来。看起来眼睛又红又肿，大概刚刚哭完，让他一阵心碎。以后再也不能这样了。想到美月工作的辛苦，青原心中十分悔恨。想着该怎样向她道歉，他慢慢地走上前去。

就在这时，一辆SUV停在了美月面前，美月自然地拉开车门，坐进副驾。车从青原面前经过，美月的脸转向另一边，正和驾驶座上穿灰西装的年轻男人说话。车迅速穿过路口驶向远处。青原立即掏出手机拨打美月的电话。

“你在哪儿？！”他想要这样怒吼。

但手机中却反复三次传出“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的提示音。青原把酸奶连袋子一起砸进了垃圾桶，有两只猫凑上来，被他一脚踢开。重复拨打了好几个小时的电话，然而始终关机，他一直打到手机没电。

凌晨3点时，美月回来了。青原面向墙壁假装睡着。听着美月小心翼翼地洗漱、卸妆，窸窸窣窣地脱下衣服，钻进被子。青原闻到了像是新鲜黑莓的香水味儿，心情复杂极了。

管他呢，让她睡一会儿吧，青原决定这样想，明天8点又要上班。又想，不如现在突然“哇”地跳起来吓她一大跳，然后两个人抱在一起哈哈大笑，这样不就什么都好了吗？青原翘起了嘴角，但眼泪忽然止不住地流出眼眶。

蠢女人，这次就算了。

美月默默地靠了过来，把手臂轻轻地环在了他的腰上。

“这位以摄影为工作媒介的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以大量手工制作的黑白快照拼贴在一起，形成一幅大型壁画，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单张照片所不具备的能量汇聚成一种独特的压强赢得了观众。这些看似毫无共同之处的照片，给人以杂乱的视觉喧闹感，同时营造出一种完全不同于‘美丽’照片的真实冲击……”

青原放弃了阅读简介上的内容，周四的下午，空荡荡的展厅里只有他一个观众。在覆盖了四壁的数千张黑白照片中，青原寻找着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

那晚吵架的事情谁也没再提起，美月第二天傍晚打电话来说要临时出差，机票和酒店都已经定好。等再见面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星期之后了。青原和美月一起把行李搬进客厅。周末是个难得的好天气，美月还得去一次公司。她让青原把衣物篓里面的衣服丢进洗衣机里浸泡。

青原随手抖着衣服，一张卡片式的开幕请柬掉了出来："来吧猫尾在魅力新都"，上面还留有艺术家手写的签名：猫尾。

一种直觉让青原的心脏怦怦直跳，他把请柬插进口袋，想了一下，又夹在钱包里放好。

开幕酒会是上周六，展期则一直要到下个月底。美月下周四一大早又要去巴黎开会，青原向公司请了半天假。

去看展览之前，青原在网络百科里检索了艺术家猫尾的资料。猫尾和自己相差一岁，原名毛伟，故乡是平江市，青原敏感地注意到他和美月来自同一个地方。

猫尾高中毕业后来新都闯荡，先是在影楼打工，之后成为某个艺术家的助理，干了两年之后积攒了一批个人作品，在艺术市集上被画廊从业者发掘，随后成为独当一面的职业艺术家。

他的作品多为手工冲印的黑白照片，以数量营造的气势突出重围，风格洒脱不羁，有"新都森山"的称号。

站在展厅中，青原确实有这样的感觉，不禁感慨："难怪叫新都森山啊。"

"嘿，都是别人瞎说的，可别真当回事了。"

青原回过头，空荡荡的大厅中猫尾本人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身后。猫尾留着长发，比照片上看起来更瘦，削尖的脸庞上五官分明，整体很有摄影艺术家的感觉。

"森山是森林与山的意思吗？"青原说，"新都在你的照片里确实给人一种森林和山石的感觉。"

那些崒兀的城市风景就是让人如此联想。

“哇，还能有这样的解释，”猫尾高兴地点头，“被你这么一说果然是这样。”

青原不知猫尾在兴奋着什么，他并不能确定猫尾就是那天晚上开车带走美月的男人，也不确定他是否真的和美月有所联系。

“对了，你感觉哪些照片特别有山石的感觉？”猫尾兴致盎然地问。

“呃。”青原举起头，“那张，那张。”

“那张，那张，还有那张。”

“噢噢！”

“那张，那边并排着的两张也是。”

青原的视线忽然在一张照片上停了下来，不由得往前走了一步。在展厅侧面墙壁最顶上的第二排，贴着一张全裸女人屈着大腿的照片。照片只拍到女人肋骨以下的部分，但青原却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中的人。蜷缩在被子上的女人姿态显得十分放松，像是春季缓缓涌下山坡的淡积云。

猫尾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哦？那张也是山石的感觉？”

青原停顿了很久。

“那张照片不属于新都。”

“厉害，”猫尾十分高兴，“厉害！是怎么看出来的？”

“气氛。”青原好不容易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两个字。

“嗯，我一开始也觉得那张照片不该选入这个展览。”猫尾说，“怎么说呢。就像你说的——气氛。那张照片和其他新都的照片完全不是一样的东西，但——”猫尾凝视着照片点了点头。

青原突然觉得他点头的样子非常做作，真想把他的脑袋一下子按在地上。他深呼吸了好几次才感觉到自己有多悲伤。

“那是对我非常重要，有着特殊意义的照片，我很少有机会做这么大的展览，因此很想把那张照片放在展览里，但又不想让它影响到整体的气氛，所以放在了一般人不会注意的角落，就是那个，你听说过吧，人类的视觉盲点上。”

猫尾自顾自地说个不停。

“那是不可能的，”青原说。

“啊？”

“无论放在怎样的盲点都不可能被错过。”青原说，“那张照片——很棒。”

“果然还是这样的吧。”猫尾再次露出了让青原想要一拳砸在他脸上的微笑。

“那女人是谁？”青原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

“啊，那个啊。”猫尾说，“是我以前的爱人。”

“要是还能再拍就好了。”青原不知自己为何这样说。

“嗯，说不定能。”猫尾说，“她其实现在也在新都。”

离开画廊时，猫尾一定要送给青原一本画册。不是这次展览的画册，而是包括了他全部三个系列作品的扎实画册。

“对了，你也是艺术家吧？”猫尾伸出手去和青原握手，“是做哪方面工作的？”

青原想了一下：“大概算是空间吧。”

带着画册来到附近的公园，青原并没有找到更多美月的照片，但却看见了很多平江市内的风景。那是一些色彩淡雅、气氛平常的彩色照片，放在画册最后部分，名字叫做“平江暮情”。

这样再看，确实就像十多年前的景色了。

长桥、河流、公园、猫咪、秋草、云朵、台风、雨伞、雪人、天空、浪花、影子、足迹、广告、电线杆、咖啡杯、向日葵、信号灯、便利店、手划船、风向标、航迹云、横道线……

少女时代的美月曾经和这个男人生活在这些场景里。

“我没能参与美月的青春。”青原心中浮现出这句话。默念着这句话，青原心如刀绞，泪流满面。如果我们有那么深的羁绊，为什么在你的青春里没有一丁点儿我的影子？

青原按着脸，感觉自己才是第三者。此时美月和男人到底有没有做什么对他来说已经一点儿也不重要了。难以抑制地哭了好几分钟，他把画册留在长椅上，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公园。

10

“在全世界发生的命案中情杀排第一位。凶手都是男性，有男人杀了自己出轨的妻子，也有男人杀了妻子外遇对象，也有妻子的外遇对象杀了原配。你算哪一种？”

青原盯着新闻怔怔地说：“算是原配杀了妻子和外遇对象吧。”忽然他又醒悟了过来，“嘿！我可谁也没杀！”

“如果刚才是在做笔录，你这样就算是承认了呢。证据、手段、动机都齐全了。”女孩说，“其实没有动机，只要证据链齐全一样可以判你死刑。动机就是用来娱乐下大家的。”

“那样也叫证据链齐全？”青原说，“全部都是设计！设计！陷害！”

“我可没觉得，”女孩看见青原生气了，赶紧补充道，“我是说，要是没碰到你的话，我也会觉得看起来挺合理的。”

青原叹了口气，别说女孩，连他自己看到新闻的发展也觉得这个人就是罪犯。

从昨天晚上开始，网上流出了美月的艳照，随后跟进了新闻。凶手W为了报复出轨的妻子，回到故乡，从小时候工作过的采石场盗取炸药，之后又陷害同事，设计了整列列车对撞的事件，杀死了正在车内的妻子和外遇对象。

“好剧本。”女孩说。

青原默不作声。既合情又合理，一切都是。青原心想，连其中看起

来最夸张的部分都在给这个故事增添华丽丽的真实感。不管这个华丽的作者是谁，都抓住了他人生中的全部漏洞。还有图片呢！青原绝望地想。

直觉告诉他那些自己也从未见过的图片并不是用photoshop制作的。本来觉得自己已经落到了谷底，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但——

青原感觉自己确实再次遭受重创，敌人还在疯狂进攻。虽然猜测到图片可能会造成的热度，但打开时事论坛时整版整版的帖子还是让青原十分吃惊。

青原从上往下看，大部分的网民都在谴责他。讨论罪犯W现在躲在哪里，什么时候才能抓住。然而还有一些竟然在为他加油，说就算最终会被枪毙也是真男人。

喂喂，这样也行？青原心想。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还有一大部分网民关心的只有美月的身体。

“好棒的大腿，做一天我的女人，我也愿意在地铁里被炸死啊。”

每个有照片的帖子下面都充斥着类似的留言。青原往下拉了几条，看见一个草莓1024网站的链接，他把光标移了上去。

“喂喂，可别在我这里上黄网。”

青原没有理她，直接点开了链接。美月赤裸的身体毫无预警地铺满了27英寸的屏幕，强烈的冲击力直接把青原的肩膀按到椅背上。青原迅速向下滚动页面，在晃动的屏幕中恢复心情。

草莓论坛的服务器建在北美，不受国内网监控制。图片一张都没有打马赛克，青原看着美月鲜妍的身体，心中生成了复杂的痛楚。在屏幕

上看美月的身体比现实中更为诱人。青原忽然很想再次抱紧她，腹腔中涌起从未有过的强烈性欲，但他很快意识到，那或许是自己感觉再也没有机会拥有她了。

——如果美月还在某处秘密地活着，这些照片将给她带来什么？

敌人攻击的目标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想到这儿，青原的心中一阵痛楚，照片残忍地割裂了两人好不容易在这里建立起来的世界。青原回过神，深呼吸一口，控制住血液的流向。此时更需要工作起来的是大脑。

他把照片再次翻到第一张，仔细地检查。

照片一共有43张，是大小不一的JPEG原图，清晰得可怕，每个毛孔都一清二楚。青原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性欲的控制，仔细检查每一寸像素。

1、2、3、4、5，……20、21、22、23、24……

在第29张时他停住了。

美月置身于像是大型厂房的空间中，周围的墙壁是清水混凝土的。光线来自上方，从均匀程度可以看出天花板很高。柔和的白光落在美月交叠的双腿和挺立的乳头上。美月把胳膊支在身后，目光直视着镜头，露出了像是有些疑惑的微笑。她瘦削的左肩挡住了后方墙上像是招贴画的一小片绿色。

嗯？青原立即放大了那个部分。

虽然是在焦外，一大半又被肩膀挡着，但青原还是立即认出了那张照片。那是一张平凡的公园风景，那绿色的部分在他的记忆里是一株茂盛的石楠。是“平江暮情”。

接下去是我一个人的战斗，青原想着。他沉默地整理着东西，背上背包，系紧鞋带。

“喂——”女孩说，“你知道照片是谁拍的了？”

青原没有回答。

“这些有用吗？”

女孩把几样东西放在床边，青原看了一下，是手电筒型电击器和防狼喷雾。

“不用。”

“我不能一起去？”女孩说。

“不能。”青原立即回答。

“总有种你要倒霉了的感觉。”

“我还能更倒霉吗？”

“总觉得没能为你做些什么。”女孩的眼睛像是在说，你可真是在拼了命地努力呐。

“已经足够了。”

“我还能做点什么吗？随便什么都可以。”

青原想了下说，“用你的账号帮我叫辆Uber。”

猫尾的工作室在西南近郊的工业园，开幕时曾经办过小型展览，在网上很容易就查到了地址。附带生活区域的工作室是一年前由一位新锐

青年建筑师设计的。建成之初就成为艺术设计界的话题，还登上了一个视频网站。青原用手机看了两遍视频，在脑内画好了室内平面图。

“美月在那里怎么办？”

没有等他想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车已经停到了工业园门口。青原走下车。天色又由晴转阴，积雨云在天边压着一条闪亮的白线，黑云悬球状的云底裹杂着暴烈的骤雨，很快就要砸下来了。

虽然没有雨具，青原也并未特意加快脚步。猫尾为什么选择进驻这个空空荡荡的工业园呢？青原想不清楚。

巨大空旷的平地上此时只有几幢灰色的小楼，灰度介于云层与天空之间。在偏远一些的后方，青原一眼就看见了楔形矗立着的猫尾工作室。充满了设计感的清水混凝土建筑在黑云之下让人想起了墓石。少年期的记忆映入脑海。我的青春，似乎从头到尾都是在与冰冷坚硬的石块相伴中度过的——

青原的心中再次抽痛，重叠着浮起了平江柔软的风景。原本准备顺着建筑倾斜的外立面爬上房顶，再迂回到窗户突入，但现在一点这样的念头也没有了。脑中浮现起了切割机的工作方式，让人一阵爽快。

青原直接走向工作室正面，猛地推开门。“猫尾！”

青原怒吼着踏进室内：“猫尾！”

“猫尾……猫尾……猫尾……尾……尾……”

他的声音悄无声息地在室内回荡。左侧的门里传来一些动静，青原循着脑内平面图绕过前厅，走进了主工作间。

真高。主工作间有着三层楼高的天花板，此时所有的天窗都紧闭

着，遮光布也拉着，完全隔绝了内外。只有几台摄影灯布置着照明。

在拍摄？青原不由这样想。在工作间的尽头放着一张椅子，上面坐着一个男人。男人低着头，把手背在身后，像是在欣赏着自己的鞋尖。两台主灯从十米远的左右均匀地打在那个男人身上，青原立即向男人走去。

“猫尾！”

尽管低着头，青原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猫尾慢悠悠抬起头，看见青原，那张脸竟然露出了一丝微笑。

“混蛋！”

青原一拳打在猫尾的脸上，猫尾毫不躲闪地挨了一拳，整个身子向右边倒去，凳子跟着重重一晃。青原这时才发现，猫尾的手被从后面铐在了椅背上。

“哈！还真的来了。”

身后传来说话声。青原转过身，在他刚才进来的门边站着一个戴黑色兔子头套的男人。无法掩饰的肌肉形状从黑色T恤下面映了出来，男人T恤的正面用白色写着“拉比”两个书法大字。

“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兔男说，“还以为你在哪儿被人把20万领走了呢，嘻嘻。”

这个男人到底知道多少事情？青原警觉起来。

——说不定。

青原忽然像是意识到了什么，对着兔男怒吼：“美月在哪儿！”

青原向着兔男冲去，兔男迅速掏出一把手枪逼住他：“别动！”

看见这种电影道具出现，青原停住脚步。

“虽然是麻醉弹，但也够你受的。”兔男说，“而且要是这样给你一枪，后面的GAME还怎么玩？”

“GAME？”

青原稍稍向后移动着重心，兔男看起来很随意地站着，全身却毫无破绽。

“别想着能打得过我。”兔男说，“那不可能。退一万步说，就算你打倒了我，也一样找不回你老婆。”

青原不说话。

“不信？”

兔男神出鬼没地踏上两步，在青原完全没有准备之前一拳打中了他的腹部。青原立即蜷曲着身子跪在了地上。

“切。”

兔男毫不费力地提起青原，弄来一把椅子，把他丢在和猫尾平行的椅子上，掏出一副手铐把他也铐在椅背上。兔男随后拿出一个像是Gopro的摄像头，用三脚架架在两人面前，自己挂上了一个耳麦。

“OK，马上开始，5、4、3、2、1。当当当！演出开始了！”兔男显得十分雀跃，“第一问！摄像头那面是谁？”

青原挣扎着抬起头，摄像头和脚架的组合像是某种三脚独眼动物，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美月！你在哪里啊？！”青原突然对着摄像头疯狂嘶吼，“美月！”

“当当当！正确。”兔男向青原竖了竖大拇指，“不过这一问是我出的问题，答对了也不得分。”

“得分？”青原问。“那是什么？”

“可要好好回答之后的问题哦。”兔男说，“过去的男人和现在的老公，谁能活下去，就看之后的问题啦。”

没等青原反应过来，兔男说，“哦哦，第一问来了。我们是怎样认识的？”

“哈？”

“是采访，美月为中学杂志采访我，在我家。”一直沉默着的猫尾立刻回答。

“美月，你在哪儿！”青原怒不可遏地对着摄像头大喊，“出来！”

“出来！”

“出来！”

兔男走上前一巴掌扇在青原脸上，差点把他打晕过去。兔男转过头去对着摄像头说，“这家伙真的很烦呐，我可以直接杀了他吗？”大概是收到了否定的答案，兔男悻悻地松开了青原的领子。

“废物，给我好好答题。”

“一比〇。”兔男说，“哦？第二题来了，这题可有意思。”

“我们的第一次在哪儿？”兔男抑扬顿挫地念着，“还记得吗？我们

的第一——”

“在我家，采访之后第二天你打电话给我……”

“混蛋！”青原怒吼着连人带椅跳了起来，一脚踹倒了猫尾，猫尾连同椅子一起摔倒在地，发出“咣”的一声巨响。兔男冲过去把青原抓到空中又重重地摔在椅子上，不知道是椅子还是骨头发出咔啦一声，青原觉得自己浑身都要破裂了，感觉这一幕似曾相识。

“二比〇。”

兔男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报出比分，拉起两人重新放回摄像头前。

“第三问：我与你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是柳川……我和你……”

青原的意识中，兔男的声音听起来十分遥远，“叮叮叮——”的耳鸣仿佛金龟子环绕的夏天。

猫尾的回答一点儿也听不清。青原的脑中闪烁着和美月在一起的金色的日子。美好的事物似乎总是无法久留，但那种沁人心脾的滋味，早已替换了人生的底色，我们曾经一起体会了多少的美好，多少，那最好的一刻……

“喂，听见没？到你了。”兔男有些不耐烦地走到青原面前，“答案。”

脑中的走马灯不断转动，最后停在了一格。

“……”青原的嘴唇翕动着。

“什么？听不清？刚才不是还很有劲儿吗？”兔男一脸得意地把耳朵凑到了青原的嘴边。

“……”青原又说了一遍。

听清那个答案时兔男哈哈大笑，差点滚倒在地。“哈哈哈哈哈哈。”兔男笑得合不拢嘴：“疯了？抱歉，一下就把你的脑子打坏了。”

“这家伙说——”兔男转过头去冲着摄像头，“他和你最幸福的时光是——”

“现在，”青原控制着胸中的疼痛，用三人都听得到的声音说，“是现在。”

没有比现在更能体会到我们之间强烈的联结，你离开后的每个瞬间，我都能感觉到你。在无法见面，甚至连你是否还活着都不知道时，我从未有过地感觉到你就在身边，仿佛只要伸出手去就能触摸到你的脸庞、你的悲伤……

“美月。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是自愿还是被迫地做着这一切。”青原凝视着摄像头，“我都会活下去，找到你，把让你哭泣的人全部消灭，把你带回来！”

“呵。”兔男说，“是吗？”

接下来的几题也五花八门，围绕着美月的各种事情，青原始终保持沉默。怀念的男人也好，抛弃的老公也好。你是真的想要比一比谁更了解你？

“咳咳——九比〇。”兔男说，“最后一问。”

猫尾竖起了耳朵，青原沉默无言。

“看到网上流出的我的照片，你们有什么想法？嘿，”兔男对着摄像头竖竖大拇指，“照片不错哦。”

猫尾立即对着摄像头语速急促地说了起来。“美月，我知道照片里的人不是你。我是个职业艺术家、摄影艺术家，我一眼就看出那些照片全部都是用photoshop制作的，你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是嘛！”兔男举头看看周围。

“啊，除了一张，”猫尾赶紧补充，“除了我们在这里拍过一张，我完全不知道那张照片是怎么泄漏出去的，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那张是我们在这里拍的没错，但那是艺术，你也一看就明白，只有那一张是真的，是艺术。”猫尾语无伦次地说着，然后又“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一直很想你，一直希望你能回到我的身边。这个男人根本不懂你的美，也没办法给你想要的生活，只要你愿意，我随时都等着你，你才是我的艺术。”

“是艺术呐。”兔男说，“嘿嘿，弄得我也有点想搞艺术了。”

“美月！”再一次喊出这个名字，青原忽然感觉自己可能再也无法见到她了。即使从此再也无法看见天空、大海，也不想再也看不见你。心中浮起一切，在美月的笑脸前散落。“美月！回来！”青原突然向摄像头大吼。

“拍两张照片又算什么！”

“和多少男人做爱又算什么！”

“难道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吗？”

“你永远是你，随便做什么都无法切断我们的羁绊。”

“就算也会痛苦，”青原忍着心中的绞痛，“就算死一样的痛苦也不能损伤一丝一毫！我们之间的东西——”

青原握紧了拳头，“你还不明白吗？这个世界的刀剑，对我们之间的东西是无效的！”

青原不停地向镜头大吼：“美月！回来！回来！美月！”

兔男走过去挡在了摄像头前。

“嘿，说起了那些照片，这回你倒是激情满满嘛！”兔男说，“OK，阅卷时间到。”

青原恶狠狠地瞪着兔男。

“哦哦。”兔男耐心地听了会儿耳机，“我猜最后就是会这样。”

兔男解开两人的手铐，把两把匕首丢在他们面前，把摄像头移得远一些，依旧对着两人。

“你们自己商量着办。”兔男说，“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出去，可别打我的主意哟。”兔男掏出手枪，慢慢退到更远处的出口处。

猫尾迅速从椅子上跳起来捡起匕首，一瞬间他似乎也想去捡青原的那一把。青原抬头扫了他一眼，猫尾迅速往回撤了两步，把匕首举在胸前。青原默默站起，走上前，把匕首捡了起来。

匕首有着与凶器相配的温度与重量，血槽闪着暗淡的荧光。无论怎么看都让青原觉得它不是第一次杀人。这也是你的游戏吗？青原心想，美月，为什么？

“是你毁了美月的人生！”猫尾突然叫了起来，“我要替她杀了你！”虽然这样叫嚣着，但猫尾却没有冲上来。

青原叹了口气，如果这是你希望看到的画面——那么如你所愿。

青原把头转向了猫尾。猫尾身体一抖，拱起了背，把匕首横在了身前。真像一只猫。青原心想。

“喂，有个问题想问你。”青原说。

“什——什么？”

“你做好死的准备了吗？”

“哈？！”猫尾被这句话激怒了，“要死的是你！”

“所以我才这样说啊。”青原重复了一遍，“你做好死的准备了吗？”

“啊？”

青原平静地说：

“只有敢死的人才能杀人。”

“啊！”猫尾张大了嘴巴。

远远靠着墙壁笑看两人对峙的兔男听见青原这句话后收起了笑容，站直身体，后背离开了墙壁。

“回答问题的时候。”青原说，“你就只是不停地叫着别杀我别杀我。所以我想知道，你做好死的准备了吗？”

“请快点做好吧。”青原说，“否则，你是杀不了我的。”

猫尾一时语塞，忽然大吼，“别嚣张！说得好像你杀过人一样！”

“杀过哟。”青原说，“虽然只是迫不得已。”

猫尾再次瞪大了眼睛。

“人总有迫不得已的时候。”青原说，“其实，也没什么复杂的。现在的你不也一样吗？”

“啊？我？”

“迫不得已回答问题，迫不得已向我举起匕首。其实每个人每天迫不得已的事都有许多。”青原点点头，“我在迫不得已地开车，你在迫不得已地当着艺术家。其实你自己也完全明白吧。你早就不行了，18岁以前在平江拍的那些照片很美丽，但现在的你，新都的你早已没有那种东西了，无非是配合洗钱画廊的木偶。”

“你懂什么！”猫尾突然勃然大怒，“你懂什么！”

“你这个杀人犯，就是你爆炸了地铁！”猫尾咬着牙发出“嗞嗞”的声音。

“绝对就是你用炸药炸了地铁！恶魔！魔鬼！我要替天行道！马上就杀了你！”

一阵炽烈的寂静之后，上方的天棚突然传来了“啪啪啪”的水声，爆裂的雨珠砸在了顶棚上，青原心想，雨还是落了下来。

“来啊！你敢杀我？”雨声刺激了猫尾的神经。

“不管通过杀人解决了些什么，其实什么都没有真正的解决。”

青原垂下匕首：“杀人这条路永远不会通向幸福。”

“少得意忘形！”猫尾的神经已经绷到了极点。

“死吧！”他刷地飞扑了过来，一刀挥向青原，青原往后闪了半步，

脸颊上有一瞬间的凉意，接着一丝微痛，感觉血正从一条细线中流出来。好舒服。青原心想。

猫尾挥出一刀后又立即退去，眼中放射出杀戮之光。

青原没有去擦拭伤口。“就这样吗？”

“啊？”

“我是说，就这样吗？”

“那么，轮到我了。”青原举起匕首，猫尾迅速向后退了好几步。

青原把匕首缓缓地收到腰间，尖端笔直地指着猫尾的胸口。“无论在这之后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十秒之后我会把它插进你的胸口。”

“啊！”

“虽然永远不会通向幸福——”青原压低重心，把力量集中到收在腰间的匕首，“我还是要在这里活下去。”

美月。青原在心中说，不管要踏过怎样的道路——我要去你的身边。

猫尾在空中挥着匕首：“要死的是你！”

青原冲向猫尾的瞬间天空一个霹雳，“哗啦！”一道闪电之后世界一片黑暗，之后门口传出了“砰砰”的枪声。

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小腿飞过，青原滚倒在地，前方传来猫尾的惨叫。

枪声炒豆子似的响个不停，青原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心想，这已

经不是手枪的境界了，简直像是瞬间穿越到了奥马哈海滩。空气中混合了火药和甜腻的血腥味，青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弹。

枪声持续了至少三分钟。电灯再次亮起时青原环顾四周，兔男已经不见了。地上飞溅着油漆似的鲜血。青原只在小腿有一处擦伤，他低着头爬到猫尾身边。

“喂！”

猫尾的胸部、腹部连续中弹了，青原按着他汩汩流血的胸口，一时无法开口。

“啊——”猫尾说，“啊呀。”

猫尾身上的戾气顺着伤口迅速流出了身体。青原抱着猫尾，感觉他的体重一点一点地消失了，仿佛自己正抱着一个轻飘飘的少年。

“对不起……”猫尾说。

“刚才真是……”猫尾说，“……可真是……难看啊。”

“别说话。”青原说，“坚持住。”

猫尾轻轻摇头。“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

“你说得……没错。那确实……平江……离开了故乡以后……我不停地失去，但也并没……能够获得什么，我拼命寻找，但却更深地……迷失在了这个世界……”

“哇。”猫尾吐出一口鲜血。

“不用说了。”

“……我和美月在新都只见过一面。她没有做任何……伤害你的事。其实，她一直在告诉我，你为她所做的一切。……很羡慕……很羡慕……”

青原望着猫尾的泪水，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们……曾经拥有这个世界……的爱情，然而……你和她的羁绊……”

猫尾向着青原的脸伸出手去却错过了，青原想这个人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她在等你。”猫尾说，“美月……在等你……”

“现在一定也是……”猫尾说，“她其实……一直在等你……睁开……眼睛……”

猫尾在青原的怀中停止呼吸之后，顶棚如同崩裂的天空缓缓分开。

光线和雨水一同从上空降落，笼罩着两人，猫尾的身体在青色的雨点中变得很轻。分不清是雨还是眼泪，脸上不断有水珠滚落，青原弄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悲伤。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从雨中扭过头去。

在工作间入口操作着顶棚的是玲玲。

11

“接下来我要和你说的一切都是虚构的故事。”

叫做玲玲的女孩坐在青原面前，“和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联。”

“但或许可以解答我现在的许多疑问。”青原重复着她刚才的话。

“是的。”玲玲说，“如果你确定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开始说了。”

“我有选择吗？”青原问。

“你可以选择直接离开。”玲玲说，“当然，听完了故事你也可以离开，这里很自由，我只是把你带到这里来包扎一下伤口。”

青原环顾着像是酒店的房间，灰色沙发、黑色茶几、茶色工作台、巨大双人床、开阔的落地窗。从中午开始雨就一直下个不停，细密的雨点打在玻璃窗上，新都迷蒙的暮色混合着升起的霓虹灯的光影，在仿佛永远不会过去的雨中化成一片彩色的光晕。

两人的面前各放着一杯加了冰块的矿泉水，一些水汽凝结在玻璃杯外壁，反射着室外的光带。

“说吧。”青原向后靠着沙发，拿起水杯。

“为了方便叙述，假设故事里的时间和我们是重合的。那么就从三年前说起，实际上可以从十年，甚至是再早之前说起也没问题，但如果

只说重要的部分，那么三年份的也就差不多了。”

“重要的部分。”青原说，“就是和我的事情相关的部分？”

“嘘——”玲玲摇摇头，“我已经说了，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不相关。”

“OK。”

那又何必要说呢？青原心想。但他完全没有料到玲玲接下来的话。

“首先，说一下故事发生的星球。”

“星球。”青原说。

“嗯，这颗星球处在一个宇宙中常见的恒星星系里。它是围绕着这颗恒星运行的八颗行星之一，以这颗恒星为圆心由近及远地排列在第三。年龄约为46亿岁，赤道半径6 378.137千米，极半径6 356.752千米，从太空中看起来呈蓝色。”

喂喂喂，青原心想，帮我复习地理知识？

“问题，为什么这颗星球从太空中看起来呈现蓝色？”

“那是因为71%的星球表面是海洋。”青原拉长了声音，心想这个游戏要玩到什么时候。

“厉害，你怎么知道是71%？”玲玲看起来简直像是真的惊讶，“确实，这颗星球表面积的71%是海洋，面积为3.61亿平方千米，29%为陆地，面积是1.49亿平方千米。”

“呵！”青原说，“你有没有想过去做导游？”

“这在后面的故事里是很重要的一点。”玲玲没有接下他的话题，“请务必牢记。”

“OK。”

“这颗星球上存在着一些智慧生命体。”玲玲说，“智慧生命体们在漫长的岁月中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文明体系。然而文明是十分脆弱的东西，越是高度的文明越是脆弱，常常难以承受它所面临的多重威胁而走向毁灭。然而文明这种东西本身不会消失，再生、融合、繁衍、进化，塑造了智慧生命体们赖以生存的世界。”

“意思就是个体的人很容易死，但人这个物种本身却不会消失。”青原说。

玲玲点点头，“高级智慧生命体吃低级智慧生命体，使用它们的身体制作各种需要的用品，高级智慧生命体之间也会——”

“等等等等——头疼！”青原说，“能别再提什么智慧生命体四个字了吗？你再说一次我走了。就是人啊，人！”

“好吧，那么就叫人。人和人会合作，有时也会杀人，如果是在战争的名义下，人杀人就成了一种正义。”

“杀人永远都不会是正义。”青原说。

“然而不幸的是随着文明的发展，每个人都生成了自己的正义。”玲玲说，“有时，有着相似正义的人会组合在一起，为了展现他们的正义杀人。”

“你说恐怖分子？”青原想起了最近的事件，“你是说列车追尾是恐怖分子搞的鬼？”

“嘘——别打岔。”玲玲按了按自己的嘴唇，“听故事好吗。”

“呃。”青原闭上嘴。

“这本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团块状的人群组合在各种力量的牵引下厮杀，已经持续了好几千年。”

被你这么一说人类的历史还真简单，青原心想。

“但是时代不同了，三年前，一个由高等智慧生命——”

“哎？哎？哎？”青原赶紧提醒她。

“一个由一群自认聪明——然而也确实聪明的家伙们组成的恐怖组织浮出了水面。”

“他们并不搞那些飞机撞大楼的把戏，从来不做华丽的事。”玲玲说，“他们目标明确，行动迅速，三年前，这个组织第一次出手。”

“干了什么？”青原有一些好奇，三年前似乎没有什么大事件发生。

“呵呵。”玲玲说，“所以说，你也完全没觉察到他们的存在吧。”

“这个组织利用互联网操纵了西半球一个小国家的金融，等到大家发现时已经用杠杆效应横扫了周边的整个货币区，在任何人都没来得及反应之前席卷了大量财富后消失了。”

“欧洲金融危机？”青原心想，不可能，谁也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回事。

“即使如你所说，那算是恐怖袭击吗？”青原说，“不过是动了谁的奶酪就要被定性为恐怖袭击？”

“三个国家濒临破产，数万企业倒闭，百万数量级的人类生活崩溃。”玲玲说，“你说呢？”

青原沉默地思考着。

“虽然追回了一部分被掠资金，但和被窃走的相比简直九牛一毛。更为可惜的是，在当年那场动乱中数以兆计的人类财富就此化为了虚无。”

呵，人类财富本来就够虚无的，青原心想。

“然而最为恐怖的是这群人，”玲玲说，“一个都没抓到。”

“哇，竟然一个都没被抓到！”他注意到自己的语气有点儿幸灾乐祸，赶紧收起欢快，“那查到了些什么吗？”

“几乎没有。”玲玲说，“全世界的眼睛集中起来只查到了一点。”

“是什么？”

“组织大本营的位置。”

“呃，这还不够？直接一网打尽了。”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刚才提过的71%。”玲玲说，“只知道这一点。”

“啊？”

“Eternity。组织的大本营是一艘叫做‘永恒号’的水上载具，至于它的形式、规模、武力，一无所知。”

“水上载具的意思就是说连是什么船、是不是船都不知道吧。”青原说，“说不定是人造岛，海上城市什么的呢！”

青原脑中跳出了巨型玻璃金字塔漂浮在海上的画面。“厉害！”

“呵呵，也没那么厉害。”玲玲说，“一些有洞见的政府立即发现了这一组织的危险性，并展开了联合行动。翌年，一向不睦的北方四国和美丽国为了追捕‘永恒号’，罕有地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联合军演，第二第三次仅仅相隔一个月。”玲玲说，“实际每次都是在情报引导下的武装搜捕行动。”

“啧啧！”

“最后一次几乎抓到他们了。”玲玲叹了口气，“但最终还是逃脱。怎么说呢，那些家伙——有如神助。”

“神？”青原问。

“是天气。”玲玲说，“在大海面前，人类的力量，即使是联合舰队也是渺小的。”

青原点点头。

“两国的抓捕行动几乎一无所获，只是知道了他们的名字。这些家伙自称NET。”

N、E、T，青原在心中默念。

“在三次抓捕行动都宣告失败之后，北方四国和美丽国同时向世界政府递交了申请。希望能向世界公开NET的存在，让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一举摧毁这个组织。”

喂喂，简直就差赶出地球了。青原不禁同情起这个NET组织，有必要吗？

“感觉这个NET什么的存在促进了世界和谐呢。”青原说，“然后

呢？”

玲玲没有表示自己的看法。

“提案进入了世界政府的讨论范围，猜猜谁最反对？”

“是那些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吧？”青原说，“整个国家被一个小组织搞成这样，政府怎么下得了台？”

“嗯。”玲玲说，“是这样的。另外还有一部分目光短浅的国家感觉事不关己，不愿把额外的精力花在追捕这个看似无害的组织上。”

“确实。”青原连连点头。

玲玲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于是就为了这样那样的原因，公开信息和联合打击计划一直没有通过。”玲玲说，“直到今年——”

“通过了？”青原说。

玲玲在这时停了下来，把视线投向窗外。杯中的冰块已经融化了大半，玲玲抿着嘴唇，啜饮了一口冰水。

“永远失去了通过的机会。”

“什么意思？”青原从沙发里坐直了身子，感觉话题正在渐渐接近重点。

“因为文明发展了呀。”

“啊？”

“随着文明的发展，世界最终出现了一种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

使用着恒星级的能量，所到之处犹如死神收割一切。”

青原的心中“咯噔”了一下：“你是说核武器？”

“就在几个月之前，NET通过秘密途径向世界政府宣布自己拥有了这种力量。”

“什么？！”

“NET宣称在下一轮的联合行动的投票中，第一个投出赞同票的国家将遭受这种力量的打击。虽然世界政府严格保密了这条消息，但还是不知怎么泄漏了出去，我猜想NET也给各大国的政府发送了密函。”

“结果？”

“结果整个联合打击计划就在全票弃权结局中直接作废了。”

“啧啧！”

“事件到这里还未结束。”玲玲说，“NET在搞垮了联合打击计划之后继续宣称，任意国家针对NET的追捕行动都将遭到这种力量的打击报复。”

“喂喂，够嚣张的。”青原说，“那些家伙真的拥有核武器吗？也可能只是唬人的吧。”

玲玲摇了摇头。

“——作为那个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各国以世界政府的名义向美丽国提出抗议，声称要追究其管理责任。美丽国无奈，在一个月前的贸易协定中对各方都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哪个事件？”

还没想到吗？玲玲默默看着他摇头，“那是一艘可以在水下航行的船。”

一个庞大的黑影忽然浮上了青原的脑海，占据了他的整个大脑，那个不着边际的故事突然在身边落地了。

“哈迪斯号！”青原心中一片山呼海啸，这真是太——

“NET拥有了黑船后立即开始了活跃的陆上行动，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他们的真实目的虽然只能推测，但那绝对是远比核弹可怕的东西。”玲玲重复了一遍，“远比。”

这还是我生活的世界吗？青原心想。

“——拥有了黑船的NET在全世界通过各种方式搜寻着一种人才。”

“是什么？”

“你猜呢？”

青原刷地一下站了起来，虽然直觉已经猜到了答案，但说什么也无法相信。

“你其实已经知道了吧？”

“不可能。”青原咬着牙慢慢摇头，“不可能。”

“翻译。”玲玲说。

肩膀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按住，青原缓缓倒回沙发。玲玲坐在对面，啜饮了一口饮料。

翻译。青原的心情无法接受她说的一切。

玲玲往杯中又加了一些冰块，青原仿佛闻到一丝浓烈的芳香，难道她的那杯不是水？不由得这样想。

青原不再看她，抬起右掌放到自己面前，用力握紧拳头又松开，肱桡肌在疤面下清晰地滑动。

他一边深呼吸，一边将这个动作反复了好几次，过了好久才又可以正常思考。是翻译啊——他想，这样一来周围发生的一切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但这个答案太过巨大，尽管能够理解其中的逻辑，却还是完全无法承受。

“喂——你刚才说的都是虚构的故事吧。”青原不知自己为何此时还这样说。

“是哟。”

“那么假如，”青原说，“假如说，这个叫做NET的组织真的是在寻找翻译——为什么是翻译？”

“不知道。”玲玲爽快地说。

“啊？”青原心头一闷，“不知道？！”

“我只能再告诉你一件事。”玲玲说，“经过漫长的追踪，总算锁定了之前一部分被盗资金的流向。”

青原猜想是购买了军火。

“NET将大部分掠夺的资金都投入了深海开发领域。”

“深海开发？为什么！”青原瞪大了眼睛，“那和翻译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呀。毕竟这颗星球表面积的71%是海洋，作为一辈子都生

活在那29%中，与那71%几乎毫无关联的生物体来说，实在有太多不知道的东西。”

“喂，”青原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既然黑船事件之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继续追查NET，这些情报又是哪儿来的？总不会是NET自己贴在官方Twitter里的吧！”

“终于呀，”玲玲的意思似乎是，我还在想你要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呢。

“是NGO。”玲玲说。

“NGO？”青原心想。NGO不是做做雨水循环、保护熊猫什么的吗？

“NGO是非政府组织的统称。组织的真实代号是IGI，是针对NET组成的世界级非政府组织。”

“说得那么好听，就是特殊部队。”青原说，“杀人机器。另外IGI不是那个珠宝鉴定证书什么的吗？”

“哟，是正好重名了，知道得还真多，”玲玲笑了，“你给她买钻石了吗？”

青原没有回答。

“IGI作为独立于任何政府存在着的特殊组织在地下秘密对抗NET。即使被NET发现也无法追责于任何国家。成员不管是哪个国家出生的，都会被消除全部的信息，加入之后分配一个两位数代号，所以就算被NET抓住，只要不开口也无法追踪到任何信息。”

只要不开口，青原感受到了这五个字的巨大压力。

“兔男死了吗？刚才你带来的是IGI的人？”青原忽然想了起来，“你本身就是IGI的人吧？”

“我一开始就说了哟，是虚构的故事。”玲玲不回答这几个问题。

“虚构你和我扯到现在？”

“那也是为了要问你一个虚构的问题。”

“说。”

“假如说，在那个世界里，事情真的已经这样发生了，”玲玲说，“一个翻译被NET带走，为了强迫她合作，NET甚至用恶劣的手段诋毁她、侮辱她，抹杀了她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她的恋人还会去救她吗？”

“当然！”

“如果这个人遇上了那个誓死对抗NET的IGI时，他愿意加入这个组织吗？”

“当然”两个字差点又要脱口而出，但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背后拉了他一把。这样做真的对吗？青原扯住了脱缰的热情。过了一会儿，青原慢慢从沙发上站起身，这次玲玲也跟着他站起身。

“石头。”青原说。

“嗯？”

“我并不是什么珠宝。”青原说，“只是石头。”

“哦？”玲玲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我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已，所以和什么IGI没有关系。”青原说，“我自己的妻子，会用我自己的双手找回。”

“这样呀。”玲玲仿佛猜到了他会这样说，指了指写字台：“这些有用吗？”

青原扫了一眼，这回是手枪、匕首和弹夹。

“不用。”

“好吧，随便你。”玲玲钻进被子，把外套、长裤、汗衫、内衣、内裤一件件丢在地上。

青原默默地看着。

“我可不会对一个人发出三次邀请哟。”玲玲的声音隔着被子传来。

雨还在持续地落下，青原返身向双人床走去，在小茶几前停下脚步，拿起了她的杯子一口喝干。果然是酒。炽焰般的烈酒冲进他的胃部，心中呼地腾起一股勇气。青原大步踏出房间，离开了酒店。

花了30元在酒店隔壁的便利店买了一把折叠伞。雨中的新都显得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但又似乎有些什么从此完全不一样了。

青原踏上天桥，望着桥下星星点点的红色灯海。

“为什么？”青原心想，“IGI不是你面前唯一的出路吗？”

——既可以避开通缉，又可以获得强大的武力。如果美月真是被这么厉害的恐怖组织掳去，只靠自己能够找回她？刚才在工作室时假如玲玲没有出现，那么即使自己打败了猫尾也会立即被兔男干掉吧。

青原茫然地把右手伸进雨中。透明的雨点落在他的掌心。手心迅速地冷却，由酒精支撑起的勇气在雨雾中化成了一阵轻飘飘的茫然。青原拼命地向自己内心深处伸出手去，寻找着能够支撑膝盖的东西，但却一无所获。

一阵强风猛地从侧面吹来，青原的雨伞被吹得脱手而去，他追着几乎跑到了天桥的另一头才拉住了雨伞，然而强风已经把伞骨吹折了。冰冷的雨灌进青原的脖子，今天似乎一直在淋雨。脑中闪过了一件事。不是还有一件事可以做吗？——至少我要解开这个。

青原想到了美月的字条。

在附近的“优衣库”，青原买了全套运动衣和新的雨伞。走出商店时，青原把多余的东西全部丢进了垃圾桶。轻装上阵后感觉像是开启了后备电源，他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衡山。

无论从何种迹象上看，美月都是主动选择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离开自己的。

如果只是为了做爱的话，情人酒店的主题房间可能更刺激，但是那个地点、那部电影，一定有着不可替代的什么。这就可以解释纸条的出现了。美月希望他能够找到“什么”。那到底是什么呢？

虽然已经把纸条上的“雨中你的自由泳非常美丽”几个字在各个搜索引擎里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搜过了一遍，却并没有出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到底那是什么？

青原不经意地扭过头，发现出租车司机满脸是汗。

“师傅？你热吗？”他有些奇怪地问。

“不热！”司机立刻大声回答。

青原透过他的脸往另一侧的窗外望去，出租车偏离了正确的路线，是想要绕路多赚几个钱吗？恐怕……青原思考着对策。

“最近——常常有人说我像一个人。”青原说。

“啊啊，是吗，我没看出来。”司机迅速地回答。

“就是那个爆炸案的逃犯嘛。”青原说。

“哦哦哦。”司机像是要哭出来似的，“我倒没觉得。”

“是吗。”青原说，“还好你没这么觉得。”

“啊哈哈。”

“因为凡是这么说了的人，都已经——”青原说，“把两只手都放在方向盘上。按我说的开。”

汗珠顺着司机脸上的褶皱滑落。

“我并不是自己选择要走到这一步。”青原说。

“人生中有许多注定的事，”青原说，“但也有许多可以选择的事。这会儿，我们都还有选择。”

“那么想要20万？”青原又想了一下，“不然是正义感？”

“然而你所能看到的，所听到的——那个事件里有太多你根本无法想象的东西，你想要践行的正义，或许根本全是演戏。”

“我建议你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拿你应得的报酬。”青原说，“没有比平常更好的生活。”

出租车最后停在了衡山步行街的入口。

“谢谢，不用找了。”

青原下车之后，出租车很快地开走了。雨还在持续不断落下，青原吁了口气向着电影院走去。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影片已经下线了，此时正在上映同时代另一部意大利导演的电影。

青原挑选了相同放映厅和相同的座位，在十分钟后走进厅内。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冷清，相同的黑白画面。再次坐在这儿，青原仿佛感觉到美月还在身边。那似乎只是几分钟前的事情。

今天也穿着运动裤。青原仿佛闻到了周围弥漫开的黑莓香水气息。离开之前，美月到底说了什么？当时的两人都喝了好些酒，所以几乎没法一一回忆起对话。

但似乎确实有一句——

有一句重要的事情存在。青原张开右手压着自己的太阳穴仔细回忆。似乎有一句……

左边和右边的椅子上同时有人坐下。青原松开手掌。左边坐着的胖子把隔在两人之间的扶手掀了起来。右边的瘦子也几乎在同时做了一样的动作。在这么空旷的电影院中被一胖一瘦两个男人夹在中间，必然不是什么好兆头。

“终于见到你啦。”胖子说。

“早该见到你了。”瘦子说。

“猜猜我是谁？”

“猜中有惊喜。”

“N、E、T。”青原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三个字母。

“哇！”

“哟！”

“真不得了！”

“够可以的！”

察觉他情绪的变化，两人在一刹那从两侧按住青原的肩膀。

“别发火。”胖子说。

“别想跑。”瘦子说。

双肩被专业的手法牢固地锁定着，青原没有挣扎，默不作声地思考接下来的对策。

“咦？这家伙——很强嘛。”胖子说，“认真起来能干倒——0.9个你。”

“那不就等于0.6个你了吗？”瘦子毫不客气地回击。

“是是是，不过我们两个一起上，八个他都打不过。”胖子说。

“那当然。”瘦子说。

“美月在哪？”青原还是忍不住问了这个问题。

“哈？”胖子和瘦子听见他这样说，忍不住同时一笑，“嘿。”

“还以为他能知道多少。”

“总之现在把他带回去再说。”

“嗯嗯，这是我们的任务。”

两人一唱一和。

“走吧！”

“黑白电影。”

“有啥好看。”

青原的脑中忽然“咔”地一下裂开，他想起了美月在电影院中的那句话。

唯独那句话，他听清了，但潜意识却选择性地忽略了，没有回答。

在一片漆黑的震惊中，两人夹着青原挪出了座位。隔壁的放映厅传来哗啦啦的笑声，青原后悔没有选那部观众爆满的疯狂迪士尼电影。绿色的安全灯亮着，屏幕上的剧情也还在继续。

“跟你们走之前，能去次洗手间吗？”青原忽然说，“早就要憋不住了。”

胖子看瘦子。

“也行。”

“一起。”

两人依旧一左一右夹着青原向洗手间走去。

上一次也来这里找了美月，当时还天真地幻想她是要玩洗手间游戏，特地把男女两边都找了。然而一扇扇地打开隔门，却什么也没发现。倒是在男用的倒数第二个隔间中发现一个小窗，拉开看，后面像是

通往停车场的员工通道。

“我要上大号。你们进来吗？”青原说。

“你去。”

“我不。”

两人互相瞪了一眼。

“一会儿就好。”青原趁此时拉开隔间，闪了进去。

窗口还在原处。青原拉开小窗时，头顶忽然传来两个声音。

“我就说呢。”

“原来如此。”

两个脑袋趴在隔间顶上看着他，青原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跳出了小窗。跑了两步回头看，胖子已经从小窗里爬出来了。

这也行？！青原瞪大了眼睛。明明计划好了你爬不出来的！他沿着狭窄的通道往前跑，身后两个人的脚步忽远忽近地逼来。跑进商场或停车场就好了。然而身边的门却一扇也没推开。前面又有两条岔道，其中一条上站着一个黑色的人影。

“被包抄了？”青原仔细去看，是穿战斗服的玲玲。

“喂，这里！”玲玲侧过身子，“这条路！我挡住他们！”

“好！”青原贴着玲玲的鼻尖跑过，玲玲飞散的发梢擦过了他的脸颊。

拐过一个转角，后面已经传来了两人大呼小叫的打斗声。青原握紧

了拳头。通道还有20米就到了尽头，已经能看到地下停车场的地面了，到了那儿就能有新的选择——

跑到对面找一部电梯再次躲进商场。

“就这么办。”青原加快步速，用最后的力气向停车场跑去。

通道的尽头忽然闪出一个人影。青原没来得及减速，肚子像是求之不得似的撞在了那个人的拳头上。嘴巴也同时被一块湿毛巾捂住。浓烈刺鼻的味道。在失去意识前，青原模模糊糊地听见一个声音：“我朋友真是不能喝呐。”

兔男这样对停车场保安说。

12

“麻烦你啦。只要在这里签字就好，文化局那边我已经全部搞定了。”

叔父虽然低下头去，眼睛却一次次抬起来瞥着青原，让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让我签字的话——青原想，笔呢？

搬到新都的第二年，叔父来找过一次青原。

那周美月去了爱丁堡出差，于是两人单独约在了高柏寺街附近一家高级本帮菜餐厅见面。

菜谱翻到了第三页，“哇，这鱼——”叔父的眉毛扬了起来，那是青原从小就牢记在心的当他感觉太贵了时特有的表情。

“就要这鱼。”

“不用那么破费。”青原说着望望叔父身边，那儿还堆着好几盒长洲特产。

“说什么呢，咱们可是一家人。”虽然扬了几次眉毛，叔父还是点了好几个大菜。

点完单后桌上沉默了一时，青原率先开口，问起了采石场的事情。提到自己的事业，叔父高兴地打开了话匣子，难抑的自豪中，说了好一

串儿笑话，把青原也逗乐了。

“所以说，那家伙根本不行！第二天就灰溜溜地辞职了。大家都说要是阿原在就好了，绝对不费吹灰之力，哎……你走了以后就再也找不到能和你相提并论的高手了。”

这回叔父的神情不像是在说谎。青原忽然想，其实除了爱财，他也没有那么坏。

热菜一个接一个地上来了。

“这鱼很好吃。”青原说。

“嗯，这鱼还不错。”叔父点点头，“不过说到鱼，还是咱们大湖里的更胜一筹。小时候你爷爷去捞湖石时，常常会带这么——这么——大的鱼回来！一段清蒸，一段红烧，鱼头炖汤，那味道可是——啧啧！”

提到了爷爷，青原一时有些沉默。

“对了。”叔父说，“今年我想把你爷爷的坟也重修一下，用最好的汉白玉，到时候这块碑就由你来做怎样？”

“但……我已经那么多年没碰那些机器了。”青原说，“恐怕弄不好。”

“哈哈，怎么会。小时候学来的手艺，一辈子也忘不了。”

“嘿。”青原挠挠头。

“啊，说到这个，”叔父眼珠一转，“你小时候还学到了一门好手艺呢。”

“啊？是什么？”

“你不知道？”叔父说。

“有点想不起来了。”青原确实想不起来自己除了切石头还干了什么。

“长洲大湖石景观造型技艺，”叔父说，“也就是立石，里面的吴歌也打包在一起申报的。”

“申报？”

“你还不知道吗？在长洲已经家喻户晓了。”叔父打开手机屏幕给他看，“长洲大湖石景观造型技艺立石就要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哇。”看到这个消息，青原心中一阵高兴。虽然类似于在动物园的恒温房精心培育，但物种毕竟还可以存活。

“申报了世界级文化遗产之后，大家都会关注这个技艺，你爷爷的这份手艺也不至于失传。”

“嗯。”青原点点头。

“不过——”叔父说，“就是还有一个小问题。”

“嗯？”

“来来来。”

叔父让青原坐到身边，掏出了一个卷轴。

“这是爷爷的。”青原模模糊糊记得自己曾经见过这个东西。

“是啊。”叔父说，“你打开看看。”

卷轴有一种郑重其事的气息，青原正襟危坐，打开卷轴。卷轴上用毛笔一个接一个地写着名字，最前面的纸张已经发黄斑驳了，只有墨迹还是黑白分明。青原心想，这到底是多少年前的东西。一点儿一点儿地往下翻，一个熟悉的名字跳了出来。

——大师傅。

看到大师傅的名字，心中许多意外的往事涌起。在他还来不及感慨之前，大师傅的名字之后，爷爷的名字也跳了出来。阿爹……青原忍不住伸出手指，抚摸着爷爷的名字，眼睛一阵胀热，仿佛看到爷爷站在面前，扶着一块大湖石，严肃地直视着自己。

现在的我——青原想问他，是你曾经期待的样子？担心他会摇头叹息，但爷爷却微微地笑了。泪水无可自禁地涌出眼眶，青原用胳膊擦掉。长卷到这里就结束了，但他忽然发现似乎后面写着什么。青原有些好奇，又展开了一点——他立即不敢相信似的瞪大了眼睛。

“这——”

“是呐，是呐。”叔父拉长了声音，“没想到吧——其实也在意料之中，这可是爷爷亲笔写的。”

青原再次凑近去看，笔力浑厚、刚健雄壮，确实是爷爷的书法——在长卷的最后，爷爷一笔一画地添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眼泪再次涌出眼眶，青原无法压抑汹涌的心潮，什么也说不出来。

“是啊是啊。在爷爷心里，”叔父说，“在我们心里，你就是唯一的立石传承人。”

叔叔等青原擦干了眼泪，向他解释。因为这个卷轴也是文化遗产的

一部分，所以青原就成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洲大湖石景观造型技艺指定传承人”。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这个传承人每年必须有一大部分的时间待在原生地进行这项遗产的推广和保护工作。

“这——”青原想了一下，“我得和美月好好商量，没办法一下子决定。”

“哎呀，但申报工作已经开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巡视组也会到长洲来。”叔父显得非常着急，“之后的长洲文化旅游节上就要公布、表演。”

“那我请假回去几天？”青原说。

“恐怕不行。”叔父摇摇头。

青原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了。

“其实我倒有个办法。”叔父说。

“嗯？”

“不如——”叔父舔了一下嘴唇，“你传承给我。”

“啊？”

“我本来就一直待在长洲。”叔父说，“你别看我这样。立石这件事在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可没少干，只是后来才开了采石场。”

“传承……”青原皱起了眉头，“可以由年轻一方传给——长辈吗？”

“这个我已经研究过政策法规了。”叔父说，“没有说不行，那么就是可以了。”

青原低头看着卷轴沉默不语。

“噢噢，也不用在那个上面写字。”叔父赶紧说，“大湖石景观造型技艺成为世界遗产之后，这个卷轴也就变成了文物，要献给国家放在博物馆展示厅里，不能再在上面写字了。”

“只要在这个文件上面签个字就好。”叔父倏地掏出了文件夹。

拒绝了之后再喝一杯庆祝的邀请，在叔父走后，青原独自走向附近的萤川。大概是天气缘故，周末的萤川竟然空荡荡的，低垂的层积云铺满了天空。青原沿着萤川一路走去，潮水拍打着镶着卵石的水泥河堤，脑中浮起爷爷带着自己去吊唁大师傅的那个下午。那一天……此刻的自己仿佛与那天的自己在某处重叠了。

裤子口袋里鼓鼓囊囊地难受，叔父离开时塞给了青原一个信封。

“自己人，别客气。”

青原推辞了一次，把信封塞进了口袋。风牵引着浊浪拍击河堤，时不时发出“哗啦”一下的声音。就算我不签字，叔父一个人也能搞定这件事吧。对于继续寻找理由的自己，青原感觉十分厌恶。他弯腰拾起一块石头奋力丢向河心。石块意外地没有溅出什么水花，咕噜一声低响后没入水中，青原的心中一阵茫然。

大师傅写了爷爷的名字理所应当。爷爷却写了我的名字。为什么要写我的名字？青原心中冒出了像是责怪的心情。阿爹，你难道不明白到了我这一代立石这东西已经完全不需要什么传承人了吗？真要写传承人的话，直接写上“起重机”三个字多好？

你想要我传承的，到底是什么？

“本想把你用起重机吊起来。”兔男说，“不过这样一来看到的表情就是相反的了。虽然如果剥皮什么的话会方便一点，但还是想看你的表情呐。”

“一想到你这张脸也会哀求，哎呀，可真是，哈哈……哈哈，哈哈！”兔男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混凝土巨柱之间。

青原没有抬头，一直盯着眼前的花岗岩地面。自己被铐在一张铁质的椅子上，椅脚固定在地面。双手被铁链绑在身后，双脚也用脚镣铐着。脚镣锈迹斑斑，铁链的触感也是如此，说不定这些玩意儿再过上一段时间也能成为一种文化遗产。青原不禁这样想。

在这里时间的概念很不清晰，从自己醒来到现在或许已经过去了两三个小时，兔男在最初对自己一顿拳打脚踢、兴高采烈地呼喝了之后就在那边的工作台上不知做着些什么。偶尔发出“哇，不错”“嘿，得试试这个”之类自言自语，从青原这边只能看到他背影。到底要把我绑到什么时候？青原这样一想，兔男就从工作台那边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支注射器，里面有半管紫色药物，青原猜测着那是什么。

“怎样？”兔男说，“这地方还不错吧？”

“我是说——”兔男说着忽然放开嗓子，“MIMIMI～MAMAMA～”

“听吧，沙哑的嗓音，尽情在空中哀鸣，像发自远方世界的叹息。微风飘泊无依，扑击那沉沉玻璃，如同奏起古老的挽歌……”

兔男用美声唱法来了一段歌剧，声音在巨柱间共振。“像不像是在音乐厅？”

青原默默不语。

“轮到你了。”兔男一拳击中了青原的腹部。

“哇——”体内的五脏六腑颠倒了位置，青原努力控制着声带，还是发出了痛苦的呻吟。

“哈哈，对不起，对不起。”兔男说，“又激动了，又激动了，咱们可有的是时间。”

兔男后退了一步，站在青原面前。

地面积了一层水，青原的鞋子已经被去除了，赤脚踩在冰凉的花岗岩地面上。从倒影里能够看见高得不可思议的穹顶，穹顶被好几十根扁形混凝土立柱支撑着。两人处在立柱环抱的，像是大厅的半圆形空间内。青原没有抬头，从倒影中看见兔男弯下腰鞠了个躬做出像是管家欢迎宾客的手势。兔男的手上戴着白手套。

“欢迎欢迎。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你肯定一直在想这是哪儿。这种地方，一辈子都没见到过吧？”兔男走上一步，“猜猜看？”

他忽然举起右手从上到下劈击青原的后脑。青原从倒影中看见了他的动作避开头部，兔男的手掌劈在了青原肩头。

“哇。”兔男显得高兴极了，“哇。”

“是新都的地下，下水道，某个下水道的枢纽。”青原抬起头，“深度，大概，一百米左右吧。”

兔男有一段时间默不作声，忽然哈哈大笑。

“厉害，这是什么洞察力！”兔男说，“来的时候不是都晕着吗？这可真是不得了呐。”

“开始我还在想，那个女人竟然选了个卡车司机好没品位，不过自

从上次见面之后我可就开始对你刮目相看了。”

那个女人……青原心想，是说美月吗？

兔男向他竖起大拇指：“只有敢死的人才能杀人。”

“虽然有人说把你放着不管也无所谓。”兔男说，“但我可没办法不在乎你——这个邀请，就算是我个人对你小小的欣赏吧。”

兔男拿出一支注射器向青原走来，一把掐住他的喉咙，把药物打进了他的血管后松开他的脖子，把注射器丢在一边。

“咳，咳，”青原努力地恢复着呼吸。

“怎样？”兔男说，“感觉高兴了很多吧？”

兔男话音未落，体内的药物开始起作用，青原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变快了，视线内的景物一阵摇晃。

“放心，这可是好东西。”兔男说，“这是增加身体敏感度的药物。”

“啊？”

“要是来一针这个再和女人一起，光是接个吻就能有好几次高潮。”

兔男说，“我只是对——怎么说呢——拆东西有兴趣，越是坚固精密的东西，我就越想要拆开来看看里面有什么。”

“是因为……小学时的手工课被老师赶出教室过？”青原说。

兔男一脚踩在青原右脚的脚趾上。

“嗷——”从未体会过的剧痛让青原发出哀嚎。

是药物的原因吗？感觉自己的脚趾被一根根扯断了，挂在脚板上。

“啊啊，对不起，一不小心就——”兔男说，“一成力气就疼得这样？看来你的体质对这个药物很敏感嘛。”

“这只脚也试试！”兔男踩向他的另一只脚。

“嗷——”

青原大口地喘息，眼泪鼻涕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

“哇哇，这么夸张。”兔男说，“感觉怎样？有点状态了吗？”

“不过别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可有种直觉你会破纪录。”

兔男走回工作台，拿着一把红色的射钉枪回到了青原面前。青原想控制住自己的身体，但还是忍不住抖动起来。

“啊，不好意思，别担心。”兔男说，“还没到这个出场，就是想给你先看一下。”

“以前你是个石工，而我是个木工。”兔男说，“大家都是工人阶级，本来还想着能不能合作，偏偏就是会抢饭碗。”

“人这种东西，没有空气能活8分钟，没有水能活3天，没有食物能活14天。”兔男说，“曾经有个男人，在这把枪下活了15天。从头到尾、从上到下，所有的肌肉管道内脏被打了几千发气钉，每天还有一发是打进这里的。”兔男指了指自己的头，“这里哟，可是把钉子打进这里，想想都不可思议。”

“活了15天。”

“那可真是强得不像样，强得我都舍不得杀他，最后这家伙死的时

候我可是狠狠地哭了一场。”兔男说，“不过，我感觉你可以破纪录哟，加油。”

他按住发抖的青原，把射钉枪对准了他的太阳穴。

青原已经完全无法思考。

“不过既然拿来了就试试吧。”兔男问，“你的耳垂敏感吗？”

他调转枪头拉住他的耳朵按动扳手，一枪打穿了青原的耳朵。

青原无法控制地发出哀鸣。

13

耳边传来了连绵的蝉鸣。

青原躺在巨大湖石的阴影中，仰望着流动着色彩的青色湖石，盛夏的午后，玫红色的天空从湖石的两处窟窿中涌出，像一双望向自己的巨眼。草叶的芬芳沁人心脾。

暑假就要结束了吗？就要开学了吗？不知为何，眼泪止不住地流下。青原向着玫红色的天空伸出手掌，发现自己五指的指甲中都插着竹签，但却没有痛感。

“嗯？”

他试着弯曲指节，竹签插得十分牢固，简直像是从指甲里长出来的。青原想要拔一根试试，他慢慢抬起另一只手。这时，一只黄黑相间的马蜂飞来，落在他举起的右臂上。青原感觉一阵恐慌，但马蜂却只是安静地停在那儿，让他一时不知应该如何是好。

“嘿嘿，这只手受过很重的伤嘛。”兔男说，“我想就是这样，对于疼痛你果然是有些了解的。”

了解吗……青原看着右手，几小时前插入指尖的竹签此时已经没有痛感了。

“但这个肯定从来没试过吧。”一只玻璃罩倒扣在青原右臂内侧的疤面上。

罩子中有一只黄黑相间的马蜂，长度大约七八厘米。马蜂对自己被

装在罩子里似乎十分不满，发出“嘶嘶”低吼。

“这个不错吧？”兔男激动极了。

“从疤面上蜇下去会是什么感觉？”兔男好奇地说，“真是羡慕你呀。”

马蜂的翅膀“嗡嗡”地翕动着。越是感觉恐怖，青原越无法移开视线。

“呐，我一直在想，你为什么要一直做些这样的工作呢？采石工、导游、司机。”兔男问，“以你的智力，难道对于世界和未来没有一点野心吗？”

马蜂在疤面上爬行。入骨的麻痒混合着随时都可能刺入肉体的恐惧，青原像是在向自己回答。

“我，只想做个普通人。”

“我想和大家一样，过平常而普通的人生。”

“普通人，噢噢噢，原来如此。”兔男说，“普通人偶尔也会尝到被马蜂蜇的滋味嘛。”

兔男说着拿出了一根塑料棒。

“睁大眼睛看好了哦。”兔男一边抓住他的肩膀，一边把塑料管从玻璃罩顶端的小孔缓缓插入，“看好了哦。”

青原的身子开始发颤，兔男掐紧他的肩膀。

“只要一戳——”

“这里！”

马蜂刺进去的瞬间一点儿感觉也没有，像是在自然课上观察实验，然而一瞬间之后，整个右臂仿佛都不存在了。一团火焰从右向左灼烧着身体，“啊——”拼命摇晃的青原发出像是昆虫的嘶叫，在兔男的狂欢中失去了知觉。

“对不起。”女孩说，“我还是不能——做你的朋友。”

青原低下头，虽然对女孩的拒绝并没有太出乎预料，但心中还是一阵伤心，两人站在教学楼后西花园小小的土丘旁。

“为……什么？”青原还是忍不住这样问了。

“有时候……”女孩像是认真地想了一下，“总觉得你这个人哪里怪怪的。学习成绩可以，脑子聪明，体育也不错，长得也一本正经。但就是——”

“具体也说不上来，”女孩说，“对了，这个不是也有点奇怪吗？”

女孩指着被藏在枯叶底下的粉红色书包，“你怎么会一下子就找到了呢？”

“呃，”青原着急地分辩，“不是我藏的。”

女孩温柔地笑了，又像是担心会激怒他才笑，“我知道不是你藏的。是文君她们藏的。”

“啊，是嘛。”青原说，“原来是她们，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所以说你这个人，怪怪的。完全不知道的东西，一下子就找了出来，感觉有点……”女孩说着向后退了一步。

“你自己知道吗？”女孩说。

“嗯？”青原说，“什么？”

“虽然大家都不欢迎我。”女孩说，“但，你——我和你不一样。”

青原沉默着，假装没有听懂女孩的话。

“你自己其实明白的吧？”女孩，“明白的吧？”

青原一句话也说不出。

“今天书包的事情谢谢你。”女孩说，“以后别帮我了好吗？书包我自己总会找到的。别帮我，行吗？”

青原点点头，感觉自己再不点头恐怕女孩就要说出“求求你”了。

或许是因为青原的悲伤过于赤裸裸了，心地善良的女孩轻轻叹了口气。

“我……知道你喜欢我。”

青原低下头去用脚踢着埋在草地里的小石头，一边轻轻“嗯”了一声。

“我……也曾经，想要喜欢你试试，”女孩叹了一口气，“但是总感觉只要稍稍靠近你一点，一切就要全完了似的。”

“全完了？”

“就是全部啊，全部——”女孩向周围看了两眼，“全部。”

青原也向周围看去，绿色草坪边缘的花丛中，几丛紫堇正要绽开。

“那我先走了。”女孩捡起书包，匆匆地跑远了。

青原一直用脚刨着那块小石头，一直到天黑也没能从地里把它翻出来。

他不由得想：那大概是地球本身的一角吧。

“呼呼。”兔男擦着面具后面的汗，他掏出一瓶矿泉水，在青原身边咕嘟咕嘟地喝着。

“哦哦。”兔男说，“时间差不多了。”

“哗啦——”

他解开青原扣在扶手上的手铐，青原的双臂从扶手上落了下来，摇摇晃晃地挂在身体两边。

“喂，你也喝。”

兔男丢了一瓶矿泉水给他。水瓶砸在青原的肚子上，又顺着他的膝盖滚到地上，青原着急地弯下腰想要捡水，但手臂却完全无法移动。

“哗啦——”整个人一齐向前摔倒在了面前的一摊水中。嘴唇碰触到了湿润的液体立即不由自主地吮吸起来，发出“吱吱”的声响。

“哈哈。”兔男说，“原来你想喝那个。”

“难道你有什么特殊技能，把自己的血喝回去血槽可以回升？哈哈哈。”

青原只是拼命地吮吸着嘴边的污水。

“什么嘛！”兔男忽然像是有些生气。拉着青原的肩膀，把他重新摔

回了铁椅中，“你这家伙原来那么不想死啊。”

“真让人看不下去。”兔男说。

兔男看了看表。“9小时51分。”

“本想先给你这个采石工12个小时的快活日子再开始干木工活，这叫什么来着？”兔男说，“阶级友谊？”

“不过现在我觉得十小时也差不多。”兔男说着拿出一大堆木工工具，“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先用什么好呢？”

“你这两只手，锯不锯掉也一样了吧？”兔男捡起一把钢锯在青原身上比划，“从这里锯下去，你看怎样？锯个大口子，你自己也能看到里面。放心，死不了，还能接着活好久好久。”

“怎样？”兔男像是真的在征求青原的意见。

青原的嘴唇翕动着。兔男把耳朵凑近他的嘴巴。

“把美月……还给我。”

兔男的脸色变了，“混蛋，喝了两口水就得意忘形！”抡起锯子像菜刀似的在青原身上乱砍一通，青原像木偶般摇摆，皮肉应声绽裂，血汁飞溅。

“呼呼——呼呼。”兔男砍累了，“怎样？”

“把……美月……还给我……”

兔男把锯子咣当往地上一丢，大踏步走回工作台拿起射钉枪。

兔男看看表：“还有5分25秒。”

“呐，你有没有想过要做其他工作？”美月问青原。

来到新都的第二年秋天，两人坐在新都植物园宽敞的人工湖边吃着三明治，刚从温室中出来，清爽的秋风让人心旷神怡。

“啊？”青原有些摸不着头脑，“现在的不好？”

“嗯——也不是说不好。”美月说，“我是说，应该还有更……特别属于你的工作。”

“特别属于你？”青原转过头看她，“那是什么意思？”

“瞧你！嘴上都是沙拉。”美月把已经打开的乌龙茶和餐巾纸塞给他。

“唔，谢谢。”

“说不清楚。”美月说，“对了，比如你和爷爷的那种工作就很好呀。”

“啊？”青原说，“你是说立石？”

“嗯嗯，”美月说，“像那个工作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吧？”

“哈哈哈。”青原说，“但这个时代已经没有那个工作了。就算现在还有那工作，蓝翔学校的毕业生一个个也都比我做得好。”

“什么嘛——”美月似乎因为青原的玩笑不高兴了。

“喂，别生气呀……你希望我做什么工作？”青原轻轻地揽过美月的肩膀，“例如，能多赚一些钱的工作？”

“不是的。”美月立刻摇头，“和钱没有关系。”

“那是怎样的？”

“我想你做，能够让你更快乐的工作。”美月说，“就像我喜欢的翻译工作。”

“但你现在不是做经营管理了吗？”

“一样的，”美月说，“那一样是不停地在人群间架桥。”

“原来如此呐。”青原说，“厉害。”虽然这样说，但其实并没能真正理解。

“哎。”美月轻轻叹了口气。

“总之我会等你。”美月说，“不管多久。”

“嗯？”

“没问题的。”美月说，“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你肯定会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我会一直等你到那一天。”美月亲了亲青原沾着沙拉酱的嘴唇，两人像是被沙拉酱粘住了似的亲了好久。两人的嘴唇分开之后，美月认认真真地盯着青原：

“我喜欢你的眼睛。”

秋日的暖阳被惨淡的荧光灯替代，只有自己的影子映在面前的大理石上。

青原抬起头，向眼前的一切投去了憎恨。

“怎么？”兔男厌恶地说，“那算什么眼神？！”

青原仍然继续瞪着他。

“对了。”兔男举起射钉枪，“不如就把第一根脑钉从你的眼睛里打进去吧。嘿，放心，第一根我可有99%的把握不会死，难受倒是难受。”

兔男走近抓住青原的脑袋，扒开眼皮，忽然又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放下了手里的钉枪。

“哎呀，差点忘记了。”兔男说，“一不小心漏了一个环节。”

“关于你的眼睛，似乎还有一些有趣的说法呢。”兔男说，“你做过那个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兔男走回工作台操作电脑，他的声音从那儿听起来有些模糊。

“……历代传承人……能够看见湖石内在形式与色彩，通过……将其引导到超越物理的稳定状态……”

兔男用毫无声调的嗓音念了好一会儿，再次走向青原。“呵呵，虽然到底在说些什么神乎其神的东西我也听不懂。真的假的？”兔男问。

“这个说的就是你吧？”兔男眯着眼睛，“意思是你的眼睛能透视？”

青原沉默无言。

“今天早餐我吃了什么？”兔男问。

“呵呵。”青原笑了。

“很好，很好。”兔男说，“我可是真心想放你走的。”

哗啦！兔男把一桶凉水浇到青原头上，接着揪着他站起来，把他扯

到了工作台前。

“这会儿精神不少了吧。”兔男说，“请坐。”

兔男走到工作台的另一边，清理出一片台面，拿出三个小碗，又拿出一个装着灰色小球的罐子。

青原眯着眼睛看了一下，那些球似乎有些奇怪。

“这个肯定玩过吧。”兔男把三个碗倒扣在桌面上。

“只要连续猜对三次就放你走。”兔男掏出一枚灰色小球，“猜错的话——嘿嘿，就请你留下这个吧。”

青原这才发现那是人类的眼球。

兔男将一枚眼球扣在中间的碗底，接着把左右两只碗以平常的速度对换了次序。

“好了，猜吧。”

青原想，是陷阱吗？

“中间。”就是小学生也能看出是在中间吧，青原想。

兔男微微一笑，掀起碗来，眼球在中间的碗里。

“再来。”

兔男将小球继续扣在中间的碗里，忽然以刚才十倍的速度对换了旁边的两只碗，碗口摩擦着桌面发出刺耳的“呱吱”声。

青原一动不动地盯着中间的碗，兔男一直没有去碰那个碗。

“中间。”

“确定？”

“确定。”

兔男冲他竖大拇指，掀起碗，眼球在中间的碗里。

“最后一次。”兔男说，“啊哈，好不甘心！猜对就要放你走了！”

兔男把眼球重新扣回中间的碗里，双手按住旁边两只碗。

“这回可看好了！”

兔男按住左右两只碗的双手忽然像鼓风机的叶片疯狂转动起来，碗恐怕从出生以来从未想过自己会被这样对待，发出“吱吱咔咔”的嘶叫。

真像是在干木工活，青原感觉它们下一秒就要破裂了。

兔男一直不停地对换着外侧的两只碗，青原只是紧紧盯着中间，中间的碗一直没有动。兔男疯狂的动作也没有停下，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分钟。

在长达几分钟的时间里，青原一眨不眨地盯着它，忽然有一刹那心里一乱，球真的在那只碗底下？

“咔！”

像是察觉到了他的动摇，兔男瞬间停下了手。

“球在哪个碗？”

空旷的世界一片死寂。吱吱的荧光灯从遥远的头顶照着两人，青原猜测自己的脸色一片惨白。

“嘿嘿。”兔男说，“怎样？看清了吗？”

青原默不作声，只是死死盯着三只碗。

“你不是那个什么透视眼的传承人吗？”兔男依次敲敲三只碗，“这种东西，很容易透视的吧？”

“嘻嘻，猜猜在哪儿？左边、右边、中间？”美月像小黄鸭似的折着腿坐在床上，把手撑在身前。在她和青原中间放着三个包装精美的小盒子。

“弄来三个盒子，柜台的人也同意？”青原盘腿坐在对面抓着头发。

“当然同意。”美月说，“人家还说我很浪漫呢。”

“这——”青原想真会为难人。

“就是过海关时有点儿担心被抽到，”美月笑嘻嘻地说，“不过我运气好得很。”

“哎——海关要是替我把三个盒子都拆了就好了。”

“哼，那我宁可交三份税也不拆。”美月说，“快猜，猜不对可就不给你了。”

“这——”青原说。

“喂喂，你不是有这个吗？”美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快用呀。”

“啊？哦。”青原说，“那个呀。”

“嗯嗯嗯。”美月闪着星星眼说。

“真以为我是超人？那是小时候闹着玩的。你不也说科学点解释就是脑科疾病嘛。”青原苦笑着。

“我不管！”美月说，“今天就要猜出来！不然不许睡觉了，只有一次机会。”

“好吧，好吧，我猜。”青原有些脸红，不许睡觉可不行，美月折在身下的长腿十分可爱。

“能稍微透露下里面装着什么？”青原做出“拜托了”的手势，一边盯着美月的眼睛，心想只要她低头去看一眼，就立刻知道是哪一个了。然而像是猜透了青原的心思，美月没有低头，只是一直盯着他。

“是很好的小东西，”美月说，“给我们的。”

“那——能摸摸盒子？”

“摸吧。”

青原把手放在每个盒子上，暗暗用手指提了提蝴蝶结，三个盒子的重量几乎一样。

“哼哼。”美月说，“掂不出来吧？”

这，青原感觉自己完全被看破了。揉揉眼睛，最后扫了一眼三个盒子。

他放弃似的说：“左边。”

“哇！”美月尖叫着扑进青原的怀里，把他扑倒在床上。

猜对了？青原高兴极了，抚摸着美月的脊背。

“别骗人了。”美月贴着他的耳朵，“我知道你一直都看得见。”

“喂喂。”兔男说，“干什么呢！快猜。”

青原这才发现自己从刚才起就看着自己左手空空荡荡的无名指。他抬起头看着正面。“左边。”他说。

兔男的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

“确……？”兔男说，“——算了。”

兔男掀开左边的碗，球在底下。

虽然猜对了，青原却没有显得特别高兴的样子。

“怎么弄的？”兔男说，“看见了？瞎蒙的？”

“呵呵。”青原保持沉默。

兔男抓耳挠腮地着急，然后忽然像是下定了决心。

“好！”兔男说，“这就放你走。”

兔男哐啷哐啷地解开了青原全部的镣铐。

“怎样？绝不食言。”

“走吧，请走。”兔男说着退回了工作台后面，“随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青原摇摇摆摆地站起身，自己似乎还能走路。他向大厅中间走了两步。身后传来“咔嗒”一声轻响。青原回过头，兔男把一个小型摄像机似的东西戴在了脸上。

“吱——”

那是？在那一闪而过的画面之后，所有的光线在一瞬间消失了。

地下一百米的绝对黑暗果然气势惊人，那种独特的压迫感让人光是站在这里就花去了所有的力气。

“我说过，让你‘走’的哦。”兔男声音经过扁形立柱的反射，一时听不出从哪儿飘来，“可别站着不动。”

兔男戴在脸上的应该是夜视仪。

“对了，左、右、左。”兔男说，“怎么又停了？”

“倏——”一声风响，青原无法闪避，立即被高尔夫球棍似的东西敲在背上。脊椎要断了，青原匍匐在地扭动打滚。

“嘿嘿，怎样？”兔男的声音像是又远去了。

他从刚才就脱掉了鞋子，虽然身材庞大，动作却很轻盈，加上立柱的干扰，完全无法听清他的位置。青原爬起来，左右转动着脑袋。

“哎哎？上次玩了之后似乎忘了充电。”兔男说，“看来咱们得稍微加快一点儿进度。”

——左边！

虽然在最后时刻感觉到了攻击但只来得及一闪，锐利的铁器刺啦划开了青原的肩膀。

“哇！到现在还有这种反应。”

兔男像是高兴又像不满，“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那就再来试试这个！”

黑暗中传来金属机械的碰撞声音。

“看你能不能躲得过。”

“扑扑——”兔男试射着钉枪。

“放心，第一发我会像之前说好的哟，”兔男说，“打进你的脑壳。”

兔男说完这句话之后就再不出声了。无边无际的黑暗从所有方向压了上来，除了自己紧迫的喘息，周围什么也没有。青原感觉自己已经没办法再继续了。然而他忽然又想了起来，自己不是一度期望着拥抱这样的黑暗吗？

青原在彻底的黑暗中闭上眼睛。

14

室内的光线十分昏暗，刀尖从这么近的距离里看起来仿佛不存在了，整把刀仿佛都不再存在。青原躺在宽敞的地板中央，手中握着一把小刀，刀尖银色的一点对准了自己的瞳孔。稚嫩的双手要控制住刀柄十分吃力，但青原还是命令自己绝对不许打颤。

一定要对准。这样笔直刺下去就可以了吧？青原心想，肯定的，这样一来就都好了。但要是死了怎么办？想到这里青原稍稍有些犹豫。但一个声音在耳边说，死了不是更好吗？

“怪物。”

“怪物！”

“怪物……”

“怪物……怪物……怪物……！”

青原咬紧牙关，拼命瞪大眼睛，眼泪从眼角止不住地涌出。一定要刺准！青原在心中嘶吼，一定要刺准正中，已经没法活下去了，这是最后的办法。他逼迫着刀尖一毫米一毫米靠近瞳孔，眼球已经瞪到了极限。

“——真那么希望的话，也可以吃药。”

是爷爷。爷爷推开半扇木门靠在门上，突如其来的光线让青原非常愤怒。

“出去！阿爹！”青原没有移开刀尖。

他用幼稚的声音哭吼，“出去！”

爷爷没有理睬青原，视线落在他的身旁。一束光线照在散开的书包上，开口处滑出了半张皱巴巴的白色卡纸。

“出去！”

爷爷无视青原的哭吼，走过来，弯下腰捡起了卡纸。

玫瑰色的天空下，树木像火一样燃烧出不同的暖色。一白一粉两只燕子从树梢跃起，飞向青绿色的云团。云团的下方是一片蓝色的草地，中间，一条紫色的小溪涌向远方……

卡纸像是从美术簿上撕下来的，撕毛了的一边印着“写生作业1”，下面评分栏上用红色圆珠笔画了一个大大的“0”。

“阿爹！出去！”青原感觉自己已经要握不住刀把了，哀求般嘶吼，“出去！”

爷爷有一阵子没有说话。他向门口走了一步，“啊，是嘛——”向着天空抬起头，“原来今天的天空是玫红色啊！”

“还以为是粉红色的，”爷爷说，“我果然是老了。”

“不是！”听见爷爷的话，青原立刻吼叫起来，“天是蓝色的！云是白色的！天是蓝色的！云是白色的！”

“谁跟你说的？”爷爷忽然笑了。

“老师、同学、大家，”青原哭喊，“大家！”

“但是你看到的天空是玫瑰红色的吧？”爷爷说，“你是因为看见了玫瑰红色的天空，才把它画成那个颜色的吧？”

“那又怎样？”青原哭着说，“大家都叫我怪物，老师也给了我0分！”

“嗯，是啊。”爷爷说，“你是怪物。”

青原想立即刺死自己。

“但——是怪物又怎样？”爷爷说。

青原不由一愣，但立刻又开始哭喊：“我不要做怪物，我只想要和普通同学一样，做一个普通人！”

“原来是为了这个呀。”

“想刺就刺吧。”爷爷说，“不过我告诉你。就算戳坏了眼睛，你也不能成为一个普通人，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心中一直担心的事情被爷爷说了出来，对一切都绝望了的青原“咚”一声把菜刀抛向远处，翻过身子趴在地板上大声痛哭，“那我就死！”

“为什么那么想要变得普通？”爷爷蹲在青原的面前。

“因为很难过。”青原说，“活着很痛苦。”

“那和普不普通关系不大。”

“嗯，”爷爷说，“你的痛苦是因为孤独。”

“孤独？”青原没有听说过这个词。

“孤独的意思就是没有朋友。”爷爷说，“总是一个人。”

“是的！我很孤独。”青原哭喊，“爷爷，我很孤独！”

“没有人愿意和我玩。”青原说，“为什么我总是看到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那是因为你有一双特别的眼睛。”爷爷说，“你可以看到真相。”

“真相？”

“那是事物原本的样子，”爷爷说，“但那常常太刺眼了，让人讨厌。”

“不要讨厌我，我想和大家一起玩啊。”青原慢慢止住了哭声，“一个人，很孤独。”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吗？”青原说，“爷爷，教我假装！”

“假装只能交到假装的朋友，那是比没有朋友更孤独的事情。”

“那我该怎么办？”青原哭着捶打地面，“我该怎么办！”

爷爷走出去一会儿，又很快回到青原的身边。

“手。”

青原伸出手。爷爷蹲下身子，把一片枫杨的叶片放在了青原的掌心。

“这是——？”

“不要怕。”

“——总有一天，你会碰到一个人。”

“当你握着这片树叶对他说，这是蓝色的。他不嘲笑你，也不害怕你，而是很高兴地说，原来这是蓝色的啊——那个人就是你的朋友。”

“啊……”

看着蓝色的叶片，青原从泪水中抬起头。

“真会有这样一天？”

爷爷严肃的脸庞变成了微笑着的大师傅：

“一定会。”

“师傅……”青原泣不成声，“我还要等多久？”

“不会很久。”大师傅认真地说。

“真的会有那样一个人？”

“会！”大师傅说。

“这个世界远比你想象的宽阔，前方的路也很长很长。”

“不要被眼前的痛苦绊住了脚步，不停往前走吧，不管是荒原还是大海，不要害怕，不要伪装，笔直地走进世界——”

“世界……会容纳我吗？”

“当然！”大师傅确定地说。

“这世上，没有人是无处可去的，整个世界的全部，都可以是你的容身之所。”

心中被言语激起的热浪让青原无法克制地放声大哭。

“然后有一天——”

“你会在这辽阔的世界中遇到那个属于你的伙伴。”

“即使你什么都不说，他也能明白你的一切。”

“当那个人出现在人海时，你也会在一瞬间明白就是他。”

“那时我该做什么？”

“你要勇敢地走过去，”大师傅直视着青原，“用出你从未有过的勇气。”

“幸福从来都不是无条件、无代价的。”

“但不管是什么挡在了你们中间，你都要毫不犹豫地走上去，靠近他，守护他，那就是你唯一的道路。”

“我会的！我会的！”青原再次哭着追问，“但那个人真的会出现吗？”

“一定会！”

大师傅把视线投向玫瑰色的天空温柔地微笑：

“这个世界那么辽阔，没有人会永远孤单。”

难以自禁的泪水从紧闭的双眼中喷涌而出，青原咬紧了牙齿，命令眼泪终止。

——从今以后，不再哭泣，眼泪只会阻碍我看清重要的东西。

我已经遇见了那个人啊，我不是已经遇见那个人了吗？那个人不是已经接纳我了吗？用那么柔弱的双臂保护着我，拥抱着我，为我而战，为什么我还在逃避！

后悔，不是因为曾经做了些什么，而是因为没有做的事。

青原握紧拳头，感觉有一股微风正从世界尽头涌来，渐渐变强。

来吧，我曾经逃避的天空！来吧，我曾经舍弃的双眼！来吧，我曾经恐惧的一切！

诅咒也好，命运也罢，就算这是永远无法回头的错误的选择。

在涌动的烈风中，青原向着过去现在未来一切呼喊：就算变成怪物，就算明天就死，此刻我也命令你们全部回来！

“我要保护美月！”

青原睁开眼睛，世界一片蔚蓝。

兔男正在左后方半米的距离，慢慢把射钉枪凑近他的下巴。因为青原的怒吼他有一瞬间的停顿，青原向右仰头避开了射出的气钉，同时反手抓住了他的夜视仪，“哗啦”一下摔碎在花岗石的地面。

“混蛋！”兔男疯狂地发射着钉枪，青原翻滚着躲开，一枚也没有射中。

……

“右、左、右。”

“左、右、左。”

“小心，”青原说，“再走两步就碰到柱子了。”

兔男摸索着往前走了两步，把颤抖的右手按在了立柱上，他的左手抓着已经完全报废了的夜视仪。

“我不明白啊——”兔男哭喊着，“我想回家。”

“烂掉了。”青原说。

“啊，什么？”

“你的颜色，就像长满肿瘤的内脏，从里到外都烂掉了。”

“操！”兔男扑了上来。

青原让开一步，顺势用球棒猛击兔男的膝盖，兔男哀嚎着跪倒在地。

“看你这个样子，恐怕一辈子都没被这样对待过。”青原说，“没有做好被折磨的准备就出来折磨人，太不专业了。”

“混蛋！这就杀了你！”兔男再次跃向声音的方向，但毫无意外地抓了个空。

青原抬起射钉枪，对着他的身体打了一梭。

“嗷——”兔男发出一串哀嚎。

“啊，对不起。”青原说，“一不小心就按下去了。”

“混蛋！”

“石匠不该用木工工具。”青原把射钉枪往远处一丢，“咣”地砸在立柱上，听声音是报废了。

“混蛋！”兔男重重地喘气，“你戴了夜视仪！”

“呵呵。”青原说，“除了你手里那个还有别的夜视仪吗？”

“我不明白啊，”兔男带着哭腔说，“怎么回事？”

“不要装了，”青原说，“从刚才开始，你就拼命想要爬回桌子边吧？”

“啊？”兔男说，“啊？”

“是为了找这个？”

青原弯下腰，把一个东西放在地上。

“往前爬五步。”

兔男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往前爬了五步，他伸出手指触到了地上的东西，立即迫不及待地戴在头上——是备用的夜视仪。兔男迅速向后打了个滚，打开夜视仪的开关。

“吱——”

看见站在面前的青原并没有戴任何夜视设备，他的身子晃了一下，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小半步。

青原垂着手站在原地没有动弹，兔男看见一些奇妙的光线包裹着他身体，像火焰般呼呼涌动。

“好家伙！”

“送死！”兔男用尽力气发出嘶吼，“你送死！”

“不管你在搞什么鬼，这回你可完蛋了。”兔男吼着，“这可是你自

己找死！”

“是么。”青原说，“我只是想要再确认一下。”

“确认？”

青原眯起眼睛。

“在很多年之前，其实也不是很多年。”青原说，“我曾与一个强大的对手正面相遇。力量也好，气势也好，差不多是你的一亿倍。”

“一亿倍！”兔男大叫，“吹牛！”

青原笑着摇了摇头，眼前似乎又出现了那个画面，在南园的一角——

“看到那个形状的瞬间我就浑身麻木，感觉天旋地转，”青原说，“那是绝对无法反抗的力量。”

“但是在那个场景中，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人，一个让我无法视而不见的人。”

“那个女人？”兔男说。

“让我这苍白的躯体，发挥出一点儿意义吧！我在心中呐喊，抱着同归于尽的心情冲了上去。”

“结果我却没有死。”青原举起手臂，“用这只手，挡住了它的一击。”

砸向美月的湖石的形状——此刻回想起了自己冲上去时的心情，青原奇怪自己为什么要害怕兔男。

“我已经不会再逃避了，这双眼睛，不管带来诅咒还是祝福——”

“都是我的宝藏。”青原说，“都是我。”

“如果你一定要挡在我的面前——”青原说：“就用你来确认‘我’的存在吧。”

兔男向后退了半步，又立刻站稳了。“我确认你只能存在为一具尸体！尸体！尸体！”

兔男用力捶打自己的脑袋，发出“咚咚咚”的声音。“真是让人火大！透视、命运、神，从刚才起就一直在说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世界还要不要坚持唯物论、无神论、科学世界观？”

“混账！混蛋！小兔崽子！”兔男嘀咕着四下寻找，随后从脚下抓起一根铁链，“马上就用这个勒断你的脖子，挖掉你的眼！”

“十一。”

青原说，“十一。”

“啊？”

“从你把我带到这里来正好11个小时。”青原抬起手腕看看表：“我就给你11分钟。”

“啊？”

“说出我想知道的一切。”

确认兔男已经不动了之后，青原找回了自己的钱包。沿着曲折的道路摇摇晃晃地走了半个多小时，地面的出口是一座巨型伟人纪念碑的后

方。

银色的天空落着蒙蒙细雨，空气清新通透，青原站在巨像伸出的手掌下方。

雕像的正面贴着一张青原的通缉令，被雨淋湿后变皱了，那张少年期的黑白照片上不知被谁画上了一顶草帽。又在底下的数字后加了两个零。

两千万啊。青原不由得笑了，他背靠通缉令坐下，从钱包中仔细取出美月的字条：

雨、中、你、的、自、由、泳、非、常、美、丽。

执着得近乎幼稚的一笔一画，每个字都清楚地闪烁着自己的颜色，连在一块儿像是日光分解图谱。

青原举起字条放在眼前，久久地凝视着彩虹覆盖的天空。

“W，R，O，Y，G，P，B，G，P，B，R。”

青原打开手机，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了每个颜色对应的字母，按下搜索之后，跳出了一个唯一的网站。看简介像是南方某个地方性跑步大赛的报名主页，青原点开了页面。

“请输入您的报名信息。”

页面从上到下排列着五个空白的输入框，分别是姓名、性别、年龄、星座、血型。

青原思索着，在框里依次输入：永恒号、NET。

回想起兔男所说的一切，青原顿了一下。NET在深海海穴中发现了

写有未知文字的巨门。

——这种事情，有可能吗？但在那种状态下，任何人都不会说谎了吧。青原在剩下三个框里输入：海穴、未知文字、巨门。

按下确认键后立即跳出了第二个页面：“请输入您的联系方式。”

青原输入手机号后页面显示：“您的报名已成功，请耐心等待。”

青原收起了手机。

无所谓等多久。靠在纪念碑下眺望，在广场尽头的绿化带后面，新都的大厦模模糊糊地浮在雨空中，像是海市蜃楼。低矮的云层遮蔽了超高层建筑的塔尖，看起来仿佛是贯通天地的巨大支柱。

青原想到了美月的荒原。那是绝不亚于自己的不毛之地，青原第一次那么清晰地意识到了她的痛楚。把顽石一样的自己抱在怀中，在比黑暗更深邃的内心，你一直在期待着的什么——现在还在期待吗？

青原只是眺望着雨空。

手机“叮咚”一下，青原点开新消息，是一条未知号码发来的短信。内容是一个附带有时间的坐标。

15

“哥哥，”胖子对瘦子说，“真是那家伙吗？”

“嗯。”瘦子说。

“不敢相信，”胖子说，“为什么一下子能强成这样？”

“不可思议！”瘦子说。

“好想下去试试。”胖子问。

“我可不去送死。”瘦子说。

“那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嗯，反正他自己会来。”

胖子和瘦子起初坐在四层楼高的集装箱堆的顶端，一左一右地对话，看见青原走近，就跳起来沿着集装箱顶上迅速地逃走了。

早就发现了他们，两个人都穿着军绿色的雨衣，但是散发出鹅黄色的光团，那不是需要攻击的颜色。青原穿行在两人之间的过道，一直走向海边。

曾经来过一次这个港口。那还是工作的第一年，刚下车就被海洋球似的堆满了空间的集装箱阵列迷住了。

“要是开放了全部区域，可以堆下十万个集装箱。”当时身边的前辈这样说。

十万，青原曾经心想，那岂不是整个世界吗？

集装箱的阵列在细雨中反射出深浅不一的光泽，青原笔直地走向港区。没有看GPS，青原循着直觉走上一条伸入大海的长堤。

是在那里吧？青原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不由得加快步伐。当看见那个庞然大物果真在生活中出现时，青原有一瞬间的恍惚。天空和大海都是无差别的深黑色，只在天与海的交界处有一段亮线。

亮线的中央悬停着一头黑色的巨鲸。光线从巨鲸斜后方涌来，刺透了宛如背鳍的指挥台。站在长堤尽头望向大海，高耸的指挥室与水平伸出的围壳舵形成了一个黑色的十字架，在海浪与光潮的渲染下将世界规整地一裁为四。

“啊……”

青原揉揉眼睛。

在十字架前，巨鲸宽阔的背脊上站着一个白裙子女孩，黑色与白色平行的雨丝交替着洒落在她的发梢。女孩不像是在等谁，仿佛只是欣赏着这末日般的风景。

看见了女孩，青原发觉自己没有像预期中那样激动眩晕。那些他刚刚默默排练了无数次，想要向女孩呼喊着倾诉的言语，此刻在心中沸腾澎湃，与同时腾起的高浪一同飞散在了雨空。

——一切如同预定的剧本，仿佛本来就该是这样。

“喂——”青原还是喊了出来，“我来了。”

听见他的声音，女孩的肩膀猛烈地晃了一下，却没有转过身子。

“你的暗号——我解开了——”青原喊，“我能看见——你写下来

的，我都能看见——”

女孩没有回答，白色的裙角在海风中翻飞，像是一朵永恒不灭的浪花。

青原看不见她的表情。“我知道——你就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青原用手掌聚拢声音，逆着风呼喊：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

“这个房间，这种生活，这个世界都太小了，小得憋死人，让人喘不过一口气。”

“那一天，从相遇的那一刻，我们就战战兢兢地一步步走向越来越狭窄的世界——”

“那大概是害怕失去世间祝福的我们，不约而同地假扮起了幸福的游戏。”

但在世间卑躬屈膝到底真正带来了什么？那砸向我们的又算什么？

青原大喊：“失踪得好——”

这个世界，随便就好，我们的相遇，只因我们无限的荒原在某处相连了，我们有我们的世界。

“美月——出发吧——”青原大喊。

去做只有你才能做到的事，找到只有你才能找到答案，打开只有你才能打开的门。

“然后我——”

青原的心中再次强烈地感受到了两人的联结，那是无需说明的东西。

只想告诉你，我不会再逃避，不管那是多么痛苦的道路，我都不会再闭上眼睛。

“那个我回来了——”青原大声呼唤。不会再让他失去。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青原鼓足了勇气，“让我再一次保护你吧！”

“无论这次命运中即将落下的是什么，我都会再一次毫不犹豫地接住它”。

“不管未来怎样，都不用担心，因为你的颜色，从未改变！”青原用尽全力向美月大喊，“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天到现在，你的颜色，从未改变——”

美月的肩膀耸动着，哭得那么明显。

“我会游到你的身边——如果你还愿意和我重新出发，就转过身来吧——”

“我会游过大海——不管多大的风浪我都能游过，”青原向着无尽的天空和大海呼喊，“在所有比黑暗更黑暗的地方，让我——”

“为你闪烁吧！”

美月颤抖着哭个不停。

青原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她的肩膀。

“说……说什么呢，当然要……一起出发，”美月一厘米一厘米地转过肩膀，青原几乎已经要看见美月哭泣着微笑的嘴角了，“你可是我最

爱的——”

“砰！”

一朵红色的鲜花在美月身体中央绽开，她像是一张纸片滑向漆黑的海面。

“美月！”

青原跳进大海拼命扑向美月，冰冷的海水浸透了所有伤口，他却毫无知觉。

“美月！”

摇晃的海浪中，青原远远看见胖子和瘦子拖着美月的身体钻进潜艇，潜艇立即下沉，在一瞬间消失在海平面之下。涌起的黑浪劈头盖脸地打来，青原不停地呼唤美月的名字，最后被一个迎面而来的大浪扑进了海底。

16

青原一动不动地躺在海堤上。

玲玲用手枪顶着他的脑袋，她的背上背着一杆狙击枪，几滴黑雨落在枪管上，散出一缕白雾。看见枪管，青原心头一阵疼痛，玲玲放射着某种蛛形纲动物剧毒的深褐色。

“拉比折磨人可很有一套，”玲玲说，“没想到他反而被你干掉了，那个蠢货，我早就吩咐过他离你远点。”

“混蛋！”青原呛出一口鲜血，“恶棍！骗子！”视线所及之处，始终笼罩在他周围的浓雾散尽了，“一切都是你们安排的，爆炸、撞车、图片、全部！”

“呵呵，我也很奇怪，你既然聪明得能从拉比手里活下来，竟然之前一点儿也没发现破绽？不过也是你们的问题，如果那个女人不提前逃去NET，你肯乖乖受死，哪有那么多事儿？”玲玲说，“别忘了，现在那些遇难家属还恨不得要吃你的肉呢。”

“杀人狂，”青原说，“说什么IGI打击恐怖组织，全是杀人狂！”

青原死死地瞪着她，然而玲玲既不眨眼，也不移开视线。

“一切为了正义。”

“那个NET，真是恐怖组织吗？”青原忽然想到了这一点。

“你说呢？”玲玲直视着他的眼睛，“违背了世界政府，就是违背了

世界。”

“……”

“世界不需要任何超出规则的东西，即使有也必须存在于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玲玲说，“你们越线太多了。”

“不过也得感谢你帮我们找到了翻译，”玲玲的嘴角泛出笑意，“裁决了全世界唯一的合格者——别动！”玲玲说，“别以为我不会开枪。”

青原把十指深深地扣进了石缝。

“现在联合舰队已经到达，45分钟，不用，30分钟之内，我保证你的美月就和那艘船一起——”

一股悄无声息的回头浪在眨眼之间卷住了玲玲，玲玲漂起来的同时向青原开了一枪，随后横着滚进了黑浪。

青原紧紧抓住石隙，在浪头过去之后睁开眼睛。

啊——

青原瞪大了双眼。

在巨浪的后方，一颗青色的亮星伴着轰鸣缓缓升上天空，它从水面拽起一条纯白色的长尾，姿态简直优雅。

那就是死神啊，青原心想，但却脱口而出：“好美……”

青色的亮星旋转着放射出青原从未见过的光芒，那不是这个世界中存在的色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较。

青原呆呆地看着它冲向浓重的云层。

在青星触碰云层的刹那，乌云恐惧得向四周蜷缩退散，厚重的云层硬是被扯开一个圆形的豁口。金色的光线倾泻而下，将一小片黑海染成了晴空般的碧蓝。盯着那光芒看了一会儿，再看世间的其他东西全都像是脏兮兮的破布。

喂——光芒刺得青原流出了眼泪，他忽然想要高兴得大喊，喂——

然而青星完全不在乎身后的事情，只是更用力地飞上北方的天空。

——美月，加油。

青原在“隆隆”的轰鸣中微笑着闭上眼睛。